論語語解讀本



附言

本局出版文學諸書。皆國學之菁華。文化之基本。所用印刷工料。莫不精益求精。較一般省工減料之印訂成書者。迥然不同。優劣懸殊也。至以最完美之書籍。而取最低廉之價格。則本局以提倡國學。闡揚文化為前提。願以此貢獻各界、溥惠學者。款款之誠。幸垂察焉。

論語話解卷一

學而第一

子曰。學而時習之。不亦說乎。說說同·O子是孔夫子·學是讀書學好·時習是時時溫習·說是喜歡·

解·孔子說·人在世間·第一要學做好人·做人的道理·若不讀書·如何曉得··所以做人不可不學·學得一件·再學二件·又學三件·爲學去·自然都曉得·既曉得了··卻還是生的·又要時時溫習·莫忘記·工夫用久·生的自然會熟了··從前曉得的·更加透徹·心裏豈不喜歡麼·

有朋自遠方來。不亦樂乎。樂音洛·O朋是朋友·遠方是遠處的地方·樂是暢快·

解·讀書必要有朋友··從前我學未成·有一兩箇朋友·不過是鄰近的人·以後學得好了··就有朋友聞我的名·從遠處來·與我交往·從此朋友越來越多·學問更有處商量了·心裏豈不暢快些麼·

人不知而不慍。不亦君子乎。慍·紆問反·O慍是鬱悶··君子·是有才有德的好人·

解·我讀書·是要自己學好·不是要他人說好·若有要人知道我的好意思·這學好的心·便都是虛假了·果能認真學好··任憑外間人沒有一箇人知道我好·我也不覺得鬱悶·有這等大器量·豈不是上等有才有德的人麼·

子曰。其爲人也孝弟。而好犯上者鮮矣。不好犯上。而好作亂者。未之有也。弟好皆去聲·鮮上聲·下同·O有子名若··是孔子學生·孝是孝順父母·弟是敬重兄長·犯上是冒犯在上的人··作亂是做背理爭鬥的事·

解有子說・這般人第一要緊・是孝弟兩字・人能孝順父母・敬重兄長了・便算得好人・這種人・若是說他有脾氣・愛冒犯在上的人・必然少了・他既不肯冒犯在上的人・況且說他愛打人殺人・做沒天理王法的事情・這是斷斷沒有的了・

君子務本。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。其為仁之本與。與・平聲・○務・是專力去做・本・是根本・立・是站住・道・是道理・生・是發生・為仁・是做好人。

解・不但平常的人・要從孝弟學起・就是有才德的人・也是將孝弟做根本・這方去做・根本既站得住・許多道理・自然會發生出來・這孝弟兩字・是做好人的根本・切切莫要放鬆了・

子曰。巧言令色。鮮矣仁。言・是言語・巧・是說得好聽・色・是顏色・令・是裝得好看・仁・是做人的良心・

解孔子說・世間許多人・為是老實的・有一種人・同人一般說話・他的言語・都說得好聽・同人一般見面・他的顏色・都裝得可愛・只放着・那一張嘴・一團和氣・面孔・盡用一派虛假・去哄騙人・人被他哄得喜歡・他便從中取利・這種人・直把良心喪盡・就有剩的・也不多了・人若碰着這種人・須是遠遠的離開他・切不可學他行為・把自己良心喪了・

曾子曰。吾日三省吾身。為人謀而不忠乎。與朋友交而不信乎。傳不習乎。省・悉井反・為・去聲・傳・平聲・○曾子名參・孔子學生・省是查點・謀・是打算・信・是說話不假・傳・是先生傳授與我的・

解曾子說・凡人身上・皆有過失・往往自己不知道・不可不時刻查點・我每日將三件事・查點自己身上・一件是人有事相託・必是見我做人可靠・我替他打算的時節・有不肯盡心的・有沒有・一件是朋友與我相好・必是因我說話實可信・我同他交往時節・有不說實話的沒有・

平日教訓．必是差我有志上進．我得傳授時節．有不用心學習的敢有．這三件都是人身上要緊的事．所以定要日日查點．生怕查點不到．偶爾怠略了一件．便後悔也來不及了．

子曰。道千乘之國。敬事而信。節用而愛人。使民以時。道乘．皆去聲．○道是整治．乘是戰車．每車一輛．駕馬四匹．國是諸侯所守的地方．敬是慎重．信是真實．節是省儉．使民是使百姓出力．時是種田閒空的時候．

解孔子說．諸侯的地方．東至西．南至北．大國皆一百里．照井田方的算法．應有地九百萬畝．每九千畝．該出戰車一輛．共該有一千輛戰車．是古時最大的國了．要整治這大地方．不是容易的．第一須把國中所有的政事．無論大小．心裏都看得慎重．不可大意做錯了．第二所出的號令告示．要句句是真實話．不可欺哄百姓．第三凡有用錢的事．總要極力省儉．第四又要有慈愛衆人的心事．不要刻薄待他．第五遇地方上有開河修城．各項工程要差．百姓出力的事．總要等種田完畢．大家閒空的時候．方可聚衆動工．不要正當農忙的時節．妨廢百姓的生計．以上五條．都是要緊的．果能照此五條行去．地方自然整治得好．其餘一切教養的事．也都容易辦了．

子曰。弟子入則孝。出則弟。謹而信。汎愛衆而親仁。行有餘力。則以學文。弟子之弟上聲．則弟之弟去聲．○弟子．是子弟的人．入是回家．出是出外．謹是謹慎．汎是普遍都愛．親是親近．有餘力．是有空閒工夫．學文．是讀書看文字．

解孔子說．人年幼的時節．都有父母有兄長．所以年幼的人．喚做弟子．大凡弟子回家．見着父母．要極力孝順．討父母喜歡．出外見着尊長．要比在家待哥哥加倍恭敬．莫令尊長厭惡．遇那做事時候．要件件謹慎．不可任性所為．遇那說話時候．要句句真實．不可隨口胡說

所有來往的人·就是甚麼樣的·也都有與我同類·須要普遍疼愛·不可·彼此相爭·有傷和氣·其中若是遇着有德的仁人·又不可與眾人一般看待·須要格外親近他·受他指教·方才有進益·以上幾件·是做弟子的根本·須要切實盡力行去·若是有空閒的工夫·還要讀書·看古人文字·增長學問·不可虛度時光·此是做弟子一定的模範·世間爲父兄的·那箇不疼愛弟子·務須照我所說·認真去教訓他·莫任他時遊過日·把好好資質·就誤壞了·

子夏曰。賢賢易色。色是美色·竭是用盡·致是交付·事父母能竭其力。事君能致其身。與朋友交言而有信。雖曰未學。吾必謂之學矣。子夏是孔子學生·姓卜名商·賢賢·下賢字·賢人·上賢字是心裏愛他賢的意思·易是改換·

解　子夏說·我們讀聖人書·是要學做好人·不是但要學文字·假如遇着賢人·那個不知道敬重·但平常人愛賢的心·不如愛色的心·這就不是真愛了·有個人能愛賢人·竟把那愛色的裝移過來·得見賢人·便心裏歡喜十分·並不知道世上還有美色可愛·這才是真能愛賢的了·人都知道事父要盡孝·往往因力量疲乏·那盡孝的心便懶了·有個人·他用盡所有的力量·去伺候父母·只要討父母喜歡·不惜自己吃辛苦·這才是真能盡孝的了·人都知道事君要盡忠·往往因自身有家·那盡忠的心便懶了·有個人·他將這身子交付與君·只一心要想報效主子·自己一身的禍福·他全不管·這才是真能盡忠的了·平常人交朋友·往往口裏說十分相好·心裏未必有十分相好·就是起初很相好·到後來漸漸疏遠·把從前相約的話·盡都忘了·有個人·他待朋友·全是實心·與朋友說的話·句句是實意·說到後來·行舉考敬·從後有一句心不應口的·這才是真有信實的了·這幾件是人倫中大道理·要然真能如此·算得天下第一等好·若不是他立志去學好·如何做得我

就是外人說・他文理平常・沒有學問・我也必定要稱讚他是個好學問的人了・如今讀書的人・不從這道理上講究・單拿著書本子做幾句文章・這又算得什麼學問呢・

子曰。君子不重則不威。重是自重・威是威嚴・固是結實耐久・學則不固。

解 孔子說・讀書人要做君子・第一最忌輕浮・那輕浮的人・動手動腳・亂說亂笑・自家先不肯自重・別人看見・也就輕慢他・那裏還有什麼威嚴・這種人外貌如此輕浮・心裏必然不定・學問如何能結實耐久・前日學的・今日忘了・今日學的・後日又丟了・這是一輩子學不成的了・

主忠信。主是主意・忠是自己盡心・信是不欺別人・

解 學問不是空說的・總要在心上起根・人心如辦事一般・若不立個主意・如何把得定主意・不是別樣物事・就是我心中本來自有的天理・從這天理上發出一片真實心來・這叫做忠・將這真實心去幹真實事・沒有半點欺人的意思・這叫做信・把這忠信二字・做個主意・心裏便有把握・學問也就有根了・

無友不如己者。

解 學問固要自己用功・也要朋友相助・朋友學問比我強・我請事可以領教・自然有益・倘或學問更不如我・切不可與他相交・不但於自己無益・而且與人生出許多驕傲自是的毛病來・反把自己帶累壞了・這種朋友・倒不如沒有的好了・

過則勿憚改。過是錯・憚改是怕改・

解　學問無窮・無盡的事・就是學問很好的人・也都不免還有些過失・既知道是錯・就該快些改・但這過失・大半是偶着時氣做出來・若要改掉・甚不容易・或有的人・往往怕難・不肯改那過失・便越積越多了・須要發憤去改・不可怕難・改來改去・過失常常自然會少・到得沒有過失可改的時候・方纔是學問盡頭處呢・

曾子曰。慎終追遠。民德歸厚矣。　終是父母壽終・慎是喪事辦得謹慎・遠是祖先・追是祭祀想念的意思・民是百姓・德是德行・歸是歸同・厚是仁厚・

解　曾子說・人子事父母・平日固要孝順・最難是父母壽終・那時手忙腳亂・棺槨衣衾等事・有一些不周到・日後追悔也來不及了・孝子當這個時候・固然哀痛・還須十分小心謹慎・一切送終的事・都盡情盡禮・不可有分毫草率・這纔是真能盡孝父母的了・至於祖先・雖比父母稍遠・但就父母的心事・層層推上去・也都是一樣・我既不得事奉祖先・只在祭祀時的・盡我的誠心・追思念想・就彷彿像見祖先一般・這又是能代父母盡孝的了・祖父是人生的根本・就是愚民百姓・那個不曉得有祖父在上的・人果能如此盡孝・百姓看見・自然會感動・天良・大家都孝敬祖父・這不但在上的人・自己的德行・越積越厚了・就是百姓的德行・也被感化得轉同仁厚一路了・豈不上下都好呢・

子禽問於子貢曰。夫子至於是邦也。必聞其政。求之與。抑與之與。　之與之與平聲・下同・○子禽姓陳・名亢・子貢姓端木・名賜・都是孔子學生・夫子是孔子・至是到・邦是國・聞是聽說・政是國中政事・求是我求人說知・與是人與我說知・

解　子禽問子貢道・我們從夫子遊行各國・每見夫子到這一國・會遇國君・必然聽聞國中的政事・我想夫子是從外方到此・何以國君竟肯將本

國政事告知外方的人、還道是夫子去求他說知・抑或是那國君自己要與外人說知・到底是什麼緣故呢・

子貢曰。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。夫子之求之也。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。

溫是和氣・良是爽直・恭是恭敬・儉是儉樸・讓是謙虛・得是得聞政事・異是不同・

解 子貢道・你因夫子每到一國，必聞知一國政事・疑是夫子去求來的・這也疑得有理・只是把夫子看得太淺了・據我看來・夫子待人・總是一團和氣・性情又爽直・道貌又恭敬・服飾又儉樸・言語又謙虛・這五樣是從聖人道德中發出來・自然如此・不是勉強裝得像的・那些諸侯從未遇着聖人・一見夫子・這等道貌形容・怎能不傾心敬服・心裏既是敬服・自然要將國中政事・請教夫子・因此得知・這是夫子的道德・能感動人・就依你說是求來的也可・但是夫子這樣求法・比世間人許多求法・大不同了・

子曰。父在觀其志。父沒觀其行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。可謂孝矣。 ○行去聲・觀是看・

志是志向・行是行事・這是法度・

解 孔子說・凡人為子的・當父親在世時節・自己不能主事・只可看他志向如何・將來能否成材・也就可知大概・及至父親去世・那時又要看行事如何・如果行事甚好・自然是能保守家業的兒子了・但是父親方纔去世・做兒子的人・豈忍因父親去世・就要自己做主・須是在三年孝服期內・所有家中大小事務・一切遵照這父親法度・不敢絲毫更改・仍然像父親在世一般・就是有應當更改的事件・也不敢就改・且等到三年後再說・這纔是真有愛父敬父的心・可以算得個孝子了・若說父親去世・說我做主・要改就改・教人看見・倒像是願意父親去世・得以自由的光景・就是改得狠是也・未免有虧於孝道・況且有胡行亂做的・那更是大不孝的人了・

有子曰。禮之用。和爲貴。先王之道。斯爲美。小大由之。禮是禮法・和是和氣・貴是貴重・先王是古先帝王・道是治道・美是好・小是小事・大是大事・由是從・

解有子說・聖人作爲禮法・都是順着人心自然的天理・定下這規矩來・君臣有君臣的規矩・父子有父子的規矩・夫婦有夫婦的規矩・要依着這規矩行・心裏纔過得去・彼此也都覺得和妥・可見聖人用這・教人・不是要勉強人的・是要得大家相親相愛・把和氣看得貴重的意思・所以古來帝王・許多治道・總是用這個禮最好・無論小事大事・都要從這禮上行去・方得妥當・

有所不行。知和而和。不以禮節之。亦不可行也。知是曉得・節是限制・

解既是大事小事・都要有禮・這個禮・再沒有不行的了・但是世間・也有一等不信禮教的人・他偏要不行・他說這做人既曉得和氣是好・大家就講和氣罷了・何必又造出許多禮法來拘束他・這不是多事・叫人吃苦麼・他那裏知道・人要用禮・纔能和氣・若是單講和氣・不把禮立個限制・將來必至上下不分・長幼不分・男女也不分・大家都忘了規矩・混做一團・越發弄得大不和氣了・這又如何得行去呢・

有子曰。信近於義。言可復也。恭近於禮。遠恥辱也。因不失其親。亦可宗也。近遠皆去聲・○信是信實・近是合・義是事理・復是照約・恭是謙恭・禮是儀節・遠是不至・恥是羞・恥辱是羞辱・因是偶然聚會・失是錯・親是親近・宗是常久尙靠・

解有子說凡人相約・原要信實・但也須思量・我這信實・是合義理否・如果合義理・今日答應的話・日後自然可以照約・若不顧義理・如何・只是隨口應承・將來到行不去時・便要照約・必至背理・沒奈何・只得負約了・凡人相待・原要謙恭・但也須考究・我這謙恭・是合禮節否・

如某合禮節・・自然不至有羞恥賤辱・若不同禮節如何・只管一味卑屈・討人喜歡・・這是沒氣骨的人・必至可羞可賤・被人鄙笑了・一人有素不拘禮義・偶然因事聚會・他若愛我・原不妨與他親近・但也須看是那人的底裏・是可親近的否・不可錯相與了・如果親近得不差・就常久也可以倚靠了・若不認那人的好歹・只一會面・就與他親熱起來・這等纔相與人・必至誤交匪類・不但不可倚靠・將來還要大受其累理・據這幾句話看來・可見人生一言一動・都要思前想後・時刻小心謹慎・待或起初不經意・弄錯了・日後悔不轉來・只得苟且將就・豈不越發越不是麼・

子曰。君子食無求飽。居無求安。敏於事而慎於言。就有道而正焉。可謂好學也已。好去聲・・○居是住處・安是安樂・・敏是勤快・・慎是謹慎・・就是往見・有道是賢人・・正是請教・・

解孔子說・有才德的君子・・他志氣本與衆人不同・衆人不肯立志・只圖吃個飽飯・住個好地處・・覺得快活日子便了・並不知有學問的事・君子何嘗不要食・只是可食便食・不必定要求飽・何嘗不要住・只是可住便住・不必定要求安・他一心一意・專在學問裏講求・身上做的事・件件要勤快・生怕就誤了一件・便留下一分缺陷・[illegible]要說的話・句句要謹慎・生怕差誤了一句・便添出一分罪過・學到[illegible]懷時候・竟要忘食・忘寢・那裏還有心事・想到安飽・他這等刻苦用功・還恐怕學得不是・又往見那有道的賢人去・請他指教・他說我不是・固然要更改・他便說我是・也還要再求長進・一輩子學到頭・總不肯歇手・這纔算得真能好學的了・若不是這等好學・又如何做得有才德的君子・

子貢曰。貧而無諂。富而無驕。何如。子曰可也。未若貧而樂。富而好禮者也。樂音洛・好去聲・○諂是諂媚・驕是驕傲・可是可取・未若是不如・

解子貢問道・如今人・都是輕貧重富・那貧窮的人・不但人看輕他・自己也看得輕賤・遇着富豪貴人・便百般諂媚・求他幫助・那富豪的人・因大家尊重他・自己也覺驕傲起來・看不起人・・這是衆人常犯的毛病・有個人・他從前貧窮時候・寧可自己咬菜根・・不肯一毫諂媚的模樣・到後來富足時候・人能謙恭待人・不敢存一點驕傲的意思・衆人常犯的毛病・他全然不犯・這種人品行・何如・孔子答道・這也就可取了・只是還未盡善・那無諂的是有志氣的人・不肯低三下四・徼幸行苟賤的事・但心裏也未必不怨悶・不如那能樂的人・他每日讀書講道・覺得津津有味・心裏十分快活・把那貧苦二字都忘懷了・那無驕的是有見識的人・他要保守家業・不敢得罪人・但心裏也還把富字看得重・不如那好禮的人・他見得聖人定的這個禮・都是人心本有的天理・世上只有這個禮最好・一言一動・都要從禮上講究・別事他都不愛・並不知道自家是個富人了・要像這種人・纔把貧富二字打破・・那無諂無驕的・只得能守得定・如何說得上這種人呢・

子貢曰。詩云如切如磋。如琢如磨。其斯之謂與。磋七多反・與平聲・・〇切是切開・磋是鎈光・・琢是雕琢・磨是磨刻・

解子貢聽孔子這番話・心裏忽然開通・便說道・・聽夫子這番議論・纔曉得學問真是無窮無盡・到了一層・還有一層・・記得詩經上・有如切如磋・如琢如磨・兩句・譬如整治象骨牛角的事・・既然分切開了・・還要磋得光滑・又如整治玉石器皿・既然琢磨好了・還要磨得細膩・・從前讀這兩句・不懂他的意思・今日想起來・那詩人的意思・也就是這等說法了。

子曰。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。告諸往而知來者。賜是子貢名・始是纔・・往是已往・來是後來・

解孔子見子貢會悟得快・心裏喜歡・因讚他說道・・賜這樣・聰明・纔可以與他說詩了・天地間道理・原是無窮無盡・在前的已往・在後的又

來・一層引出一層・只要人自去領悟：我所告貧富的話・是說在前已往的道理・你因此想到詩經如切如磋：如琢如磨兩句意思・這又是還後引出來的道理・像你這樣人・說前便能知後・去讀古人的書・再沒有甚麼不通透的了・

子曰。不患人之不己知。患不知人也。患是憂愁・

解　孔子說・天下事・惟有知人最難・人心藏在肚裏・單看外貌・如何知得・就是聽人言語・若不是自己胸中道理透熟・如何知他說的是與不是・如今人纔學得幾分・便怨人不知道自己好處・平時常發牢騷・說別人不識好歹・試問自家・可識別人好歹・不但全然不知・而且從不顧在心上・意思說別人的好歹・與自己無涉：何必定要知道・這等說・自己的好處・又與別人有干：只管怨他不知做什麼・據我看來・不必怨人不知我・但要怨我不知人・人不知我：不過是名聲不顯・我這學問・本來不是求名的・就是沒一人知道：也分毫無損・若自己先不知人：是非辨不清・邪正分不出・心裏糊塗・還成什麼學問・這樣人：在朝必然用錯了人・就傷害百姓・在家必然交錯了人・并帶累自家・豈不大可憂愁嗎・

爲政第二

子曰。爲政以德。譬如北辰。居其所。而衆星共之。共音拱・亦作拱：○政是政事・德是德行：北辰是北極星：所是所在・居是守：共是向・

解　孔子說・諸侯治一國・有一國的政事・天子治天下・有天下的政事・天子只一個人・天下無數的百姓・若單靠那許多法令・如何治得他服・須是要有德行・根本・自己既有仁義的德行・所行的政事：都是從仁義發出來・那天下百姓・也都有良心・看見天子這樣仁義：不知不

覺・自然都會感化・所以古來帝王・他只一人在宮中修德的・那四海九州的百姓・都被他感動・沒有一個不歸服他・就譬如天上的北極星・他成年守住那所在・不動・這無數的星宿・四面環繞・歸向着他一般・若是自己沒有德行・只用那智巧去籠絡人・又用那刑威去脅制人・費盡氣力・究竟人心不服・豈不是徒勞無功麼・

子曰。詩三百。一言以蔽之。曰思無邪。一言・是一句・蔽是蓋・思是心思・

解孔子說・古人傳下的詩・共有三百篇・篇篇都有義理・都要用心熟讀・但中間有一句最要緊的・可以遮蓋三百篇・是那一句・就是魯頌上思無邪這一句・凡人做事・不出邪正兩途・都是從心思上發出來的・那三百篇中・或說好・或說歹・都是要人去邪從正的意思・我們讀詩的人・見他說好的・就知生個羨慕的心・見他說歹的・就要生個羞惡的心・常常如此用心熟讀・工夫用到了・自然所有思想的事・都歸正路・再沒有一點邪念・纔算得會讀詩的人・這思無邪一句・豈不是把三百篇義理都說盡了麼・

子曰。道之以政。齊之以刑。民免而無恥。道音導・下同・○道是引導・政是政令・齊是齊一・刑是刑罰・免是幸免・恥是羞愧・

解孔子說・大凡治民的・立許多政令・原要引導百姓為善・無奈人心不齊・有肯從的・也有不肯從的・只得用刑罰去整治他・使他齊一・百姓怕受刑罰・沒奈何・把那做歹事的心・隱藏起來・希圖幸免・其實滿心還想做歹事快活・並沒有一點羞愧・像這樣治民的・何嘗不盡心・究竟民心化不轉來・也是枉然了・

道之以德。齊之以禮。有恥且格。德是德行・禮是禮法・格是變到好處・

解 這等看起來・可見治民的・為要將德行做根本・自己先有了德行・不能把德行去引導百姓・激發他的天良・但百姓不是一般樣的貧・有高的・也有低的・風俗有厚的・也有薄的・須要定個章法・教他們遵守・民心方得齊一・那些百姓既感我的德行・又遵我的章教・許多為非作歹的事・自然都會知道羞恥・而且趨學趨好・為甚要到好處・這纔算得真能治民的了・若單靠政令刑罰去治民・卻何能得到極好處・

子曰。吾十有五而志於學。

解 孔子說・人要為學・起初先要立定志向・纔能學得上去・我當十五歲・初入大學的時候・年紀尚小・就立志要學聖人・想聖人也只是一個人・他就能如此好法・我只怕不肯立志・豈有學不到的理・・志向既定・從此心心念念都在這學上・再沒有得改移的了・

三十而立。四十而不惑。立是站住・惑是疑惑・

解 我從十五歲以後・雖立定志向・究竟還沒有把握・學到三十歲時候・聖人的道理・大概全行懂得・心裏有了把握・腳跟也就站得住・任憑世上千奇百怪・可喜可駭的事・都不能搖動分毫了・但於精微奧妙處・還不能全無疑惑・再學十年・到了四十歲・那天下事物・無論大小處都・能看透他一定不易的道理・某樣當如此・某樣不當如此・某樣行得去・某樣是行不去・心裏了然分明・如辨黑白一般・再沒有半點疑惑了・

五十而知天命。

解 萬事萬物・皆有理・不曉得那根源所在・如何知得盡・我學到五十歲・纔知道事物的道理・根源都從天出・那天理時時在事物中流行・就像有命令分付的一般・人只知身外的富貴貧賤・是由天命・不知道心裏的仁義禮智・都由天命・不但子孝臣忠・這般大節目是有天命・就

是那一飲一食、一言一動、至微至細的事、自然無一不有天命、真是頃刻離不得的・既知天命・這學問工夫・自然不能分毫間斷了・

六十而耳順。七十而從心所欲。不踰矩。從如字・○順是通・從是隨・欲是好・踰是違・矩是法度・

解我從知天命後・學問未曾間斷・天理越覺爛熟・到了六十歲的時候・無論何人的言語・一聽便已明白・就是那街談巷議・小人兒說的話・一到耳中・都能悟出至理・覺得耳與心通・並不必用心去思索了・又學十年・到了七十歲時・心與理合爲一・隨我心裏所好・自然恰合規矩法度・沒有一毫過差・自十五歲以後・學了幾十年・用了多少功・到這地步・纔覺得從容自在・不消費力了・但學問是無窮盡的事・焉知後日不還有進益・只好一輩子學到底罷了・

孟懿子問孝。子曰無違。孟懿子名何忌・違是不順・

解魯國有三家公族・孟孫氏・叔孫氏・季孫氏・這三家世爲大夫・代代專權・不守禮法・孟孫氏有個孟懿子・平日常與孔子來往・那日孔子到懿子來・懿子因問起孝道來・孔子答道・孝是順德・所以俗語常言孝順不順便不孝・孝再後有不順的・懿子聞言・也就不再問了・

樊遲御。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。我對曰無違。樊遲曰何謂也。子曰生事之以禮。死葬之以禮。祭之以禮。・樊遲是孔子學生・名須・御是爲孔子御車・

解孔子見懿子後祿・似乎不甚明白・他既不再問・也不便再說・登上車回家・那時樊遲・正爲孔子御車・孔子因告他說・方纔孟孫向我問孝・我答道孝不可不順・樊遲因問道・夫子說孝不可不順・究竟順是說什麼・孔子答道・順是順理・理從何處見・從禮上見・當父母在生時候・一切奉事・固然都要有禮・不幸父母死了・從殯殮以至埋葬・更要盡禮・到後來春秋祭祀・也都要合禮・譬如父是大夫・應該用・

大夫盡理葬了・子又是大夫應該・用大夫祭祀・這是一定的法度・過一點不得・過一點・便不替該理・天下那有不顧理的孝子・就說他本心是要盡孝・也到底算不得孝子了・

孟武伯問孝。子曰。父母唯其疾之憂。

孟武伯・是孟懿子的兒子・名彘・疾是病・

解　後來懿子的兒子武伯・來見孔子・也問孝道・孔子說・父母憂子的心・本是無所不至・兒子自幼至長・那一件事不替他操心・但別的事雖然操心・還可以從容打算・惟有兒子身上的病痛・是父母心裏最害怕的・如果真有病痛・那父母的憂苦愁楚・直說不盡了・人子能把自己的心體諒父母的心・一切飲食起居・都要小心謹慎・惟恐大意一點・弄出病來・累我父母憂愁・這是最要緊的・但身上的病易防・心裏的病難防・身上的病・不過是風寒暑溼・還容易調治・那心裏的病・有千般百樣・都如世上那些酒色財氣的事・若心裏愛上一件・那一件不是會傷生害命的・人子若要守身・須要把心裏的病根・拔除淨盡・心病既除・身病自然也少・這纔是能體諒父母愛我的心事・可以算得孝子了・

子游問孝。子曰。今之孝者。是謂能養。至於犬馬。皆能有養。不敬。何以別乎。

養・去聲・別・彼列反・〇子游姓言名偃・孔子學生・養是供養父母・

解　子游見孔子・也問孝道・孔子說・父母年老・要靠兒子孝養・所以如今講孝的人・只說要竭力謀生・能供養父母・便是孝了・據我想來・孝不但是能養・還要能敬・且莫說那鄉村愚民・沒有不供養父母的・就到了犬馬那樣無知・犬也會趕逐・供人驅看・馬也會駕車・代人奔走・這都能有功力養人的本事・若爲人子的・單知道供養父母・不知道敬重父母・就同那犬馬替人効力一樣・還有什麼分別・如何便算得孝

·子游

子夏問孝。子曰。色難。有事弟子服其勞。有酒食先生饌。曾是以爲孝乎。食音

弟子·○先生是父兄·饌是飲食·

解子夏見孔子·又問孝道·孔子說·孝要有愛敬父母的真心·這真心從何處發見·從顏色上發見·心裏有十分和氣·那顏色纔能十分柔順·不是外面裝得像的·所以最難·這心裏的和氣·又從天性上發根·孝子天性極厚·發愛是真愛·發敬是真敬·到了十分盡頭·所以發露在顏面上·纔是一團和氣·父母看見·自然當心喜歡·這纔算得真孝呢·如今人講孝弟·不過是有辛苦的事·做子弟的替父兄代勞·有好酒好飯·做子弟的奉養父兄飲食·這何嘗不是應該的·但說這樣就盡了孝道·未免把孝道看得太淺了·

子曰。吾與回言終日。不違如愚。退而省其私。亦足以發。回也不愚。回是孔子學生

姓顏字子淵·私是獨居·發是發明孔子所說的道理·

解孔子說·我平時同這些學生說話·學生有不明白的·必然再問·我又將所說的道理·再發明一番·教他懂得·惟有同顏回說話·就是終日說到晚·他纔是靜靜聽著··從沒有一句不順意·再要問的·外面看去·就像是不用心的愚人一般·我怕他不明白·等他退同私居的時候·查點他的功課·見他那一言一動·也都能發明我說的道理·竟不用等我再說·纔曉得他不是不用心的愚人·真是頂大聰明的人·一說便都懂得的·這些學生·如何能趕得上他呢·

子曰。視其所以。觀其所由。察其所安。人焉廋哉。人焉廋哉。焉於虔反·廋所留反·○視是看

察·以是爲··觀是細看·由是從··是詳察··安是樂·廋是藏匿··

解 孔子說·天下事惟有知人最難·我如今··想出個知人的方法來·照我這方法·人也就不難知了·大凡人的好歹··聽外面傳說的·都不可信·眞要自己去看·第一先要看他所爲的事··爲善事的是善人··爲惡事的是惡人·這是確有憑據的·但爲善事的··其中也還有不同··還要細看他的念頭··從何而來·是否爲名·爲利·如從名利上生出的念頭·那所做的善事··便全是假的了·就是念頭甚正·不是爲名爲利·也還要細察他那爲善的心·是否覺得安樂·如心裏並非樂爲善事·只因爲怕人責備·沒奈何勉強做去·這等爲善的人·也不能長久·到那時苦不過·持還要改變··仍然是靠不住的·像這樣看人一層深一層·直把他的心術·都看透·那人的好歹·又往何處藏匿得呢·仔細想來·這方法甚妙·那人的好歹··眞個往何處藏匿得呢··

子曰。溫故而知新。可以爲師矣。故是舊··溫是溫習··

解 孔子說·天地間氣化·有舊的·便生出新的·不多時··新的又變做舊的·舊的又生出新的·所以無窮無盡·學問也是如此·已前懂得的道理是故·以後悟出的道理乃是新·須將那舊的時常溫習·終日尋思·溫到極熟·那心思常常開通·從中又悟出新的道理來·纔有長進·悟了一層·又一層··越進越深··越推越廣·心裏四通八達·不但自己的學問·進益無窮··就去教人··也能酌量學生的材質·隨機開導·使他上進·學生有疑·不拘何事··隨問隨答·使他明白·這纔不愧做人的老師了·若單靠着舊書本子··不會用心思索·悟不出新的道理·任憑記得許多·也總是呆的·如何得長進·像這樣學問·若去教人·豈不連學生都耽誤壞了·

子曰。君子不器。器是器皿·

解　孔子說・天生人材・百般不同・可比那般成的器皿・有大有小・有龐有才的・各有各的用處・不能相通・惟獨君子這一等人・盛德的德行・仁義禮智・沒有不備・論他的才具・・治國平天下沒有不能・不是那小才小技的人・只會這件・不會那件・・好像載酒的器皿・裝不得貨・漱口的器皿・洗不得手一般・所以君子又喚做通器、是說他才德俱全・事事都通得去・要學君子・・須先學他的德行・德行既備・才具自然會生・若單學他的才具・如何學得盡呢・

子貢問君子。子曰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。

解　子貢問孔子道・人要如何纔算得君子呢・・孔子說道・・君子不是空說得的・如今人要做君子・便有先學君子說話・・說他說來・講口仁義道德・說雖然像君子一般・其實身上並未行得一件・這種能說不能行・如何做得成君子呢・你如果要做君子・須將那這仁義道德的話・先在身上着實行去・行得透了・然後從那所行的事上說出來教人・自然所說的話・句句切實有求・與那懸空思想的不同・後人佩服我的品行・必然遵奉我的言語・不但自己好・並且化得人好・這真可以算得君子了・

子曰。君子周而不比。小人比而不周。比必二反・O君子是好人・小人是歹人・周是普徧・比是私黨・

解　孔子說・天下有君子・也有小人・君子小人・從何處分別・從心裏公私上分別・人都說君子厚道・是待人好的・那小人也何嘗沒有待人好的時候・但君子待人好・是普遍都好・見得天下人・都是同類・照他的親疏遠近・一概都要盡心・沒有一個不當愛的・若是為非作歹的人・就是至親・也不能袒護・・他既犯了公義・如何還顧得私情・這全是一片公心・那小人待人好・・只是偏護着他那同夥的人・呼羣結黨・圖謀富貴・富貴到手・大家同榮・只不與他同黨的・・就是世上賢人・也如眼中釘・定要拔去・纔快活・那裏還管公是公非・・這全是一片私心・照

君子公心做去・天下人都受福・就是若子平日最惡的小人・若肯自己發達・也都想要成全他・照小人私心做去・天下人都受害・就是小人平日最好的朋友・到那爭權奪利的時候・也都會自相殘害・所以小人是斷斷親與不得的・

子曰。學而不思則罔。思而不學則殆。學是學習・・思是思想・罔是不明白・・殆是不安穩・

解孔子說・大凡人要學一事・都有古人留下的法度・既學了・又要自己用心思想・纔能有益・若是單學那古人的法度・不用心思想・道理・縱然學得甚勤・費盡氣力・心裏不明白・也枉然了・・又有單靠自己用心思想・不去學那古人法度・就想出許多道理來・・都是懸空的・心裏不安穩・如何靠得住・所以會做工夫的人・學思兩箇字・少了一箇不得的・

子曰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。攻是用功・異端是別教・・

解孔子說・天地間只有一箇道・就只該有一箇教人要學道・總須守定聖人的教法・纔得不錯・如今人竟有把聖教丟開・另外別立一教・這叫做異端・世上人看見他的教法新奇・往往被他迷惑・殊不知那異端的教法・都是蠱惑人心・最壞風俗・爲害不淺的・若從了他的教・用功去學・越學越入邪道・・豈不是自己害自己麼・

子曰。由。誨女知之乎。知之爲知之。不知爲不知。是知也。女音汝・○由是孔子學生・姓仲・字子路・誨是教・

解子路素性好勇・遇那不懂得的事・偏要強說懂得・孔子因他教訓道・由把不知的也認做知・到底總是不知・我如今教你箇求知的方法・天下事理・本是無窮無盡・就是聖人也不能盡知・・你若要求知・須將那已知的就認做知・不知的就認做不知・像這樣人・・雖不能盡知天下事理

・他心裏的是非・却了然分明・設有一毫不合理・也就算得當明白人了・況且自己既說做不知・必然要去問人・那不曉得的・到後來也會曉得・豈不是當求知的方法麼・

子張學干祿。子曰。多聞闕疑。慎言其餘。則寡尤。多見闕殆。慎行其餘。則寡悔。言寡尤。行寡悔。祿在其中矣。行寡之行・去聲・〇子張是孔子學生・姓顓孫・名師・干是求・祿是俸祿・闕是空缺・疑是不信・殆是不安・寡是少・尤是罪過・悔是懊悔・

解子張急於出仕・平日學問・好揣摩世務・想要藉此干求俸祿・孔子因教訓他道・你想做官・享受俸祿・不必在世務上揣摩・還要在言行上講究・凡古人所說的善言・先要多聞・再揀出心上覺得不信的・且擱在空缺處・其餘沒有不信的・照他一般樣說・又要說得謹慎・不可輕易說錯一句・纔可以少招得別人見怪了・凡今人所行的善事・也要看見得多・再揀出心上覺得不安的・且擱在空缺處・其餘沒有不安的・照他一般樣行・又要行得謹慎・不可大意・行錯一件・纔可以少留下自己退悔了・像這樣・說話不招人怪・行事不留後悔・・把言行講究得很好・人人敬重・處處聞名・遇著好善的大夫・自然會舉薦・遇著愛賢的國君・自然會任用・這俸祿豈不就在裏面了・又何用費力來干求呢・

哀公問曰。何爲則民服。孔子對曰。舉直錯諸枉。則民服。舉枉錯諸直。則民不服。哀公是魯君・名蔣・舉是拔用・錯是廢棄・直是正直・枉是邪曲・

解哀公問孔子道・如今百姓不順・要怎樣做法・纔能使他心服・孔子答道・百姓雖是愚民・他那好善惡不善的心・最是公道・若君能順他這好惡的心・自然服了・那善人性情正直・說話做事・都是靠實・這種人最有益於百姓・百姓所以愛他・那不善人性情邪曲・說話做事・

都是取巧・這種人最有害於百姓・百姓所以惡他・為君的拔用正直・廢棄邪曲・顯了百姓好惡的心・百姓心裏・又痛快・又感激・怎麼還會不服呢・但邪曲的人・百姓雖然惡他・他卻很會奉承・討得人君喜歡・往往反見拔用・那正直的人・百姓雖然愛他・他卻不會奉承・惹得人君厭惡・往往反至廢棄・因此小人得志・把國家政事弄得七顛八倒・百姓苗黃怨恨・如何還肯心服呢・可見百姓並不是難服・只怕是用人錯了・

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。如之何。子曰。臨之以莊則敬。孝慈則忠。舉善而教不能則勸。季康子・是魯大夫季孫氏・名肥・敬是恭敬・忠是忠厚・勸是勸勉・臨是接見・莊是莊嚴・孝是孝順・慈是慈愛・

解 季康子問孔子道・百姓侮慢・如何使他恭敬・百姓澆薄・如何使他忠厚・百姓怠惰・如何使他勸勉・孔子答道・凡事都有根源・這根源在上不在下・卻如百姓侮慢・這由在上的沒有禮法・若是平日守禮的人・到接見百姓時・容貌必是端嚴・百姓以在上的這等守禮・大家都來講禮・也就曉得恭敬了・百姓澆薄・這由在上的沒有德行・若是平日修德的人・就居家必然孝順・待下必然慈愛・百姓見在上的這等修德・大家都被感化・也就變成忠厚了・百姓怠惰・這由在上的沒有教化・若是平日肯造就人材・那為善的就舉用他・不能的・也要開導他・百姓受在上的這等教訓・大家你勸我・我勸你・不知不覺・就勉勵起來了・這都是自然的功效・不是勉強使他勉的・只要在上的・在自己身上推求・那便得了・

或謂孔子曰。子奚不為政。子曰。書云孝乎。惟孝友于兄弟。施於有政。是亦為政。奚其為為政。為政是為國政・施是推・有政是有家政・

解　魯定公初年・孔子在家・不出仕・或人問孔子道・夫子常想行道・如今何不出去做官・行些政事・使萬民受福・如何閒住在家呢・孔子答道・人要行道・不必定要做官・做官有官事・在家也有家事・不見那書經上說孝道麼・書經載成王稱贊君陳・說他能孝順父母・就也能友愛兄弟・又將這孝友的心・推愛一家的人・那一家的人・被他感化・都遵他的教訓・就成了一家的政事・可見國事叫做政・家事也可以叫做政・治國事是為政・治家事也何嘗不是為政・何必定要做官・纔算得為政呢・

子曰。人而無信。不知其可也。大車無輗。小車無軏。其何以行之哉。輗五兮反軏音月○大車是牛車・輗是駕牛的橫木・小車是馬車・軏是駕馬的曲木・

解・孔子說・凡與人往來・第一要有信實・若是無信的人・那些說話做事全是空的・一件也靠不住・竟成甚麼人了・人說他才具可取・我不知道他可取在那裏・譬如大車有輗・纔能駕牛・小車有軏・纔能駕馬・若是無輗無軏・就有牛馬・如何行得動呢・人若無信・憑他有多少才具・一刻也行不去的・

子張問十世可知也。子曰。殷因於夏禮。所損益可知也。周因於殷禮。所損益可知也。其或繼周者。雖百世可知也。世是朝代・夏朝姒姓・殷朝子姓・周朝姬姓・因是仍舊・損是減・益是添

解子張好奇・問孔子道・人都說聖人能前知・若果然前知・不但知得一世的事・就是十世以後的事・也說可以預先知道了・聖人真能如此麼・孔子答道・聖人前知・只是看得道理透・從這道理上推去・自然不錯・比如君是臣綱・父是子綱・夫是妻綱・這叫做三綱・人心上的天理・・

間大道理・將這個定成了禮法・知道萬古不能磨滅他・所以殷朝接夏朝天下・仍舊照夏朝的禮法・不能改變・其中有減的・有添的・不過是衣冠儀節上小有不同・這是已往的事・可以知道的・周朝接殷朝天下・也仍舊照殷朝的禮法・不能改變・其中有減的・有添的・不過是衣冠儀節上・小有不同・這是現在的事・也可以知道的・就是從今以後・將來或又有接周朝天下的・也還是照周朝的禮法・不能改變・若是改變・便不成世界・照這樣推去・就是百世・也只是如此・可以預先斷定・何止知道十世的事・可見聖人只是在道理上推求・不是另外有什麼法術・切莫要把聖人前知・當做奇怪事看了・

子曰。非其鬼而祭之。諂也。鬼是鬼神・諂是諂媚・

解孔子說・鬼神本應該祭祀・但人有當祭的・有不當祭的・也須分別・卽如祖先・是人身的根本・時常要追念想慕・所以必須祭祀・心裏纔過得去・此外當祭的鬼神・或是敬他的德行・或是報他的功勞・或是感他的恩義・這些祭祀・也都是出於誠心・若非我應該祭的鬼神・我去祭祀・那祭祀的誠心・又從何來・無非是要圖那鬼神靈驗・想求他保佑的意思・這豈不是諂媚麼・

見義不爲。無勇也。

解人要勇往・纔能做事・事有當做的・有不當做的・那當做的・便是義・如今人見那當做的事・他心裏何嘗不曉得是義・及至叫他去做・他卻又待發推託・不肯向前・這是什麼緣故・無非因爲身家念重・既怕這樣・又怕那樣・弄得來膽怯氣餒・竟成箇懦弱無勇的人了・這・如何還幹得事呢・

論語話解卷二

八佾第三

孔子謂季氏。八佾舞於庭。是可忍也。孰不可忍也。佾音逸·〇舞是樂舞·佾是舞的行列·庭是家庭·

解古來作樂·有歌必有舞·舞人的行列·叫做佾·天子用八佾·諸侯用六佾·大夫用四佾·士用二佾·季氏是魯國大夫·世代專權·不守禮法·他家中作樂·竟用八佾舞起來·孔子因說道·君臣有一定分位·這是自然的天理·亂了一點·心裏就過不去·季氏只是大夫·竟用八佾在家庭內舞·忘了自己的分位·他心裏不知有天子·那裏還知有魯君呢·像這樣分明背理的事·都可忍心做得·天下還有何事不可忍心去做呢·那存心真不可問了·

三家者以雍徹。子曰。相維辟公。天子穆穆。奚取於三家之堂。徹直列反·相去聲·〇徹是撤供·相是助祭·穆穆是肅靜·

解魯有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三家·世為大夫·季氏最強·那孟叔兩家·也都強橫·他見周頌上有雍詩一篇·是周天子祭祀的詩·那三家要祭祀時候·也都要歌這雍詩·方纔撤供·孔子因說道·這雍詩是天子祭祀用的·三家如何用得·不但違法不該·就是詩上說的話頭·也全不對·雍詩說相維辟公·是說來助天子祭祀的·都是列國諸侯·又說天子穆穆·是說天子主祭時節·容貌極其肅靜·如今三家廟堂助祭的·

子曰。人而不仁如禮何。人而不仁如樂何。既沒有諸侯主祭・又不是天子・那雍詩上說的・與他全不相干・他定要歌這詩・還是取的什麼呢・豈不白叫人笑話麼・

解　孔子說・人心上的天理・叫做仁・這是萬事的根本・聖人恐怕人心放蕩・因定出禮法去約束他・又恐怕人心暴戾・因作成樂律・去調和他・其實禮中儀節・是天理・自然有的次序・樂中音調・是天理自然生的和樂・沒一件不是從仁上發出來・若是不仁的人・他已忘了天理・心裏何等放蕩・他就是曉得些儀節・心裏沒有禮的根本・如何還講得禮呢・那不仁的人・他並背了天理・心裏何等暴戾・就是懂得些音調・沒有樂的根本・如何講得樂呢・可見人心上的天理・是最要緊的・切莫要失了・

林放問禮之本。子曰大哉問。禮與其奢也寧儉。喪與其易也寧戚。易去聲・O林放是魯國人・奢是奢華・儉是儉樸・易是齊備・戚是哀痛・

解　林放見當時的人・一切禮節・盡講虛文・心裏覺得禮不是如此講法・因見孔子・問那禮的根本何在・孔子見他曉得務本心專・不覺喜歡・因稱贊他道・你這問的道理・大得很・不是小小見識人・會問得到的・禮原是得中最好・或過於奢華・或過於儉樸・都不得中・但若像那過於奢華的・寧可貴過於儉樸的好些・卽如喪事・或只要外面齊備・或只會內心哀痛・也都不合禮・但若像那只要齊備的・倒可做只會哀痛的好些・什麼緣故呢・因為這禮的根本・是從人心上天理發出來・起初原是質素・隨後纔漸加文采・那儉樸哀戚的人・雖然偏在質素一邊・究竟還不失根本・比如今盡講虛文的人・自然是強了・可見禮要文質相配・不可偏重・但就根本上論・還是質素・比文采重些理・

子曰。夷狄之有君。不如諸夏之亡也。夷狄・是外番・諸夏・是中國諸侯・亡是沒有・

解孔子見當時的諸侯·僭用天子的禮·大夫·又僭用諸侯的禮·上下·分位·全沒有尊君的意思·心裏感慨·因說道·君尊臣卑·這箇分位·是天生成的·這一點不得·不但從古以來·不能改移·就是那外國番邦·他不講究禮法·也都知道·有箇君長·倒不像如今中國這些諸侯大夫·把上下的分位·弄得七顛八倒·竟如沒有君長的一般·豈不可歎·

季氏旅於泰山。子謂冉有曰。女弗能救與。對曰不能。子曰嗚呼。曾謂泰山。不如林放乎。女音汝·與平聲·○旅是祭名·泰山在魯國的界內·冉有是孔子弟子·名求·救是救止·嗚呼是歎氣的話頭·

解魯國有箇泰山·在五岳裏·算最大尊的·本是天子祭的·因在魯國界內·魯國君也可以祭得·季氏是魯國大夫·他也要同魯君的一樣·去祭泰山·那時冉有·做季氏的家臣·孔子聽見此事·因向冉有說道·季氏要去祭泰山·這是大僭的·你不能救止他嗎·冉有答道·主意已定·是不能救止的·孔子聽冉有這話·心裏不樂·因歎口氣說道·嗚呼·難道說泰山這樣神明·反不如林放知道不成·那林放只是魯國一箇人·尚且知禮·何況泰山·豈肯受那無禮的祭祀·季氏去祭他·豈不反要得罪神明嗎·這是何苦呢·

子曰。君子無所爭。必也射乎。揖讓而升。下而飲。其爭也君子。飲去聲·○升是升堂·下是下堂·飲是飲酒·

解孔子說·如今的人·都愛爭勝·或爭名··或爭利·或爭功·或爭能·設有一件不是要爭的·惟有君子·這樣人··他只在自己身上用功·從不與人較長論短·那些名利功能的事·他全不放在心上··覺得天下事·都有定分·何用去爭呢·若說君子也有要爭勝的時候··除非是習射一事·既是習射·自然要想多中·這原是不必讓人的·但習射也有射禮·將要射時·大家揖讓一同·方纔射畢·又作揖下堂·等大家揖才飲酒·皆·

那勝的又向那不勝的作揖・請他升堂飲酒受罰・可見君子爲人・心氣和平・就處這許較勝負地場・還是從容講讓・像這樣爭法・也是君子纔能如此・與那小人爭名奪利的・大不同了・

子夏問曰。巧笑倩兮。美目盼兮。素以爲絢兮。何謂也。倩七練反盼普莧反絢呼縣反 子曰。繪事後素。繪・胡對反・○倩是口頰好・盼是黑白分・・素是粉白・絢是采色・繪是畫・

解 子夏問孔子道・古詩上有三句・巧笑倩兮・美目盼兮・素以爲絢兮・上二句是說巧笑的口頰好看・美目的黑白分明・這是可解的・惟有下一句不可解・素是粉白・絢是采色・如何說粉白可做得采色・這是怎麼講呢・孔子答道・詩不是這樣講的・詩人的意思・是說巧笑美目的人・天姿本生得好・有這天姿・再加些飾華麗・更覺得好了・譬如繪畫的事・先要把粉白做箇底子・然後再加五采一般・那采色在粉白之後・有底子・纔有面子・所以說素以爲絢・莫要講錯了・

曰。禮後乎。子曰。起予者商也。始可與言詩已矣。起猶發也・商是子夏名・

解 子夏聽孔子說罷・心裏忽然開通・因說道・得夫子這番教訓・心裏明白了・纔曉得天下凡有文采的事・都是隨後加添的・禮要有箇好底子在先・然後再講究面子好看・即如禮上許多儀文・都是從真愛真敬的心上發生出來・所以必要忠信的人・纔可以學得禮・因他先有實心・發了底子・那禮便不是虛文了・這等想來・禮不是也在後的麼・孔子聽了心裏喜歡・因贊他道・商說禮是在後的・這話很是・我原先並未說到禮・你竟能思想得到・像你這樣會想・不但開擴你的識見・並且可以發動我的心思了・那詩上說的道理・都是活的・原不可泥定在字句上・要像你這樣穎悟・纔可以與你講詩・那鈍根人・如何能領會呢・

子曰。夏禮吾能言之。杞不足徵也。殷禮吾能言之。宋不足徵也。文獻不足故也。足則吾能徵之矣。杞宋二國名・杞是夏後・宋是殷後・徵是證據・文是書籍・獻是賢人・

解孔子說・聖人作的禮・都有深意・要合古今通看・才能曉得・我平日學禮・不但學本朝的禮・就是夏朝殷朝的禮・也曾學過・都能說箇大概・但若設有證據・不很曉得詳細・因想杞國・是夏朝的後裔・該有夏禮・誰知他有的夏禮不全・不能徵得證據・又想宋國是殷朝後裔・該有殷禮・誰知他有的殷禮・也不全・也不能徵得證據・這都由子孫衰微・以致書籍殘缺・賢人稀少的緣故・若是書籍略備・賢人尚多・我就能取他做箇證據・將來集成一書・也可以永遠流傳・何至聽他湮沒・真是可惜了・

子曰。禘自既灌而往者。吾不欲觀之矣。禘大計反

解古時天子・都是從諸侯起・那開首封國的始祖・又都是上古的天子後裔・所以三代得天下後・立始祖廟・又推始祖以前・曾做天子的這祖・每年在始祖廟中・大祭一番・以始祖配享・名叫禘祭・周朝成王・因周公有大功勞・特賜魯國用天子禮・所以也有禘祭・孔子去觀禮・因說道・這禘祭・是箇大禮・必須有十分誠敬的心・纔能貫注到底・初祭時候・先用鬱草和酒灌地降神・那時會國君臣・頗有誠敬的意思・覺得可觀・從灌酒以後・禮文更繁・那誠敬的心・漸漸懈怠・不能貫往到底・我因禘祭是個大禮・所以來觀看的・到這懈怠光景・覺得無味・也就不愛看了・

或問禘之說。子曰不知也。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。其如示諸斯乎。指其掌。示同視是看

解　或人問孔子道・這禘祭的道理・是如何講究・孔子心裏想・這禘祭源頭・是先王有大孝的心・要報答根本・所以從祖父推到始祖・又從始祖推到這祖・這種深奧道理・如何對或人說得明白・況且諸侯不敢祖天子・原因為君臣分隔・所以問首封國的諸侯・便是本國始祖・到後來子孫由諸侯升做天子・然後又從始祖以上・推到從前曾做天子的這祖・因此魯有禘祭・魯國就是諸侯・就不該這祭天子・這話又不便說・只得答應道・你問禘祭的道理・我也不曉得這道理深遠得很・若是曉得了那天下的事・再沒有不曉得的・一面說話・一面伸手・指着手掌說・就像看這手裏掌紋一般・還有什麼見不到處呢・孔子並非真不知道・是因禘禮極大・不肯輕易・就說這個道理・必須至孝的人纔能想得到・又必須至誠的人・纔能做得到・豈是學問淺薄的・可以容易懂得的嗎・

祭如在。祭神如神在。子曰。吾不與祭。如不祭。與去聲・

解　孔子・祭祀祖先時・必誠必敬・就像祖先在上一般・祭祀外神時・也必誠必信・就像神明在上一般・什麼緣故呢・那祖宗與子孫・本是一氣流傳・子孫果有孝心・去思慕他・就能感動祖宗已往的氣・所以如在・至如鬼神・與人雖然當時分隔・其實只是一理・那應當祭祀的鬼神・都是道理上應有的・只要人有誠心・這道理便發見出來・所以如神在・孔子常說我當祭祀時節・或遇有事在外・不能自己來祭・雖有別人代祭・心裏總覺得抱歉・好像不曾祭祀的一般・聖人。這樣誠心祭祀・豈是別人能做得到的呢・

王孫賈問曰。與其媚於奧。寧媚於竈。何謂也。子曰。不然。獲罪於天。無所禱也。王孫賈是衛國大夫・媚是奉承・奧是屋西南角・竈是竈神・禱是禱告・

解　古來大夫祭五祀・春祀戶・夏祀竈・秋祀門・冬祀行・季夏祀中霤・中霤是屋春・行是路・門是大門・戶是房門・又有一處叫做奧・在

屋西南角・這是敬神的所在・・如要祭竈時候・先在竈旁設祭・・又迎神到奧・再祭・五祀都是如此・・王孫賈是衛國大夫・頗有權勢・・人人趨附他・想要孔子也來趨附他・因問孔子這・外人說・・像那奉承奧神的・倒可去奉承竈神・這話怎麼講究・王孫賈的意思・・是說竈是夏令用事的・可比自己是個權臣・奧是坐位・不用事的・可比衛君・不能管事・孔子若想做官・去求衛君・不如來求我・孔子知道他是這個意思・便正色答道・這話說得不是・據我看來・不但竈神不可奉承・就是奧神也不可奉承・凡事都有天做主・奧神竈神・如何比得天理・人總要順著天理做事・何必講究奉承的話・若是做事不順天理・就得罪了上天・等待上天動怒・降下罪罰時・無論奉承竈神奧神・都不濟事了・又往那裏去禱告呢・

子曰。周監於二代。郁郁乎文哉。吾從周。郁於六反○監是仿照二代是夏殷・郁郁是文盛的模樣・

解　孔子說・古來禮制・到周朝纔算大備・當初周先王制禮時候・先仿照夏朝殷朝的禮制・將他做個底本・又細看其中・有如今不相宜的・再加參改・有從前未想到的・再加添補・俱弄得盡美盡善・所以文采極乎茂盛・・那夏殷二代的禮・未嘗不好・・我也都曾學過・究竟考較起來・還是從周朝禮制最好了・

子入太廟每事問。或曰。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。入大廟每事問。子聞之曰。是禮也。大音泰・鄹側留反・○大廟是周公廟・鄹是魯邑・鄹人是鄹大夫・叔梁紇・孔子的父親・

解　魯國有大廟・祭祀周公・孔子初出仕時・到廟中助祭・每事必要細細問人・或人笑孔子道・誰說鄹人的兒子・懂得禮節・他進大廟・每事必要問人・若懂得・何用問呢・孔子聽見這話・因說道・・禮就要恭敬作主・就是平日懂得的・臨時還須細細查問・免得大意・・忽略一件

·這是小心恭敬處··禮原應該如此·不是我好瑣碎·多問了些·

子曰。射不主皮。為力不同科。古之道也。為去聲○皮是皮革做的箭鵠·科是等級·

解孔子說·凡人學射·內心要正·外體要直·箭能得中·先生教人習射原是觀人德行·那射禮上·專用皮革做的鵠·只要能中為主·不必定要穿透··因人的力量·強弱等級不同·要大家都可以學得·所以說射不主皮··如今列國諸侯·不肯修德·只愛講武·時常用兵相爭·平日學射也定要穿透皮革·那射不主皮的話·竟成了古時的道理了·要像這樣·天下何時才得太平呢·豈不可歎·

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。子曰。賜也。爾愛其羊。我愛其禮。去·起呂反··告·古篤反·餼·許氣反·○告是告廟·朔是朔日·餼羊是生羊·愛是惜·

解古時天子·到冬季時候·把來年十二月大建小建·定成曆書·頒與諸侯·諸侯受了·藏在祖先廟內·每月朔日·用特羊祭告祖廟·請出曆書·頒行國中·名為告朔·魯國從文公以後·政事怠惰·不出來告朔·却每月照舊還預備生羊一隻·子貢見得告朔不行·留下一隻羊·也是無益·因見孔子說起此事·想要裁去這羊·免得有名無實·孔子說道·理的意思·是因告朔不行··要羊何用·不如裁去其實裁去這羊·又與國家有益·不過是愛惜這羊·所見未免太小了·據我看來·這羊雖小·那告朔的禮節大·使人知尊王敬祖·道理是斷廢不得的·如今若不行此禮··這隻羊究竟還是告朔預備的·留得這羊在·那告朔名目·也就還在··將來還可望復行·若去了這羊··後有人記得告朔的名目··這禮便從此廢了·豈不更可惜麼··

子曰。事君盡禮。人以為諂也。

解　孔子說・人臣事君・・就像事天一般・・何等尊重・・必須十分恭敬・・才能盡禮・我平日事君・・只守定為臣禮節・惟恐有一毫不盡・就有失了臣道・外人不知・說我守禮太過・似乎諂媚・殊不知諂媚是想要人君喜歡・心裏並未嘗恭敬・盡禮是出於本心恭敬・並非想要人君喜歡・這兩樣迥然不同・如今說盡禮是諂媚・我原不怕人說・只怕將來事君的人・要躲避這諂媚名兒・反學成驕慢無禮一路・・這就誤人不淺了・

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。孔子對曰。君使臣以禮。臣事君以忠。定公是魯君・・名宋・・

解　定公因魯國君臣不相安・問孔子道・為君的使用臣下・為臣的奉事君上・要怎麼才好呢・孔子答道・為君的使用臣下・固然要與他尊禮・但爵祿是養他身家的・不能養他的氣節・須要思量・我靠這些臣子都助我治國保民・就如同我心腹手足一般・・如何可以輕慢得・無論大臣小臣・我心上要盡禮親待・萬不肯一毫輕慢・・這纔算能盡君道了・為臣的奉事君上・固然要盡職分・但職分易盡・・心底難盡・須要思量・君臣大義・是人心上生成的天理・・萬古不能改易・如何可以欺得・無論君明不明・我必要盡忠報效・・斷不敢一毫欺昧・這纔算能盡臣道了・還要曉得・這兩件是盡己的事・不是責人的事・為君盡君的禮・就是臣有不忠處・我總不可失了這禮・・為臣盡臣的忠・就是君有無禮處・我總不可忘了這忠・・各人要盡各人道理・自然君臣相信・・國家也就治安了・

子曰。關雎樂而不淫。哀而不傷。樂音洛〇淫・是散蕩・傷是悲痛・

解　孔子說・人要學詩・是調理性情工夫・人情有哀有樂・這是自然的・但怕樂得太過・便流於放蕩・失了正理・哀得太過・又至於悲痛・傷了和氣・要調理得恰好・須是學詩・詩上最好的・頭一篇是關雎・關雎說文王德化由家及國也・虧有后妃姒氏做他內助・所以感化得快些・前章

講寤寐思服·輾轉反側·是說后妃未來宮裏人大家想念念他睡夢中也翻來覆去·這也算得哀了·但念這個哀·只在心中想念·並不是怎樣悲痛·何嘗傷了和氣呢·後章講琴瑟友之·鐘鼓樂之·是說后妃有這聖德·來配文王·樂如琴瑟相合一般·宮裏人大家歡天喜地·又如鐘鼓同樂一般·這可算得樂了·但他這個樂·是由中心說出·並沒有一點放蕩·何嘗失了正理呢·學詩的人·先把這頭一篇詩常吟哦·口裏讀·心裏想越讀越覺得音韻和平·越想越覺得意思深厚·不知不覺連自己的性情·也化轉來·纔曉得古人作詩妙處了·

哀公問社於宰我。宰我對曰。夏后氏以松。殷人以柏。周人以栗。曰使民戰栗。社是祭后土的壇·宰我是孔子學生·名予·夏后氏是夏朝·戰栗是害怕·

解 古時天子諸侯·都立壇祭后土·名叫做社·擇與地土相宜樹木·栽在社旁·哀公問宰我道·這社旁栽的樹木三代可是一樣·有什麼取義麼·宰我是哀公的臣·君問臣·心裏想勸他振作因答應道·夏朝的社·是栽松樹·殷朝的社·是栽柏樹·周朝的社·是栽栗樹·那松樹柏樹·都有取義·是今不曉得了·這周朝栽栗樹的取義·是說為君要有威嚴·使百姓戰栗害怕的意思·可見人君是要嚴強·不可太慈善了·

子聞之曰。成事不說。遂事不諫。既往不咎。成是已成·說是議論·遂是決做·諫是阻止·咎是責備·

解 孔子聽聞這話·想宰我所說的·不是古人立社栽樹的本意·是要勸魯公用刑立威的意思·如今諸侯愛民的少·不勸他仁厚倒去引導人君殺伐的心事·豈不殘害百姓·心裏很怪他不該·因說道·宰予這話·說得大錯了·但古人說·凡人已做成的事·不必議論·議論他也無益·凡人決要做的事·不必阻止·阻止他也無用·凡人既往的過失·不必責備·責備他也無及·如今宰予信口胡言·話已說出·收不轉來·就把他重責何濟於事·我也沒心腸去責備他了·但替他自想·可不惱恨得很麼·

子曰。管仲之器小哉。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。官事不攝。焉得儉。然則管仲知禮乎。曰邦君樹塞門。管氏亦樹塞門。邦君爲兩君之好。有反坫。管氏亦有反坫。管氏而知禮。孰不知禮。焉於虔反・好去聲・坫丁念反○管仲是齊國大夫・名夷吾・三歸是臺名・攝是兼代・邦君是諸侯・樹是立・塞門是屏風・反是復・坫是土墩・

解管仲相齊桓公・能使諸侯・服從・興起霸業・其功頗大・孔子因當時的人・都稱讚管仲・因說道・論管仲霸業・也算不小了・若論他的器量・還未免覺得小些・孔子意思・因為管仲只想立功・不想修德・只講霸道・不講王道・這是他器量小處・或人不懂得・因問道・管仲有這樣大功怎麼說他小器・想是他平日用度・太省儉了・孔子道・管仲家中有個三歸臺・極其華麗・他的家臣・每事各設一些官・從沒有兼代做的・如何說得省儉呢・或人又說管仲既是小器・說是必然不肯奢華・卻又不十分省儉・這樣說・那管仲可不是知禮的嗎・孔子說・人要知禮・須先曉得上下分位・卽如諸侯・是一國的君・他中門設立屏風・是要遮隔內外・使臣下少敬的意思・管仲並非國君・他家中也設立屏風・諸侯與諸侯和好・兩君相會・堂中設個土墩・獻酒時飲完・將酒鍾仍復擺在墩上・這叫做反坫・是尊敬國君・使他安逸的意思・管仲家中・並非有兩君相會・他卻也有反坫・像這樣都算得知禮・還有誰人是不知禮的呢・

子語魯大師樂曰。樂其可知也。始作翕如也。從之純如也。皦如也。繹如也。以成。語去聲・大音泰・從音縱・○大師是樂官長・始是起初・翕是合聚・從是放開・純是和順・皦是分明・繹是連貫・

解魯國衰後・樂音也就殘缺・孔子一日與大師論樂・因說道・如今樂音雖不齊全・那大概的道理・還可以知道・這個樂的根源・是從天出・

起初作樂時・須要五聲八音・件件全備・一時合作・就如天的元氣合聚一般・這是翕如・後來音調齊齊放開・清濁高下・彼此諧和・就如天的元氣發育・參差・就如天的風雨和順一般・這是純如・其中卻要宮自宮・商自商・各成各調・不相混淆・甚如天的躔度分明一般・這是皦如・卻又要自始至終・抑揚宛轉・相連相貫・沒有間斷・就如天的氣運周流一般・這是繹如・有這幾樣・樂音也就成全了・你既做樂官的長・若從這些道理推求・那樂又何難修正呢。

儀封人請見。曰。君子之至於斯也。吾未嘗不得見也。從者見之。出曰。二三子何患於喪乎。天下之無道也久矣。天將以夫子爲木鐸。請見見之之見賢遍反從喪皆去聲

○儀是衛邑・封人是守界上的小官・從者是從行的門生也・子是男子美稱・二三子是諸位・喪是失了官位・木鐸木心的搖鈴・

解孔子因魯國不能行道・遂離開魯國・到了衛國儀邑地方・有本處的封人來請見・孔子從行的門生・問他來意・封人道・我平日最敬的君子・凡有君子來到此地・我必要求見・那些君子都肯賓見・未曾有不得見的・今聞夫子駕到・所以特來求見・門生引他進去見了孔子・後他出來對這些門生說・諸位何愁夫子失了官位呢・據我看來・天生夫子・不比尋常人・是特地生出來教世的・如今天下無道・亂得久了・若不是夫子這樣人・如何救得轉來・譬如國君要教導百姓・也要用人搖著木心鈴兒・替他傳話・如果天意要救這天下萬世的人・定要用夫子做個搖鈴人・替上天廣傳教化・豈有喪他久閒的道理・諸位儘可以放心罷・後來孔子終不得用・似乎儀封人說話不驗・究竟孔子的教化・流傳萬世・尊為歷代帝王的先師・可見儀封人的眼力・真是不錯的了。

子謂韶。盡美矣。又盡善也。謂武盡美矣。未盡善也。

解　孔子說・古來帝王・平治天下・必要作成樂章・感召天地和氣・那樂中聲音形容・都是摹寫帝王功德・歷代皆有樂章・惟有帝舜所作的韶樂・武王所作大武樂・因這兩樂的功德最盛・所以那樂中聲韻形容・比那都至爲極盡・都可以算得盡美了・但舜是個生知的聖人・又是唐堯禪位與他的功德・都是出於自然・並不消費力・所以那韶樂就是太和元氣・好到極處・不但盡美・又且盡善・武王雖是聖人・不及舜之生知・又兼興兵伐紂・雖得天下・一生功德・都是費力做成・所以那大武樂・也就帶些發揚蹈厲的氣象・不及韶樂平和・因此還未能盡善・可見韶是古今第一樂・後人再不能比他了・

子曰。居上不寬。爲禮不敬。臨喪不哀。吾何以觀之哉。

解　孔子說・大凡觀人・須要從上看・觀人做事如何・又要先從根本上看・凡事都有個根本・即如居上位・無論做政事如何・都是爲保民起見・總要有寬仁的心・這個根本・若心裏先不寬仁・那政事便無足觀了・又如與人行禮・無論儀節如何・都是爲存恭起見・總要有恭敬的心・做個根本・若心裏先不恭敬・那禮節便不足觀了・或遇人家喪事・無論喪事如何・都是爲盡哀起見・總要有悲哀的心・做個根本・若心裏先不悲哀・那喪事便不足觀了・可見做事沒有根本・一切盡是虛假・便是旁人・我也就不要觀他的好處・又從何處去觀呢・

里仁第四

子曰。里仁爲美。擇不處仁。焉得知。處去聲・焉於虔反・知去聲・O里是村里・仁是仁厚・擇是選・處是住・知是有見識・

解　孔子說・風俗到處不同・不但一國有一國的風俗・就是一里有一里的風俗・若里中風俗仁厚・・這便是好地方・在此住家・家中子弟・自幼

頭見的都是好人・耳聞的都是好事・自然會學好了・・如今要選擇住處・卻不愛住這風俗仁厚地方・還算得有見識的人嗎・・那住家不過是尋常的事・尚且離不得這個仁字・何況要講究做人立品・如何離得了這個仁字・

子曰。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。不可以長處樂。仁者安仁。知者利仁。樂音洛・知去聲・〇約是困・樂是快活・利是貪欲・

解 孔子說人心上的天理・叫做仁・這是離開不得的・離開了仁・便是不仁・心裏沒有主腦・如何能處世・使他處窮困的境界・處久了・他耐不過・必至卑污苟賤的事・也都做了・就使他處快樂的境界・・處長了・他忍不住・必至驕奢淫佚的事・也全幹了・可見人的處世・・離開這個仁字不得・請看世上一種有德行的人・叫做仁者・他滿腔純是天理・心裏安定的很・沒有半點出入・有了這個仁・任憑處什麼境界・他都是舒服的・又一種有見識的人・叫做知者・他只知天理最好・心裏貪戀這仁・就如象人貪利・必要求得的・一不得了這個仁・任憑他處什麼境界・他都是喜歡的・像這兩種人・窮困的境界・不的・快樂更是他不會・還有什麼不可處的境界呢・

子曰。惟仁者能好人。能惡人。好惡皆去聲・

解 孔子說・好善惡惡・是人的常情・有什麼不能呢・只因人心有私欲・顧了他的私欲便喜歡・不顧了他的私欲便怨恨・・所以把好惡弄得七顛八倒・惟有這仁者・他的心都是天理・見人為善・就像自己做好事一般・心裏十分快樂・・自然會去好他・見人不善・就像自己做錯事一般・心裏十分難受・・自然會去惡他・這個好惡・都是公是公非・並沒有半點私喜私怒・這纔可以算得能好人・能惡人了・若是自己有一毫私心未除・那個好惡・・如何能保得不錯呢・・

子曰。苟志於仁矣。無惡也。惡如字・

解孔子說人心生來本善・如何會有惡・只因衆人・把後來的私欲蒙蔽了他原有的天理・不知不覺・便做出惡事・成了個不仁的人・其實他那原有的天理・雖爲私欲蒙蔽・根子依舊還在・只消人不肯立志・便不能復得轉來・若是真立下志願・定要做個仁人・那天理便立時發見・人欲蒙蔽他不得・從此下手用功・雖不能就做到仁者地步・那爲惡的心事・已是斷斷沒有的了・可見人是本來無惡・何苦定要做個惡人呢・

子曰。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。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。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。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。君子去仁惡乎成名。所惡之惡・去聲・惡乎之惡・平聲〇欲是貪欲・處是留戀・惡是厭惡・去是離開・去仁是辭開了仁・成名是成君子的名・

解孔子說人人都貪欲富貴・君子不貪・若道理不應當富貴・就得了他必不留戀・定要推辭・人人都厭惡貧賤・君子不厭・若道理不應該貧賤・就得了・他也不躲避・仍然安受・這不是君子矯情・他因爲心裏這個仁・是做人的根子・必要先打破富貴貧賤這兩關・方才保得住這根子・不爲外面事物搖動・若他像衆人一樣貪求富貴・厭惡貧賤・那就是私欲的心蒙蔽了天理・不知不覺・就離開這個仁了・越離越遠・做出不仁的事來・那就名爲小人・如何還成個君子呢・

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。造次必於是。顛沛必於是。造七到反・沛音貝・〇終食是一頓飯時候・違是偶然離開・造次是慌亂・顛沛是狼狽・

解君子一心專注在仁上・不但富貴貧賤兩關・搖動他不得・他平時在家用功・無時無刻・不是在養心上的天理・從沒有一頓飯時・偶然離開

了這個仁・那工夫用到極密・就是倉見意外急事・手忙腳亂的時候・他也一定守住這個仁不放・推到極處・就是遇著非常大難・狼狽不堪・的光景・他也一定守住這個仁不放・像這樣存心・一點也不走作・纔可以算得真君子了・

子曰。我未好見仁者惡不仁者。好仁者無以尚之。惡不仁者。其爲仁矣。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。○好惡皆去聲・尚是加・

解 孔子說・人心最可好的是仁・最可惡的是不仁・仁是人心的根子・除了仁就是不仁・如今人也皆說好仁惡不仁・其實真好真惡的人・我並沒有看見一個・那真好仁的人・拈天下許多可好的物事・都來比較過・他只覺得這個仁最好・再沒有比仁加好的了・那惡不仁的人・他做事專向著仁一路・看那不仁的事・就如汚泥一般・斷不肯有一點叫他加自己身上・像這樣真好真惡的工夫・已到了十分・豈容易遇得著的呢・

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。我未見力不足者。蓋有之矣。我未之見也。

解 真好仁惡不仁的人・原不容易做・但這個仁是人心本來有的・只要人肯用力去做・他沒有什麼做不到・論人的力量・原有強弱不同・惟有爲仁一事・卻不論強弱・若有個人・果能一日發憤起來・要去爲仁・志向既定・力量自固・我從未見有力不足的・就說有個極弱的人・他做不到・也只要用過一番力・纔曉得他不足・如今的人・並不曾用過力・又何從見他力不足處・世上總是有志氣的人少・不但好仁惡不仁的沒看見・連那用力做不到的・他也不看見了・豈不可數・

子曰。人之過也。各於其黨。觀過斯知仁矣。

解 孔子說・如今有志爲仁的甚少・偶然有一兩個肯做的・又被人尋過失・大家議論・把他的好處都埋沒了・其實人人都有過失・只看各

人的過失•在那一類•倘或過於刻薄•這與小人一類•自然是不仁了•若是過於寬厚•這與君子一類•那過失也是從仁心上發出來•觀他的過•便可知他的仁•如何能埋沒他的好處呢•可見人若肯用力去為仁•就偶然有些小過失•也不失為好人•切莫把為仁的志氣放鬆了•

子曰。朝聞道。夕死可矣。

解　孔子說•人心上天理是性•照這天理上行去•便是道•天生一個人•把這個道理•全付與他•人能一輩子全盡這個道理•這纔不辜負天地生我的大恩••這叫做全受全歸•尋常人因為私欲蒙蔽了本心•竟不知什麼叫做道•就有聖賢懇切教訓•無奈他偏是不聞•須要思量•不知道算不得人•當下立定志願•把私欲一切剷除•將聖賢教訓的話•著實體會•翻然明白轉來•到了融會貫通•全行透徹時節•方纔算得聞道••有了這一日•就是不幸今晚便死•也不枉然了••不然•就活到百歲•只是虛度一生••豈不可惜•

子曰。士志於道。而恥惡衣惡食者。未足與議也。士是讀書人•惡是不好•議是講論•

解　孔子說•天下的四民•惟士最貴•因他是讀書人•平日志向•自然必要求道•與求利的俗人不同•但既要求道•心裏先須打掃乾淨•如今讀書人•身上穿的不好•就怕人笑•口裏吃的不好•又怕人笑•將這本心全用在衣食上•這樣子全是俗見•這種見識卑下的人•還值得與他講論這個道理麼•可見他平日讀書•不過是借這名目•其實與市井俗人一樣了•

子曰。君子之於天下也。無適也。無莫也。義之與比。適丁歷反　比必二反

解　孔子說•天下事最怕先有成見•有了成見•胸中便覺疑滯•做事必然有偏•作為君子的人•他處天下許多事•並不預先存個定要如此的心•也不預先存個不肯如此的心••胸中空空洞洞•毫無一點成見•只看那事理如何•就依著義上行去••義當做必做•不違悖義•[illegible]子也但

他不得・義不當發必不發・不貪利祿・雖萬金也動他不得・既不妄着・又不肯錯發・若不是工夫用得深・事理看得透・如何能有這等本領呢・

子曰。君子懷德。小人懷土。君子懷刑。小人懷惠。懷是想念・德是德性・土是鄉土・

解孔子說・天下人只有君子小人兩路・這兩路人志向不同・他心裏想念也就不同・君子一心想念著這德性・是我心本有的・要保住這德性・心上纔能意・小人一心想念著這鄉土・是我身體住的・總要戀住這鄉土・身上纔能安樂・君子一生・總是守法・左思右想・生恐怕有一點不到・就觸了國家的刑法・小人一生總是謀利・時時思慕想・巴結巴結・生恐怕奉承不到・就失了君上的恩惠・人要分別君子小人兩路・先要平日念頭上辨得清・便不錯了・

子曰。放於利而行多怨。放上聲・放是依○

解孔子說・大凡小人・專是謀利・一切作事・都向著利上行去・千方萬計・要得利來・自己覺得大便宜了・便不想利是天下公共的・豈容一人獨得・我得了便宜・誰肯甘心讓過・自然定要怨恨・利越聚越多・怨也越招越多・弄到人人都成仇敵・個個想要報復・將來的禍根・也就不小了・豈不求利反到害麼・

子曰。能以禮讓爲國乎。何有。不能以禮讓爲國。如禮何。爲國是治國・何有是不難・

解孔子說・人生本來有個辭讓的心・聖人把這個心制出禮來・原是使天下大家相讓・莫要相爭・先得禮成禮的意思・在上位的人・若能用禮讓治國・教百姓都知道讓人是好・自然沒有爭奪的事・那治國也就不難了・若不曉得讓是做禮的本意・自家先壞了辭讓的心・如何能用禮讓治國・就管教百姓學禮・無奈禮是空說不來的・也是枉然了・

子曰。不患無位。患所以立。不患莫己知。求爲可知也。

解　孔子說、讀書人、要講經濟、官爵地位是不可少的、但有位無位、這由在天、人作不得主、總要他有用處、先要我得了位、可有真實本領、能站得住、應如不能站得住、正當此閒時、趕緊學習本領、免致臨時誤事、任、反不知無位、可以藏拙了、若讀書人要學問、知己也不可少的、知與不知、這由在人、我作不得主、總要多用功學問、須要長進、我有真本領、但又如人知道、什麼用處呢、平日切實用功、自家學問、長進、想可以不負知己、若是沒人知道、終久也不能埋沒的名、可見讀書人要自修要務、外、若能行善、全向外走、盡用在貪位慕名上、那些經濟學問、便全不然實不任了、

子曰。參乎。吾道一以貫之。曾子曰。唯。子出。門人問曰。何謂也。曾子曰。夫子之道。忠恕而已矣。參、曾子名。貫、通也。唯、上聲、是應答的話。

解　曾子平日用功、最切實、事事都要求出道理所在、不肯一毫放過、工夫明得好了、見得道理無窮無盡、必有個總匯處、是信不及、有一日孔子指點他說道、參從我學道、也久了、事事都理會、一講究也多了、但我這個道、用處有千萬樣、若論到根本、其實都是一樣、知道是一樣、我說可以貫通千萬樣、不是零碎湊成的、曾子聽孔子這番話、正在心坎上、疑團盡破、這答應道唯、孔子見他心裏已經明白、不再再說、就出門去了、那些門人、在旁邊聽了、不懂、因同曾子道、夫子方纔說的一貫、是怎麼講呢、曾子說道、我們從前把夫子的道看得太高了、所以不懂得、其實只是一個己字、自己的心、就有天理、依著天理、盡自己的心、去做、這叫做忠、又推自己的心、推到別人的心、把人己看成一樣、這叫做恕、有這忠恕二字、天下事再沒有行不去的、把忠恕做到透熟、那就是一貫、在裏面了、我們要學夫子的道、只守定忠

恕二字・便是不容易・若丟開忠恕・另外去求一貫・那就是差得遠了・

子曰。君子喻於義。小人喻於利。喻是懂得・

解 孔子說・天下只有義利兩路・君子走義一路・小人走利一路・君子一心只在義上講求・那義上細微曲折・他懂得透了・小人一心只在利上講求・那利上細微曲折・也懂得透了・義上懂得透・所見都是義・違利也有義・不但安貧守困・是爲義・就是居官受祿・也是爲義・利上懂得透・所見都是利・這義也有利・不但喜廉辭不・是爲利・甚是說忠說孝・也是爲利・若到極處・君子好義・不管人說好說歹・小人說利・也不管人說好說歹・君子求義・只要有義・不顧生死・小人求利・只要有利・也不顧生死・同是一個心・分作兩般用・就差到天邊地隔・可見小人雖不是不能爲君子・只是他用心錯了・

子曰。見賢思齊焉。見不賢而內自省也。齊是相等・自省是自查點・

解 孔子說・讀書人・切實用功・須要處處留心・譬如遇着賢人・看見他許多善言善行・須要思想我平日所言所行・要如何用功才能與他相等呢・或是遇着不賢的人・看見他許多不善的事・就要心裏自己查點・我平日所言所行・可有不善的事・像他這一類的沒有・如此處處留心・自然有善必爲・有惡必改・・那工夫便日進一日了・

子曰。事父母幾諫。見志不從。又敬不違。勞而不怨。幾是微・諫是勸阻・志是意思・勞是辛苦・

解 孔子說・人子事父母・總要事父母心意・討父母喜歡・這是常行的道理・不幸父母遇着有了過失・人子不能不勸阻・只得用諫・但諫父母與諫不同・不可直說・須用言語委婉・微微的勸他・顏色要和悅・氣息若要沈靜・聲音要柔順・然要不厭・父母怒的氣・但提他可至父母聽從・・

若見父母有不說的意思·似乎不肯聽從·又要加倍恭敬·小心伺候·不敢違拗·等父母心悅·再用前法去勸他·三番五次·父母生氣不依·或打或罵··自己吃了苦·也不敢抱怨··更須盡心孝順·等父母氣平了··仍然勸他··那父母看見兒子如此誠孝··自然會感動·後有歡不喜的了·但這是人子不幸的事·必得着父母有了大過·不得已纔用此法·若是些小過失·還須求順爲是·切莫輕易冒失·惹得父母厭惡·倒反爲虧了孝道理·

子曰。父母在。不遠遊。遊必有方。

解孔子說·父母在世·這是爲人子最難得的日子·須要時時在父母身邊伺候·不要頃刻離開·纔能盡孝道·若往遠方出遊·自己就不能孝事父母·又若得父母准許出去·這是萬萬不可的·就是不得已·要出遊·也必是在近處·有一定的地方·使父母曉得兒子所在·可以放心·或有時想見兒子·可以發一封書信去··幾天便可轉回·免得父母盼望·這也還可以安慰父母的心··但總不如不出遊的好了·

子曰。父母之年。不可不知也。一則以喜。一則以懼。年是歲數·知是記念·

解孔子說·人生第一大福·是有父母在堂·這個日子·最不可多得的··須要思想·父母·撫養兒子·自幼至長·費多少心力··到得兒子壯年··父母年紀也漸漸老了·所以做兒子的··須要記父母的歲數·時常記念著·先想起一個念頭·想到一年還一年··父母還康健·這是天賞父母長壽·心裏十分喜歡·復轉一個念頭·想到父母年壽一年高一年·我奉事父母的日子便一年少一年·心裏又十分懼怕·這一喜一懼的念頭·時常在心裏縈繞·直覺光陰似箭·一過·後悔便不及·自然朝朝暮暮想盡孝道·一時一刻··也不肯虛度了·

子曰。古者言之不出。恥躬之不逮也。躬是身·逮是及·

解•孔子說•今人都向口才•無為何事•能都要說得長•自己誇得意•其實那等意處•正是古人慚愧處•古時的人•風俗淳厚•言語樸實•古人說這一句•就做這一句•往往今人說得出的•古人都說不出•不是古人的口才不如今人•因為深知說話易•作事難•若是輕易說了•自己身上做得不及•被人當作笑話•豈不可恥•心裏懷着羞恥•口裏自然說不出•如今人好高談闊論•只因他恥心少•所以那說話便多了•

子曰。以約失之者鮮矣。鮮上聲•約是檢約•○

解•孔子說•凡人學問未深•作事不能全無過失•但過失事是無心•也難由於大意•惟有天資篤實的人•平日作事•十分收斂•一言一動•都是小心謹慎•如何還會有過失•就是他見識不到•偶然做錯一兩件事•究竟比那放蕩的人•過失便少得多了•人要寡過•先從收斂做起•切不可逞才負氣•自作聰明•走入放蕩那一路去•

子曰。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。行去聲○訥是口鈍•敏是勤慎•

解•孔子說•凡人說話易•做事難•能說不能行•這是讀書人大病•君子深知這個毛病•心裏思想•我平日說話容易•太過•須是守住口•要遲鈍些•幾好•我平日做事•往往不及•須先得苦•要勤快些纔好•況且說話高興•心也放了•氣也散了•那做事的力量•也就慢些了•所以君子不肯多言•留這些精神氣力•在行事上用功•專心致志•一刻也不停息•自然做到聖賢地步•如今人都笑君子口鈍•不會說話•那裏曉得君子用心的所在呢•

子曰。德不孤。必有鄰。

解•孔子說•人要修德•原是為己•不是要人•但這修德•是人人同愛的•我既愛好•人難道不愛好•鄰猶說也•德不孤立•必有類應•故有

德者必有其類從之。如居之有鄰也。

子游曰。事君數。斯辱矣。朋友數。斯疏矣。

解 事君諫不行。則當去。導友善不納。則當止。至於煩瀆。則言者輕。聽者厭矣。是以求榮而反辱。求親而反疏也。

論語話解卷三

公冶長第五

子謂公冶長。可妻也。雖在縲絏之中。非其罪也。以其子妻之。妻去聲·下同·縲力追反·絏息列反·〇公冶長·是孔子學生·妻是把女兒配給他·縲是黑索·絏是綁子·是女兒·

解孔子·因女兒長大·須要尋婿·有個學生公冶長·向未定親·孔子看中了他·說公冶長作人好·有品有學·可以把女兒配他·他從前曾為人誣告·被官府用縲索綁去·試問清白·方纔釋放·這並非他的罪過·也算不得羞辱·遂把自己女兒·嫁與他為妻·可見為人·只論品行·不論境遇·果有品行·任憑人百般陷害·究竟不能埋沒得他的好處呢·

子謂南容。邦有道不廢。邦無道免於刑戮。以其兄之子妻之。南容·是孔子學生·名縚·邦是國·兄是孔子的哥哥孟皮·

解孔子又有個學生南容·孔子也看中他·說南容為人·不但才德俱好·而且言語謹慎·遇着國家有道時候·必要取他的才德·不肯廢棄·就遇着國家無道時節·他只自己謹守·既不議論別人·免得招人忌恨·受刑被辱·這種人·也算得君子了·因把哥哥的女兒·就嫁與他為妻·南容是個世家·公冶長是個寒士·他兩人境遇不同·但孔子擇婿·只論才學品行·那家業貧富·都不必論了·

子謂子賤。君子哉若人。魯無君子者。斯焉取斯。賤·在線反·〇子賤是孔子學生·姓宓·名不齊·若人·

是這樣人．斯是此．焉是何．

解　子賤是魯國人．聰明好學．孔子甚喜歡他．因說子賤．真可以算得君子這樣人了．此人平日極虛心．最愛親近君子．取別人的好處．做自己的榜樣．不知的必要問．不能的必要學．日積月累．也做成一個君子．若是魯國沒有許多君子．此人又何處去取這些好榜樣．做成如此的德行呢．固然是他能虛心好學．也虧得生在這好地方了．

子貢問曰。賜也何如。子曰女器也。曰何器也。曰瑚璉也。女音汝．瑚音胡．璉力展反．

解　子貢見孔子稱贊子賤．猶自己覺得不成君子．因問道．子賤固是好了．像賜這樣人．究竟何如．孔子道．你雖未必就成君子．論你的才德．也成了一個器．不是無用的了．子貢又問道．器有各樣不同．到底是什麼器呢．孔子道．你的才德．可比夏朝的瑚．商朝的璉．是太廟祭祀．盛黍稷的器具．黍稷本是貴物．又用美玉裝飾．既貴重又華麗．這是先朝法物．不是尋常容易得見的．既有此美器．再加學問去充拓他．何愁不做成君子呢．

或曰雍也仁而不佞。子曰焉用佞。禦人以口給。屢憎於人。不知其仁。焉用佞。焉於虔反．O雍是孔子學生．姓冉．字仲弓．佞是口才．禦是當．給是辯．憎是惡．

解　或人問孔子道．冉雍為人寬厚．可以算得個仁者．只可惜不會說話．沒有口才．成了個無用的好人．如今口才是要緊的．何不令他學看呢．孔子道．人要有用．須學真才．若單講口才．有何用處．如今有口才的人．當人說話．只在口上．裝幾句好聽的話頭．去哄騙人．並沒一點真心實意．屢次被人看破．但人家厭惡他．豈不枉做了小人．你說雍是個仁者．我不知他的仁．若說他沒有口才．那正是

說實好處·不是他的毛病·究竟世上事·總要實做·不要空說·何處用得著口才呢·

子使漆雕開仕。對曰。吾斯之未能信。子說。說音悅·○漆雕開·孔子學生·仕是做官·

解 孔子見漆雕開學問有成·可以做官·對他說·要他出仕·漆雕開回答道·做官是治人·為學是修己·人己本是一理·總要自己的學問·先信得過·治人纔有把握·我從夫子學了許多年·在這個道理上·雖然略見得幾分·究竟未能十分透徹·自己還信不過·如何就能治人呢·還要求我夫子再教誨幾年·等到自己信得過時·出仕不遲·孔子因漆雕開·頗有才具·叫他做官·聽了他這話·纔曉得他志向高遠·直要做到聖賢·不是有些才具就做了·心裏甚喜歡·也不去勉強他·古人見識高·所以志向也高·今人見識低·如何能有漆雕開這般志向呢·

子曰。道不行。乘桴浮於海。從我者其由與。子路聞之喜。子曰。由也。好勇過我。無所取材。桴音孚·從好並去聲·與平聲·○桴是木筏·從是隨從·材同裁·是揣度·

解 孔子平日·志在行道·雖周遊列國·沒有能用孔子的·心裏感歎·因說道·如今道既不行·我想要避世·也不能了·不如乘坐木筏·飄浮海上·莫管世事罷·但是善肯隨我同去·想來只有仲由這個人了·這浮海的話·是孔子感傷自己·在世無益意思·並不是真要如此·子路聽了這話·見孔子看中了他·心裏喜歡得很·巴不得就同孔子去浮海·孔子因又說道·仲由性情暴決·說浮海就要去浮海·這等好勇·還勝我過了·只未免太勇些·沒有取那義理來揣度一番·若在義理上揣度·世上雖然沒有用我的人·我這救世的念·到底捨放不下·如何能忍得就去浮海呢·

孟武伯問子路仁乎。子曰。不知也。又問。子曰。由也。千乘之國。可使治其賦

也。不知其仁也。求也何如。子曰。求也。千室之邑。百乘之家。可使爲之宰也。不知其仁也。赤也何如。子曰。赤也。束帶立於朝。可使與賓客言也。不知其仁也。朝音潮・○宰是戶口・百乘是卿大夫家・養兵馬百乘・宰是管事的人・赤是孔子學生・姓公西・字子華・束帶是繫大帶・使是教也・

解　孟武伯問道・子路爲人・可以算得仁麼・孔子答道・這不曉得・武伯又問・子路究竟有什麼長處・孔子道・由爲人好勇・最會用兵・若有千乘的大國・可以使他整治甲兵・必能精練出色・替國家防禦外患・這是我曉得的・若問他的仁・我就不曉得了・武伯問冉求爲人何如・孔子道・冉求能辦事・最不怕繁難・若有千室的戶口・這是大邑・可以使他做個邑宰・管一邑的事・或有百乘的馬匹・這是大家・可以使他做個家宰・管一家的事・他必能料理周到・事事有條有理・我也不曉他的仁・武伯又問公西赤何如・孔子道・公西赤最喜學禮・朝上的儀節・他究得很熟・若朝聘的事・他穿著禮服・繫著大帶・站立朝上・可以使他與賓客說話・必能應答妥協・周旋合禮・也不曉得他的仁・子路冉求公西赤・都是孔子得意的學生・孔子只稱贊他們的才・不肯說許他是仁・可見仁是要天理純全・不是輕易說得的・

子謂子貢曰。女與回也孰愈。對曰。賜也何敢望回。回也聞一以知十。賜也聞一以知二。子曰。弗如也。吾與女弗如也。女音汝・下同・○愈是勝・與是取・

解　孔子學生子貢・算聰明的・還不及顏回聰明・孔子見子貢平日好勝・因問他道・你同顏回二人・那個勝些・子貢答道・賜那裏敢望回一樣・他是個大聰明人・夫子教訓他・一說便全懂了・自始至終・沒有一毫不能透徹・聽得一分・就曉得到十分・賜聽夫子教訓・也曾用心思索

•無奈見識有限•聽得一分•只猜得到二分•如何能比得回呢•孔子道•據我所說•真個不如他了•大凡好處的人•往往不肯自認不如•因此學問不得長進•他既知道自家不如顏回•又肯據實招認•這就是他的好處•我甚取他•肯說不如的話•從此虛心服善•向慕學問•不長進呾•

宰予晝寢。子曰朽木不可雕也。糞土之牆。不可杇也。於予與何誅。朽許久反•杇音汙•與平聲•下同•O晝是白日•寢是睡•朽音爛木•糞土是糞草和土•杇是壘灰•誅是責•

解 宰予用功怠惰•白日睡臥•孔子看見•心中不樂•因說道•人要有志氣•纔可以造就他•宰予這般懶惰•是個沒志氣的人•可比那朽爛的木頭•如何用刀雕刻得•糞草和土壘成的牆•如何用灰塗抹得•宰予既然不可造就•我又何必去責備他呢•

子曰。始吾於人也。聽其言而信其行。今吾於人也。聽其言而觀其行。於予與改是。行•去聲•

解 孔子又說•從前我把實心待人•聽人說的話好•就信他行事也好•如今我待人又一樣•聽人說的話好•還再看他行事也好•纔肯相信•爲什麼緣故呢•那宰予平日•說話極好•我很喜歡他•只曉得今日這般懶惰•沒志氣•我此把從前待人的心事•也改變了•不是我不肯相信他•無奈他的話•是靠不住的•

子曰。吾未見剛者。或對曰申棖。子曰棖也慾。焉得剛。申棖是孔子學生•慾是嗜好•

解 孔子說•人須要剛強•方纔挺得起•行得動•我見過許多人•却沒有見個剛強的人•或人答應道•有個學生•叫申棖•他性情硬直•似乎

像個剛發的光景・孔子道・我所說的剛・是從天理上自然生出的・力量・不是負氣爭勝・須將自己提起私欲・斬除淨盡・沒有一毫留戀・做事・要從天理行去・無論利害禍福如何・都阻撓他不得・這樣才算得真剛・那中掛私欲未曾除盡・心裏嗜好甚多・理情雖然硬直・不過是血氣用事・若有接溺嗜好的物事・也便被那物事牽住了・還說不閑・沈溺下了・超拔不出・連那點血氣・都要消磨完了・如何還算得真剛呢・

子貢曰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。吾亦欲無加諸人。子曰。賜也。非爾所及也。

及是到・

解　子貢說・我與人本是同類・那些性情好惡・原是都相同的・我不願意的事・也就是人不願意的事・世人只爲分了彼此・顧己不顧人・所以就發出不好的事來・我不願意人把不好的加到我身上・我就也願意沒有不好的事加到人身上・纔要大家情願・彼此都好・這是我的心事・孔子聽了・因說道・賜說這話・極是正理・但須把自家的私心・先去得淨盡・純是一個天理的心・纔能人己相通・彼此一體・這是仁者的地步・汝如何就做得到呢・莫要說得太容易了・

子貢曰。夫子之文章。可得而聞也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。不可得而聞也。

解　子貢說・我們從夫子學了多年・沒一人不受夫子教訓・但夫子的教人有邊際・即如夫子平日的容貌舉止・言語議論・這都是夫子的文章・發見在外面・人人曉得・大家可以共聞的・至於人心中有個天理・本是天與我的・在人叫做性・在天叫做天道・其實同是一個理・這是學問的根源・極緊要的所在・卻沒有形象可見・夫子怕學生見識淺近・懂不到這裏・所以平日說性與天道時極少・除那一兩個天分高・用

功久的人・夫子曾與他說過・其餘許多學生・都不能夠得聞了・我袋前最夫子不肯教・如今據處得・不是不肯教・這原是不容易懂得的・

子路有聞。未之能行。唯恐有聞。

解・子路做事最勇・總有聞一夫子教訓的話・立時就要去行・不肯片刻遲擱・或遇着那時遇繁難・一時不能行得盡・他心裏便着急得很・惟恐這個又有聞夫子教訓的話・兩事併在一時・力量兼顧不來・辜負了夫子教訓・像這樣發憤向前・尙恐怕來不及・如何還敢歇息呢・就有人看他辛苦・勸他稍微從容些・他也必是不肯的了・

子貢問曰。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。子曰。敏而好學。不恥下問。是以謂之文也。好去聲・・○孔文子・・是衞國大夫・名圉・・文是諡法・・敏是聰明・・下問是問在下的人・・

解・子貢問道・凡人死後的諡法・是稱贊他生前的言行・孔文子人品不純良・他的諡法如何叫做文呢・孔子道・孔文子品行不純・他也有他的長處・・・大凡天資聰敏的人・往往自恃・不肯用功・勸他好學・他覺得厭煩・・分位尊高的人・往往自滿・不肯請教・勸他下問・他覺得可恥・這是常人的病・孔文子天資甚敏・他卻能專心好學・不覺得厭煩・分位也高・他卻肯虛心下問・不覺得可恥・他有這兩樣長處・所以諡法叫做文・是稱贊他生前留心學問的意思・・這也就算難得了・

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。其行己也恭。其事上也敬。其養民也惠。其使民也義。・子產是鄭國大夫公孫僑・行己是做人・事上是事君・使民是使令百姓・

解・鄭國有個賢大夫子產・・孔子常稱贊他・說子產有合君子道理的四件・第一是做人極其謙恭・・他少年為相・平日居心行事・從沒有一點驕傲・

第二件是事君極其敬謹・他歷相四朝・始終盡爲臣的職分・從不敢一毫怠玩・第三件是撫養百姓・最有恩惠・他平日最愛民・凡有益百姓的事・他必要做・總要叫百姓安樂・第四件是使令百姓・極能守義・凡民間衣服房屋・戶口田地等事・他都立有章程法制・不許一人違犯・・這個四件・都合君子的道理・鄭國雖是小・得子産爲相・就安靜了數十年・也算得當時賢相了・

子曰。晏平仲善與人交。久而敬之。晏平仲・是齊國大夫・名嬰・

解 孔子說・凡人與朋友相交・起初都知道敬重・到後來日久・交情熟了・彼此不拘形迹・往往相狎侮・以至生出許多嫌・惟有齊大夫晏平仲・他交朋友・最善盡情盡禮・就到日久熟極・仍然照前一般敬重・沒有懈怠・所以能保全交情・自始至終・從無嫌隙・這可以做得天下後世人交朋友的好榜樣子・

子曰。臧文仲居蔡。山節藻梲。何如其知也。梲章悅反・知去聲○臧文仲・是魯大夫臧孫辰・居是藏・蔡是大龜・節是柱頭斗栱・藻是水草・梲是梁上短柱・

解 孔子說・魯國從前有個大夫臧文仲・當時人都稱他見識高明・是個知者・我想知者第一是見得道理透・世間禍福・都要靠他不得・自然不肯諂媚鬼神・文仲家中有個大龜・占卜最靈・文仲說他有神・特造一座房屋・藏這大龜・那房屋極其華麗・柱頭斗栱・都彫作山峯・梁上短柱・又畫著水草・盡工極巧・無非要奉承靈龜・求他事事指示・好趨吉避凶意思・像這樣諂媚鬼神・可見他平日道理・並未曾看透・如何算得知者・

子張問曰。令尹子文。三仕爲令尹。無喜色。三已之。無慍色。舊令尹之政。必

以告新令尹何如。子曰忠矣。曰仁矣乎。曰未知。焉得仁。知、如字・焉、於虔反・○令尹是楚國最大的官名・子文姓鬭・名穀於菟・已是罷官・未知是未見得・

解 子張問道・楚國有個令尹子文・他三次出仕・都做令尹・・那令尹是楚國最大的官 他並沒有喜歡的顏色・他曾三次罷官不做・・也沒有怨恨的顏色・當罷官時・新令尹來接事・他把舊日做令尹的政事・詳詳細細・必要告知新令尹・叫他先懂得一切情形・將來不至誤事・這樣人何如・孔子道・子文爲官・他自己爵位得失・都不介意・一心只以國事爲重・及至去官・還生怕後人做錯・定要細說與他・這真可以算得盡忠了・子張道・子文的忠・不是尋常人做得到的・不也就算得仁麼・孔子道・子文固然是忠・但他平日居心做事 未見得盡是天理・全無一點私心・・有就算得仁呢・

崔子弑齊君。陳文子。有馬十乘。棄而違之。至於他邦。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。違之之一邦。則又曰。猶吾大夫崔子也。違之何如。子曰清矣。曰仁矣乎。曰未知。焉得仁。乘去聲・○崔子・是齊大夫崔杼・齊君是齊莊公名光・陳文子是齊大夫・名須無・十乘是四十匹・違是去・他邦是別國・

解 子張又說・從前齊國大夫崔杼・弑了齊莊公・那時有個大夫陳文子・不肯與崔杼同朝・家中有馬四十匹・都丟棄了・走去・到了別國・看見許多臣子不好・就說同我國大夫崔子一樣・又去到了一國・那許多臣子・也不好・又說同我國崔子・還是一樣・又走去不留・這樣人何如・孔子道・陳文子不肯與歹人共事・只求自己身子乾淨・寧可到處不合・都是情願的・這可以算得清楚了・子張道・陳文子的清・不是

尋常人做得到的・不也算得仁麼・孔子道・陳文子的事情・只是就身上說的・他心裏私欲未必都除得乾淨・就他去國這樣事・也未見得其是天理・全不爲利害起見・如何說算得仁呢・

季文子三思而後行。子聞之曰。再斯可矣。三去聲・○季文子是魯大夫・名行父・

解魯國從前有個大夫季文子・他遇事必三番四覆・左思右想・想得透熟・方纔行事・孔子聽見這事・因說道・季文子做事・如此用心思想・可算得謹慎的了・但未免思慮過多些・凡人做事・須想到如何叫做是・如何叫做不是了・想了一回・把是非分得清楚了・然後再斟酌想一回・那是中到底還有不是沒有・如沒有不是・就依此行事・也就使得了・若還要三番四覆想去・就有許多私意生出來・到把正經主意・都攪亂了・

子曰。甯武子邦有道則知。邦無道則愚。其知可及也。其愚不可及也。知去聲・○甯武子・是衛大夫・名俞・知是巧・愚是獃・

解孔子說・衛國從前有個甯武子・他初出仕時・正當文公在位・國家有道・他也隨着進退・上和下睦・不曾招災惹禍・像個知巧的人・到後來成公無道・被晉文公拿去・送到京師・只有甯武子一人跟隨・受盡千磨百難・始終不離・保全成公回國・這是知巧的人・斷不肯做的・他竟肯做・又像個獃愚的人・據世俗人的議論・自然是愚・不他知了・其實他那知處・人還做得到・他那愚處・人却做不到・從來幾忠烈孝的人・說到極處・那些利害禍福・心裏全不計較・人都笑他有些獃氣・那曉得這正是他不可及處・若計較禍福利害・心便不誠・如何還做得成宗能孝完・

子在陳曰。歸與歸與。吾黨之小子。狂簡。斐然成章。不知所以裁之。與平聲・斐音

匪・簡是不O　・吾黨是家鄉・小子是後輩・狂是志大斐是文彩・成章是成片段・裁是割斷・

解　孔子聞住　・各國諸侯・・沒有一箇能用孔子的・孔子去衛・・在陳國見得道路終不行・・想要同鄉去教學生傳道・因說道・回去罷

・回去罷・我幾年在外・毫無益處・・不如回家去教學生罷・・我家鄉許多・後輩・內中頗有天分高・志氣大・可以傳道的人・這種人・往往精不

對頃辭・不肯細心發揮・他學問華也有了・文彩成個片段・但不合中正處還多・他自已不知道割斷・將來怕偏在一邊・流弊不小・必須我

回去教訓幾年・使他們都入了規矩・成個賢才・替古聖人傳道後世・他們豈不比在外奔走還好麼

子曰。伯夷叔齊不念舊惡。怨是用希。伯夷叔齊・是古時賢人・希是少・

解　・孔子說・古時有兩個賢人・叫做伯夷・叔齊・他弟兄二人・秉性清高最惡的是惡人・平日不與惡人見面・・就偶然遇着・也不與惡人

交・他這樣脾氣・似乎易招人怨・其實他並不與人有仇・只因那人作惡・・方纔惡他・若那人自知悔悟・棄邪歸正・他二人也就以好人相待

・並不知念從前舊惡・因此人知伯夷叔齊・惡惡出於公心・並非私恨・・所以抱怨的人・也就少了・可見若能秉公・處置惡人・人也不敢抱

怨而何況又肯容人改過的呢・

子曰。孰謂微生高直。或乞醯焉。乞諸其鄰而與之。微生高・魯國人・・乞是討・醯是醋

解　魯國有個微生高・人都說他是個真人・孔子見他不是真直・因說道・誰說微生高是個直人・那直性的人有便說有・無便說無・據實直言・

不會變轉・這可算得直了・微生高卻不知此・日前有人向微生高討些落用・則剛微生高家裏也沒有・他不肯直說沒有・卻去向鄰家討些醋

·來給那人·這種小事·他都要設法尋討人喜歡·豈是直性人做的事呢·

子曰。巧言令色足恭。左邱明恥之。丘亦恥之。匿怨而友其人。左邱明恥之。丘亦恥之。足將樹反·〇足是過·左邱明是古時賢人·丘是孔子名·匿是藏·

解　孔子說·世上有兩種人·最可恥·一種人言語·故意要說得好聽·顏色故意要裝得好看·待人禮節·故意要過於謙恭·總要討人喜歡·這是諂媚的人·左邱明羞做這樣人·我也羞做這樣人·又一種人·他本心裏怨恨那人·卻藏在肚裏·不發露·外面仍然與那人爲友·像個很相好的樣子·這是好險的人·左邱明羞做這樣人·我也羞做這樣人·這兩種人居心行事·全是一片虛假·並沒半點真實·無非要欺哄人·想從中取利的意思·他那心腸·就像竊賊·乘人不覺·偷取財物一般·豈不是大可羞恥的事·如今人偏要學這兩種人·只因不曉得他的可恥處·豈若有左邱明的見識·自然斷不肯學這兩種人了·

顏淵季路侍。子曰。盍各言爾志。子路曰。願車馬衣輕裘。與朋友共。敝之而無憾。顏淵曰。願無伐善。無施勞。季路是子路·侍是陪坐·盍是何不·裘是皮衣·敝是壞·憾是恨·伐是誇耀·施是張揚·勞是功勞·

解　顏淵季路陪孔子坐談·孔子說道·凡人皆有志向·設二人志向如何·何不各人說給我聽·子路道·天生許多財物·原給天下人同用·不可以自私·今人都看不破·往往爭些須財物·把向來情意都忘了·我平日有個心願·倘若家業富足·有車有馬·還有輕煖的皮衣·這許多車馬衣服·我情願與朋友公共使用·就被他用壞了·也不記恨·這是由的志向如何·顏淵道·世上好勝的人·往往有一二善事·便

要誇耀•有小可功勞•便要張揚•這也是有私•其實善是我性分本有的•勞是我職分當爲的•並不是分外的事•我平日的心願•只怕做不成聖賢學問•那一二善事•算得甚麼•斷不敢向人誇耀•只怕做不盡天下事業•那小可功勞•值得甚麼•斷不肯自己張揚•這是回的志向如此•

子路曰。願聞子之志。子曰老者安之。朋友信之。少者懷之。懷是愛•

解子路又說道•我二人志向俱已說明了•還要請教夫子志向如何•願求夫子說給我們知道•孔子道•我的志向•也不是什麼有高遠處•無非只是眼前道理•譬如眼前的人•是個老者•他是筋力衰邁的人•應當安逸•我便要安他•不叫他受苦•眼前的人•是個朋友•他是意氣投合的人•應當相信•我便要信他•不叫他生疑•眼前的人•是個少者•他是年紀幼小的人•應當撫愛•我便要愛他•不叫他含怨•就這三等人的樣子推到天下無數的人•各人都有各人情分•各人都有各人待法•我總要按他各人的情分•盡我的道理去待他•自然處處妥協•沒有一人不得所的•這就是我的志向了•

子曰。已矣乎。吾未見能見其過。而內自訟者也。已是歇•訟是告狀•

解孔子說•人不能無過•只要能改過•我平日想要見那能改過的人•如今歇了罷•不用再想見他了•凡人要改過•須先要見得自己過失所在•既見得過失所在•又要心裏自家刻責•就像與仇人告狀一般•直要窮究到底•不容他躲閃一步•有這樣心腸•自然必能改過•如今人粗心大意•就能見得自己過失的甚少•就能見得過失•卻又迴護遮掩•肯心裏自己刻責的更少•如何望他能改過呢•無怪我總未曾見有這般人了•

子曰。十室之邑。必有忠信如丘者焉。不如丘之好學也。焉如字·好去聲·

解·孔子說·人都說我天資好·其實我只是好學·肯用功·做到這個地步·並不是單靠天資·若但要天資好的人·這也並非難得·就是十家村小地方·內中必有天生忠信·像我一般的人·只因他不如我好學·所以只做得鄉裏老實人·一生沒有長進·若是他肯像我這般用功·就能做到我這般地步·可見人要好學·切莫單靠天資·把自己一生就誤了·

雍也第六

子曰。雍也可使南面。仲弓問子桑伯子。子曰可也簡。仲弓曰。居敬而行簡。以臨其民。不亦可乎。居簡而行簡。無乃太簡乎。子曰雍之言然。南面是君位·子桑伯子魯國人·簡是省事·然是是·

解·孔子說·冉雍為人·氣度最好·有人君的模樣·若使他南面臨朝·做個諸侯·他也可以去得·仲弓是孔子稱贊他·不知孔子取他甚麼·又不便問·自己好處·想起魯國·有個子桑伯子·也是個好人·可以借他來說·因問子桑伯子為人何如·孔子道·這人也可取·他做事不煩碎·是個簡省的人·仲弓見孔子取伯子的簡·怕孔子看他同伯子一樣·因說道·子桑伯子雖然是簡·但簡有兩樣不同·有一樣人·居心極是謹慎·事事都要經籌周到·到了行事時節·卻又總提大綱·不肯過於煩碎·像這樣去治百姓·百姓自然安靜·沒有擾累·豈不是可取麼·又有一樣人·他居心本愛簡省·諸事都不在意·到要行事時節·也只是要簡省·一切都忽略過去·像這樣去治民·公事必然廢弛·不也太過於簡省些麼·孔子稱仲弓的話·與自己意見相合·因贊他道·伯子的簡·雖也可取·究竟治不得民·雍說簡要從敬做出·自從源頭上看透這話·說

得極是・將來若要治民・就照這話行去・再也不得錯了・

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。孔子對曰。有顏回者好學。不遷怒。不貳過。不幸短命死矣。今也則亡。未聞好學者也。遷是移・貳是再・

解 魯哀公問孔子的學生・那個人最好學・孔子答道・有個顏回好學・他平日治心工夫・用得最深・偶然有惱怒的事・必是那人着實可惱・他只惱這一人・從不把這怒氣・移在別人身上・又或偶然有過失的事・他立刻便自知了・立刻就改・改了就要除根・定不再犯這毛病・他用功到這樣地步・真可以算得好學了・可惜他不幸短命・到三十二歲便死了・如今再尋這樣人・就沒有了・自顏回死後・未曾聽見有好學的人了・

子華使於齊。冉子爲其母請粟。子曰與之釜。請益。曰與之庾。冉子與之粟五秉。子曰赤之適齊也。乘肥馬。衣輕裘。吾聞之也。君子周急不繼富。使爲衣並去聲・○子華是公西赤・使是出差・粟是穀・釜是六斗四升・庾是十六斗・秉是十六斛・周是補助・急是窮苦・繼是接續・

解 子華爲孔子出差到齊國・冉有因子華家有老母・須要養贍・請孔子送些米穀與他・孔子說・與一釜他・冉有請孔子再添些・孔子說・與他一庾・冉有看見孔子不肯多與・自己與他五秉・每秉十六斛・共計八十斛・孔子知道了・因說道・赤往齊國去時・我見他騎着肥馬・穿着輕裘・想來家景・必然寬裕・有甚麼沒有米穀養贍母親呢・我聽見古人說・君子用財也有界限・只可幫助那窮苦的人・解他的急・我不必接濟那寬裕的人・濟他的富・如今公西赤既是富人・本不應去接濟他・並非我吝惜米穀・就只送他一庾一釜・也都是多餘的了・

原思爲之宰。與之粟九百。辭。子曰。毋。以與爾鄰里鄉黨乎。・原思是孔子學生・名憲・字是管事家臣・九百是米穀的數目・不知論斗論斛・

解　孔子爲魯國大夫時・用原思做管事的家臣・孔子與他米穀・九百・原思是個廉介的人・見孔子與他米太多・辭不肯受・孔子說道・這是你應得的俸祿・辭不得的・不要辭罷・你若是用不了許多・何不將這有餘的米穀・分送與你鄰里鄉黨的人・叫他都沾些光・豈不好麼・何必要辭呢・這俸祿有一定的法制・多不得也少不得・你若要辭・倒反成不是了・

子謂仲弓曰。犂牛之子。騂且角。雖欲勿用。山川其舍諸。・犂利之反・騂息營反・舍上聲・○犂是雜色・騂是赤色・角是牛角端正・

解　孔子講起仲弓爲人好・因說道・用人只論賢才・不論家世・如果有出衆的賢才・就是家世寒微・也不能廢棄不用・譬如祭祀用牛・要揀純色・本朝尚赤・須用純赤・那雜色犂牛・本用不得・若犂牛生的牛子・毛色純赤・角又端正・豈能說他是犂牛所生・也用不得・就有人想要不用・那山川鬼神・也不肯捨起這牛・如何能不用呢・仲弓父親本是微賤的人・生出仲弓・竟發成個大賢・所以孔子稱贊他如此・

子曰。回也。其心三月不違仁。其餘。則日月至焉而已矣。

解　孔子說・人心上天理・叫做仁・往往容易被私欲蒙蔽・須將私欲去得乾淨・純是一片天理・方算得仁・學問到這個地步・確是難事・只有顏回用功最深・能把心上私欲・全行去淨・竟能三個月許久・一心不離這仁・以後就偶有過失・也很少了・其餘那些學生・功夫不純・不能到這個地步・就偶然有些光景・也不過久・或一日到這裏・隔一日又斷了・或一月到這裏・過一月又忘了・大家無不過如此・如何能比得

。同呢

季康子問仲由。可使從政也與。子曰由也果。於從政乎何有。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。曰賜也達。於從政乎何有。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。曰求也藝。於從政乎何有。與平聲。○從政是做大夫。管政事。何有是不難說。果是有決斷。達是通達事理。藝是多才能。

解 季康子問仲由這人。可使他做大夫管政事麼。孔子道。為政最怕猶疑不定。沒有主意。由為人性情果決。最能斷事。若使他管政事。這有何難。康子又問端木賜。這人可使管得政事麼。孔子道。為政最怕不明事理。受人蒙蔽。賜為人見識通達。最明事理。使他管政事。這也不難。康子又問冉求。這人可使管得政事麼。孔子道。為政最怕才具短少。辦事不到。求為人才◯藝多。最有才幹。使他管政事。又有何難說。後來康子竟不能引薦他三人做大夫。有賢不用。所以魯國也就衰微了。

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。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。如有復我者。則吾必在汶上矣。費音秘。為去聲。汶音問。○閔子騫是孔子學生。名損。費是季氏私邑。宰是邑宰。善是好。復是再來。汶是水名。在齊魯交界。

解 季氏有個費邑。要用閔子騫做個邑宰。差人去召他來。閔子騫不願意做季氏家臣。因對來人說道。我本不願做官。這費宰我做不來。你託設詞去。替我好言辭脫。若大夫不准我辭。還要再來召我。我就逃往汶水上邊。不在魯國境內住了。我是決意不肯做官的。千萬莫要再來尋我罷。

伯牛有疾。子問之。自牖執其手。曰亡之命矣夫。斯人也而有斯疾也。斯人

也。而有斯疾也。夫音扶・O伯牛是孔子學生・姓冉名耕・疾是病・斯是這・亡是失・

解 冉伯牛有了病・很利害・孔子聞他・病重・親往他家問病・向來君問臣病時・臣的臥床移在南窗下・使君得南面看病・伯牛尊敬孔子・也將牀移南窗下・孔子不敢當這禮・因在窗外問病・從窗中執着伯牛的手・見他病不能好・心裏悲傷・因說道・可惜失去這個人・無非是命罷了・想不到這樣人・會有這樣病・若不是命・如何這樣人・會有這樣病死・

子曰。賢哉回也。一簞食。一瓢飲。在陋巷。人不堪其憂。回也不改其樂。賢哉回也。簞是竹器・瓢是瓠・陋巷是狹窄的巷道・憂是愁苦・

解 孔子說・如今世上的賢人・要算顏回了・他家裏十分貧窮・食的一竹簞的飯・飲的一瓢的水・住在荒僻巷道內・別人處這個窮光景・真是愁苦不堪・回卻不覺得苦・依然灑落自在・不改他窮中樂趣・若不是有學問的人・如何能做得到・真可以算得賢人了・

冉求曰。非不說子之道。力不足也。子曰。力不足者。中道而廢。今女畫。說音悅女音汝O中道是半路・廢是放倒・畫是畫地界・

解 冉求聞孔子常稱讚顏回好學・自己不好意思・因說道・我們非不喜歡學夫子道德・無奈力量不足・做不到・這也是無可奈何・孔子說道・如果真好學的人・那有力不足的理・就說有力不足的・也要發憤去學・學到半路・力量用盡・無可奈何・只得放倒・這可說得力不足・如今並未曾盡力去做・纔學得幾分・便要歇手・就像在前面畫了一道地界・自己限定自己・只到這裏便止・再也不肯前進了・如何說得力不足呢・

子謂子夏曰。女為君子儒。無為小人儒。女音汝

解孔子告子夏說道．凡讀書人．叫做儒者．自然該都是君子．沒有小人了．誰知人心不古．就是讀書儒者．不盡是君子．也還有小人．有一種人．閉戶修齊．只在自己身心上加功．不管外人說好說歹．也一心全是為己．這叫做君子儒．又有一種人．未嘗不講究學問．但不在心裏用功．只在外面裝飾．希圖別人說好．他滿心全是為人．這就叫做小人儒．如今既做儒者．須要做個君子儒．不要做那小人儒．立定了跟從君子這一路做去．把許多名利的私心．去得乾淨．學問方纔做得成．若不是這樣．略攙和些為人的意思．那學問便都是虛假．任憑做如何博學．也算成一個小人了．

子游為武城宰。子曰女得人焉爾乎。曰有澹臺滅明者。行不由徑。非公事。未嘗至於偃之室也。．女音汝．澹徒甘反．O武城是魯邑．澹臺是姓．滅明是名．行是走．徑是小路．室是住宅．

解子游做武城邑宰．孔子問子游道．你在武城．曾得有好人才沒有．子游答道．武城是個小邑．沒有甚麼好人．只有一個澹臺滅明．他為人方正．一事不肯苟且．就是平常行走．也要走正經大路．那些邪僻小路．就是快便．也不肯走．他又從不肯干求．若不是地方有應當舉行的公事．他從不曾到偃的住宅來．這樣人可算得君子了．子游所說．滅明是個最古板冷淡的人．孔子問人才．子游不取別人．單取他一個．可見聖賢取人才．只在冷處．不在熱處了．

子曰。孟之反不伐。奔而殿。將入門。策其馬。曰非敢後也。馬不進也。．殿去聲．O孟之反．魯大夫．名側．伐是誇功．奔是敗走．殿是押後．門是城門．策是鞭．

解　孔子說・如今日有些小功勞・便要誇張・・誰有孟子反這人・不肯誇功魯公十一年・齊起伐魯・魯兵戰敗奔回・・孟子反在後面押隊・到了進城門的時候・・大家都在前面・觀看・之反拉馬・加上一鞭・・對象人說・這・我並不是有諸豎・・敢在後面・都是這馬不好・跑不動・・不能前進・所以就落後了・凡兵敗・逃回・有人在後面・擋住敵兵・保護全部・・眾算有功・之反不肯・誇張・話言馬力・疲乏・推在自己功勞・這種人器量・也就不小了・

子曰。不有祝鮀之佞。而有宋朝之美。難乎免於今之世矣。　鮀徒何反・O祝鮀是衛國大夫・宋朝是宋國公子・

解　孔子說・一日壞一日的世道・因說道・如今世上的人心・不像古時・所好的是巧言・所愛的是美色・・衛國有個大夫・名叫祝鮀・他最能巧言・人役他奉承・・個個都喜歡・・宋國有個公子・・名叫宋朝・・生的有美色・・人見他面貌・・個個都愛慕・・只有這兩個人・・最佔便宜・・到處都合式・・處處如今世界・若不是有那祝鮀口才・與有那宋朝的美貌・那些招搖惹怨的事・也就難免了・所以正人君子・生在這時候・只好自己修德・若要求合世俗・是斷不能的了・

子曰。誰能出不由戶。何莫由斯道也。

解　孔子說・人心上自然有個天理・依着天理行去・便是道・這道就像人的門戶一般・一切人事・都應當從此做出・離了這道・沒有是處・試司人要出街・誰能不由門戶出去・何以人要做事・偏偏就肯由這道做去呢・豈不可惜・可歎麼・

子曰。質勝文則野。文勝質則史。文質彬彬。然後君子。　野是鄉里人・史是管文書的人・彬彬是配

合停勻的意思・

解孔子說・禮要得中・有質有文・不可偏重・但人的性情・各有所偏・有偏在樸素一邊・這是質勝過文・就像個鄉里粗魯的人・只有誠實・不懂得儀節・如何比得君子呢・又有偏在華采一邊・這是文勝過質・就像個公門中管文書的人・懂得儀節・卻沒有誠實・更算不得君子・所以學禮的人・須要將自己偏處・用功融化・譬如質多文少・就要將加華采・或是質少文多・更要講求樸素・總須做到文質兩件配合停勻・彬彬可觀・然後才成個君子的德行了・

子曰。人之生也直。罔之生也。幸而免。罔是不直・

解孔子說・天地生物・是靜的氣直下入地・又從地中直達上來・發生萬物・這是天地自然生理・直上直下・沒有邪曲・人生世上・受了天地這個生理・所以生來的心性・也都是直的・沒有邪曲・到後來染上習氣・學些乖巧・漸漸把這生理弄壞了・壞到極處・奸詐狡猾・喪心昧己・這種人・叫做罔・他的生理已經盡・天地不容・就是形骸未死・也不過・暫存幸免・其實算不得人・雖生猶死了・何況終久不能免禍殃・

子曰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。好之者不如樂之者。好去聲・

解孔子說・人不可以不學道・無奈世人知道的少・若能知有此道・這就可以造就了・但那知道的人・未必就能專心去學・不如那好道的人・專心致志・晝夜講求・如饑欲食・如渴欲飲・這種人・又較好了・那好道的人・未必就能得道・用功未免吃苦・不如那樂道的人・工夫已到・學問已成・心與道合・從容自在・這種人又更好了・究竟知了不好・算不得真知・好了不樂・算不得真好・其實只是一串事・所以爲學的人・先要知道・才能好道・先要好道・才能樂道・由淺入深・始終不怠・自然會造到極處了・

子曰。中人以上。可以語上也。中人以下。不可以語上也。以上之上上聲・語去聲・○語是告・

解 孔子說・天地間只是一個道理・但其中有粗有精・有淺有深・那粗的淺的是下一截・這深的精的是上一截・要看人資質如何・若資質在中人以上・這是極聰明的人・那上一截道理・可以告他說得・他聽了便懂・都無疑惑・若資質在中人以下・他聰明有限・只好與他說些粗淺道理・不可以告他上一截道理・若把上一截道理告他・他不但不懂・反生出許多疑惑・胡積慮想・把道理越發看錯了・所以善教人的・須看人材質高下・不要越了等級・那些受教的人・才能得力呢・

樊遲問知。子曰。務民之義。敬鬼神而遠之。可謂知矣。問仁。曰。仁者先難而後獲。可謂仁矣。務是專力・民是人・義是應當做的事・獲是得效驗・

解 樊遲問・知何才算得知呢・孔子道・凡做人都有應當做的事・這就是義・須要專力去做・盡我做人的義理・那鬼神是無形無影的・本自與人不同・論理也該恭敬・但要離得他遠些・莫要信許多荒誕的話・這可以算得知了・樊遲又問・如何算得仁呢・孔子道・那仁者存心極純・不但人欲私心去盡・就是閒思雜慮・也去盡・譬如正用功時候・總然想不起將來得何效驗・這心便是不爲・仁者功夫最難・他把這最難工夫・先要切實做去・做我極難做的・自然得有效驗・那是以後的事・他從不預先計較・這可以算得仁了・

子曰。知者樂水。仁者樂山。知者動。仁者靜。知者樂。仁者壽。知去聲・樂上二字・並五教反・下一字音洛○樂是愛・

解 孔子說・天下有知者・有仁者・這兩個都是虛靈的人・但他性情體段・各有不同・知者見理通透・就像水通流一般・沒有一毫疑滯・所以

他性情就愛水·仁者守理安定·就像山堅固一般·沒有一毫搖動·所以他性情就愛山·知者得力在動處·他雖然也在動一邊·就有靜的時候·他天機活潑·也常帶這動的意思·仁者得力在靜處·他雖然也在靜一邊·就有動的時候·他志行篤實·也總帶些靜的意思·動的人灑脫得閒·胸襟灑落·外物拘縛他不得·所以多樂·這是知者的效驗·靜的人涵養得久·精神凝聚·外物耗損他不得·所以多壽·這是仁者的效驗·這兩樣人·各有成就·若能再兼知仁德合一片·那就叫成聖人了·

子曰。齊一變。至於魯。魯一變。至於道。

解 孔子說人都說齊強魯弱·其實齊國雖強·那人心喜利好功·風俗刁詐·離道太遠·魯國雖弱·那人心守禮重義·風俗純厚·離道尚近·如今要治齊國·須先轉移風俗·一變纔能到魯國光景·魯國風俗好了·但是紀綱不立·只要整頓起來·一變就做到有道氣象·誰說魯國不如齊國呢·

子曰。觚不觚。觚哉觚哉。觚音孤·觚是稜角·〇

解 孔子說·天下事·有名就要有實·譬如觚·是稜角名目·凡器皿有稜角的·都可以叫做觚·如今酒器·沒有稜角·也名爲觚·其實並不成觚的模樣·論這器·算得甚麼·算不得甚麼·這等容易理會的事·倘且有名無實·別的事·更不消說了·

宰我問曰。仁者雖告之曰。井有人焉。其從之也。子曰。何爲其然也。君子可逝也。不可陷也。可欺也。不可罔也。有仁是有人·逝是往·欺是哄騙·罔是蒙蔽

解 宰我問道·如今好人難做·往往受人謀害·譬如要做仁者·就應該救人患難·救不得自己一身·若是告他說·井裏有人·快些下井去救·

他也不能推辭了・只得從人下井・孔子道・要做好人・爲何如此做法・真成個笑話・既是君子・定然明理・是應當做的事・可以使他前往・那些不應當做的事・也不能陷害得他・是有情理的話・可以欺他聽信・那些沒有情理的事・也不能陷害得他・若是從人下井・既救不得別人・徒然害了自己・這種不近情理的話・愚人會騙・不過有見君子・豈肯受他陷害呢・

子曰。君子博學於文。約之以禮。亦可以弗畔矣夫。畔字・是背離

解・孔子說・君子是學道的人・道體廣大・先要多觀古人文字・講求義理・開拓自己識見・既已博學・又怕泛・再要用禮去約束他・一言一動・都有個規矩・把身心收斂得・謹嚴・學問方纔切實・像這樣用功・雖未必就盡道的分量・也可以不相離背了・

子見南子。子路不說。夫子矢之曰。予所否者。天厭之。天厭之。說音悅・否方九反〇南子是衛靈公夫人・矢是發誓・否是不是・

解・孔子到衛國時・衛靈公夫人南子・請孔子相見・孔子因此見他・子路想南子爲人淫亂・不是好人・孔子不該見他・心裏甚不喜歡・孔子說是禮上應當去見的・子路不信・孔子因發誓說道・我所行若有不是處・不但人厭惡我・就天也厭惡我了・我不怕人厭惡・也不怕天厭惡我呢・

子曰。中庸之爲德也。其至矣乎。民鮮久矣。中是不偏・庸是平常・至是極處・民是人・

解・孔子說・天地只有一個道理・這道理停停當當・沒有一毫偏倚・叫做中・又平平常常・沒有一點奇特・叫做庸・這中庸兩字・是道理恰好處・最是難事・有這兩個字・那德行便已到極地了・世上人・少有這個德行・也就很久了・

子貢曰。如有博施於民。而能濟衆。何如。可謂仁乎。子曰何事於仁。必也聖

乎。堯舜其猶病諸。夫仁者。己欲立而立人。己欲達而達人。能近取譬。可謂仁之方也已。施去聲．夫音扶．○博是廣．施是施恩．濟是救患．病是不足．立是站．達是通．方是方法．

解　子貢問道．譬如有個人．他廣施恩德與天下百姓．又能救濟大衆患難．這樣人何如．可以算得仁麼．孔子道．這樣人何消說仁．除是聖人．纔能如此．就是堯舜那樣聖人．他心裏猶自覺得不足呢．若但說那個仁者．不必太闊遠．只在心上求．那仁者的心．就是天理．他把人己看成一體．自己立身．要站得住．就要達人的立身．也要使他站得住．自己處境．要通得去．就達人的處世．要使他通得去．這是仁者心事如此．若要學仁者．只要在近處設想．能取自己的心事．譬喻別人的心事．就照自己一樣．推出去．這便是求仁的方法了．何用說得太闊遠．反覺得沒有切實用功處哩．

論語話解卷四

述而第七

子曰。述而不作。信而好古。竊比於我老彭。述是傳說．作是自作．老彭是商朝大夫．

解 孔子說．人須有聖人才德．纔能作書．我出世．我沒有聖人才德．平日也纂集義著．如詩我刪存三百篇．書我只從唐虞起．周易我作繫傳．這些纂我都考定一遍．．春秋我也筆削一番．但都是將古人的傳說與人．並不是自己新作的．．我平日最信的是古訓．最好的是古書．從前商朝有個賢大夫．叫做老彭．他也是如此．我常好比不得聖人．卻也想比自己做個老彭了．

子曰。默而識之。學而不厭。誨人不倦。何有於我哉。識音志．又如字．默是不說．識是記．誨是教誨．倦是．

解 孔子說．．人須要懂得這個道理．．這道不是容易懂得的．．在乎心悟．不在乎口說．．須要默默的去體會．．存在心裏．莫教忘記．．自己依著這道去學．學了又學．沒有生厭的時候．教人也把這道去教．教了又教．沒有厭倦的時候．這可以算得有道了．我如何能有這般好處呢．

子曰。德之不脩。學之不講。聞義不能徙。不善不能改。是吾憂也。徙是遷移．

解 孔子說．人不可無德．．必須用力修治．．德方能成．又不可不學．必須細心講求．學方能明．．聞人說知義理．．必須要遷移．還一步．進一步．自己有了不善．．必須更改．改一件去一件．這都是用功要緊的事．設若德不脩．便不成德．學不講．便不明．不切要便越發昏

昧了．聞善不能遷移．便不進．不進便越發退了．不善不能更改．便不去．不去便越發多了．真是大可憂愁．我卻何能不憂愁呢．

子之燕居。申申如也。夭夭如也。○燕是閒．申申是舒暇．夭夭是和悅．

解 孔子平時．一言一動．自然中道．不用一毫勉強．到閒居無事時．更覺從容自在．所以容貌極其舒展．顏色極其和悅．這是聖人胸中有一團太和元氣．發露出如此景象．別人到閒居時．每多懈怠．稍加矜持．又覺拘束．難得中和了．

子曰。甚矣吾衰也。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。

解 孔子說．卻如今要治天下．是說行周公的道．我平生學周公．一心一意．要想行周公的道．心志最切得極．就是睡夢中常常像見著周公一般．誰知道蹉跎數十年．竟不能如願．到今日老了．無可望了．精神也衰得很了．有許多時．我不曾夢見周公了．

子曰。志於道。據於德。依於仁。游於藝。

解 孔子說道是人人當學的．既要學道．須先立志．果能立定志向．專要求這個道．心心念念．只在這個道上．別事都不在意．這學問便有根基了．學到久了．心裏必有所得．這就是德．既有此德．就要用力據守着．莫教失去．從此得一善．守一善．那德便越積越厚了．積到德行全備．人欲盡去．純是天理．這便是仁．只怕還有間斷．須要存心涵養．着實地依戀着這仁．莫頃刻離開．越發越熟．心真道合．以後便入化境了．這是學問用功的次序．一毫不可鬆懈．但若用心太緊．也怕生出毛病．又有個游藝的方法．即如射箭御車．寫字算數．這些技藝．一樣樣有用．都是道中應有的．平常用功積累．兼習這技藝．常常作游玩一般．藉此寄託心懷．自然樂趣日生．那用功也不覺得吃苦了．

子曰。自行束脩以上。吾未嘗無誨焉。脩是乾肉・束是十脡・

解孔子說・這是人心當學的・不但自學・還要教人・纔是・我生平最肯教人・只怕人不肯來見我・我便無從教他・若是肯來見的・就是用十脡乾肉・作一束・作一番見禮・名為束脩・這是最薄的了・我從行這束脩禮以上的人・我沒有一個不曾教訓過他・我只差大家聽我的教訓・人人記曉得學道・這就是我的心願了・

子曰。不憤不啓。不悱不發。舉一隅。不以三隅反。則不復也。憤是急・啓是開導・悱是悶・發是引動・隅是角・反是回說・復是再告・

解孔子說・我生平雖肯教人・但也要擇那可以受教的人・方纔有益・如有人心要通不通・著急得很・我須要開導他・叫他想得通・或又有口要說・不能說・說悶得很・我須要引動他・使他說得出・若他心裏本不想通・又開導他甚麼・不如不開導了・他口裏本不愛說・又引動當甚麼・不如不引動了・天下事理無窮・若待一一說知・如何說得盡・須要受教的人有悟性・說這一件事・就推到那一件道理・纔會貫通・譬如四方的物事・舉了這一角・便可以推到那三角・若我說了這一角・他不能把那三角來回說・可見他全不用心・就不必再告他說了・這都是教人的方法・若不問可教不可教・只管勉強教去・究竟與人無益・豈不白費心麼・

子食於有喪者之側。未嘗飽也。子於是日哭。則不歌。側是旁邊・

解孔子性最慈仁・見人家有喪服・心裏便替他悲傷・與有喪服人同坐在他旁邊・吃飯也不能飽・或今日到人家行弔哭泣・回家就不歌詩・這是聖人性情中和・哀樂中節・所以如此・

子謂顏淵曰。用之則行。舍之則藏。惟我與爾。有是夫。・舍。上聲。夫。音扶。○舍是不用・

解・孔子告顏淵說道・人只要有道在身・那外面的遭遇・我都可以隨其自然・如人若要用我・我就將這道行出去・若舍我不用・我就將這道藏起來・其實行藏・都是這箇道・並無分毫勉強・人只爲認道不真・所以多不能自主・只有我與爾二人・可以有這般志趣了・

子路曰。子行三軍則誰與。子曰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。吾不與也。必也臨事而懼。好謀而成者也。馮。皮冰反・好。去聲・○行軍是用兵・一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・大國三軍・暴虎是空手打虎・馮河是空足過河・

解・子路見孔子稱讚顏淵・心想顏淵若用兵・未必能勝過我・因問道・夫子若行三軍時・還有誰人可與呢・孔子道・行軍不是單靠勇猛・可以濟事的・有種人空拳可以打虎・赤腳可以過河・拚命向前・至死也不追悔・這是粗鹵武夫・我不肯與他・我所與的人・必定是當有用兵的大事・心裏就先戒懼・不敢一毫鹵莽・又好取眾人的謀略・以決斷成功・沒有點一閃復・這幾可以百戰百勝・不是那有勇無謀的了・

子曰。富而可求也。雖執鞭之士。吾亦爲之。如不可求。從吾所好。好。去聲・○執鞭是手持馬鞭・爲人負鞭・士是下士・

解・孔子說・我生平不求富・人都說我是清高・其實我道非清高・若貴富可以由人求得來・就是執鞭的下士・我既要求富・說不得也只好做了・無奈富是有命的・不是強求得來的・既不可求・不如從我心所好・當得多少怨尤・何苦自受委屈呢・人只爲看不透・所以妄心妄想・若是真知富是有命・也就不必強求了・

子之所愼。齊戰疾。齊音齋·

解　孔子生平·事事謹慎·內有尤其謹慎的三件事·第一件是祭祀·齋戒須要虔心誠意·屏除一切雜念·比平常加倍恭敬·纔能感通神明·第二件是出兵交戰·這是關係國家存亡·萬人生死的事·須要十分小心·不可一毫忽略·第三件是身有疾病·這是關係自己性命的·一切飲食湯藥·都要留心檢點·稍有疏忽·便爲害不良·這三件·都是孔子最謹慎的·後人不可不知·

子在齊聞韶。三月不知肉味。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。圖是想·

解　古時有箇虞帝舜·他作韶樂·是古今最善的··孔子在齊國時·值齊國演奏韶樂·孔子因此得聞·遂考求韶樂音節··用心三個月·連飲食都不在意·並不知道肉味·因說道·不想作樂·竟到如此好法·真是古今第一了·

冉有曰。夫子爲衛君乎。子貢曰。諾。吾將問之。爲去聲·O衛君是出公輒·諾南答應·

解　衛靈公世子蒯聵·因其母夫人南子淫亂·謀殺南子·被南子知覺：告知靈公·靈公要殺蒯聵·蒯聵逃奔晉國··後來靈公薨了·國人立蒯聵兒子輒爲君·蒯聵要回衛國·輒使人攔拒··不許入境·那時孔子正在衛國·衛人都說蒯聵得罪靈公·不當回國··輒是靈公嫡孫·當立爲君·冉有聽衛人所說·都是爲輒·心內生疑·不知孔子意中如何·因問子貢道·夫子肯爲衛君麼··子貢答道諾·我正想要問這事哩·

入曰。伯夷叔齊何人也。曰古之賢人也。曰怨乎。曰求仁而得仁。又何怨。出曰。夫子不爲也。爲去聲·

解　子貢入見孔子·心想旣在衛國·不便直說衛君·從前孤竹國君·有三個兒子·長子是伯夷·少子是叔齊·孤竹君愛少子·臨終遺命立叔齊

・・叔齊讓伯夷・伯夷不受逃去・叔齊不肯立・也逃去・國人・立他中子・這所當是讓國的人可以借他來說・因問孔子道・伯夷叔齊是何等樣人・孔子道・・這是古時的賢人・・子貢又問道・他兩個讓國・不立・到後來窮餓時候・・不知可也怨悔麼・・孔子道・伯夷看得父命重・叔齊看得天倫重・若不讓・心便不安・讓了心纔安・心安處便是仁・他二人求這箇仁義得這箇仁・還有甚麼怨悔呢・子貢聽了・心想夷齊兄弟讓國・夫子說他是仁・那衛君父子爭國・不消說定是不仁了・因出來告冉有道・我已問明白・夫子是不為衛君的・你我不必多疑了・

子曰。飯疏食。飲水曲肱。而枕之。樂亦在其中矣。不義而富且貴。於我如浮雲。飯符晚反・食音嗣・枕去聲・樂音洛・○飯是吃・疏是粗・食是飯・曲是彎・肱是臂・

解孔子說・我生平最好的是學・最樂的是道・那外面的境遇・都聽憑自然・就是窮到極處・吃的是粗飯・飲的是涼水・要睡時・彎着手臂做枕頭・這樣苦況・只要我同心無愧・那樂趣也就在裏面了・若是義不當得的・任他怎樣富・又怎樣貴・在我看來・直同天上浮雲一般・忽起忽滅・轉眼成空・如何能變動我・心中樂趣呢・

子曰。加我數年。五十以學易。可以無大過矣。史記加作假・假是寬餘・五十作卒・卒是終・

解孔子說・・古來聖賢・・傳下書籍・都是切於人事・惟有周易・說透造化的道理・・深微得很・・我從五十歲知天命後・略窺見幾分・越學越有味・只愁歲月有限・工夫用不到・若上天肯寬我幾年歲月・終身學這箇易・把那盈虛消長・吉凶得失的道理・一一都參透・可保得此身沒有大過失了・

子所雅言。詩書執禮。皆雅言也。雅是常・

解　孔子平日最愛用易・因爲道理深微・惟學者未必懂得・不肯輕易就說・所常說的・是詩書禮三件・學詩可以涵養性情・學書可以通達政事・學禮可以演習儀節・一切動作・都有規矩・可以執守・這都是切實工夫・孔子常說與學生的・若要爲學・這三件少不得的・

葉公問孔子於子路。子路不對。子曰。汝奚不曰其爲人也。發憤忘食。樂以忘憂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。葉舒涉反・〇葉是楚國葉縣・葉公是葉縣尹・名沈諸梁・僭稱公・

解　葉公仰慕孔子・向子路問孔子爲人如何・子路想孔子道德高深・那葉公見識淺近・如何對他說得・因此沒有答應・孔子知道此事・告子路道・汝何不說那孔某爲人・只是好學・學不得力時候・發起憤來・竟至於忘食・學到得力時候・心裏快樂・便可以忘憂・只一心專注在學上・讀了又樂・樂了又讀・日復一日・竟不曉得老年將到・這就是我的爲人了・

子曰。我非生而知之者。好古敏以求之者也。好去聲・

解　孔子說・人都說我是生知・其實我並非生來便知得許多道理・如今所有這道理・是我平日好講古人書籍・又肯勤快用工・去講求來的・人若肯像我這樣去講求・當下都能知道・又何必羨慕那生知的人呢・

子不語。怪力亂神。

解　孔子平日教人・事事都說・有不肯說的四樣・一樣是妖怪奇異的事・一樣是好勇鬭力的事・一樣是犯法作亂的事・一樣是鬼神杳冥的事・那妖怪勇力・作亂三樣・都是新聞罕見的事・人人都愛聽・聽多了便生許多邪念・最害人心風俗・孔子如何肯說・那鬼神未嘗不是正理・但是無形無影・說的人・往往易生迷惑・所以孔子也就不說了・

子曰。三人行。必有我師焉。擇其善者而從之。其不善者而改之。

解 孔子說・爲學爲須從師・師是最要緊的・但若肯留心學問的人・不必定須受業・隨處都可以得師・就譬如三人同行・也必有我師在內・除我不算外・那兩人・或是善・或是不善・我揀擇那善的從他・照他樣行・那不善的・我就改他・不照他樣行・善不善都與我有益・豈不都是我師麼・

子曰。天生德於予。桓魋其如予何。桓魋是宋國司馬・又叫向魋・

解 宋國有個司馬・桓魋・性情凶惡・遺與正人・爲聽說孔子將到宋國・他遣人伏在要路・要害孔子・孔子行至中途・得此信息・從行弟子・都替孔子擔憂・孔子就因說道・凡人死生・都由天命・天既生這樣德行・與我・必不肯使我就死・凡事有天作主・桓魋其奈我何・孔子得信後・遂改裝易服・逃過了宋國境界・桓魋竟不能害・

子曰。二三子以我爲隱乎。吾無隱乎爾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。是某也。隱是藏・行是行事・與是引導・

解 孔子學生・見孔子道德高深・大家學不到・心疑孔子有隱藏不說的教訣・孔子因說道・你們諸位・都道我有隱藏不說的麼・其實我何曾有隱藏不說與你的呢・我平日教人・最肯盡心・不但言語中沒有隱藏・就是行事・我沒有一事不是引導你們諸位的・這是某爲人如此・只要大家肯留心學習・自然都會知道了・

子以四教。文行忠信。行去聲・

解孔子教人、大綱有四件、一件是文、要人多讀詩書、博聞廣見、一件是行、要人謹守道義、循規蹈矩、一件是忠、要人專心向善、保全天理、一件是信、要人心口如一、力去詐僞、孔子把這四件教人、這四件內、忠信又是文行的根本、尤為緊要、後人遵孔子的教、總要守定這四件、自然學得不錯了、

子曰。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。得見君子者。斯可矣。子曰。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。得見有恆者。斯可矣。亡而為有。虛而為盈。約而為泰。難乎有恆矣。恆胡登反、亡讀為無、○恆是常久、約是不足、泰是有餘、

解孔子說、從古許多聖人、雖是天生、也未嘗不可學、但要學到聖人、實是難事、我不得見這樣人了、只要得見那有才德的君子、也就好了、又想如今好學人少、不但學不到君子、連那肯學好的善人、也不得見了、只要得見箇有常性不變心的人、也就好了、那常久不變心的人、他本性還在、從此再發憤用功、就漸漸可以學到聖人、無奈世上的人、都愛虛浮、本來無的、要發做有、本來些虛、要發做盈、本來不足、要裝有餘、一味虛假矜誇、把本性全行迷失、差、他常久不變心、也就難了、如何能彀學作善人呢、

子釣而不綱。弋不射宿。射、食亦反、○綱、用大繩連網、橫水取魚、弋是用生絲繫箭、射取飛鳥、宿是鳥睡、

解孔子釣魚、只用竿釣、不用大網攔水取魚、射鳥則射飛鳥、不射投林睡宿的鳥、釣魚射鳥、是生人日用常事、只用竿釣魚、或生或死、自在未定、若用大網攔水、那魚就無所逃了、只射飛鳥、鳥或生或死、尚在未定、若射投林宿鳥、那鳥就無所逃了、這都有害於人心、孔子如何肯做呢、

子曰。蓋有不知而作之者。我無是也。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。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。識音志・作是作事・識是記・

解 孔子說・如今人不肯好學・・往往事理不知・任意妄作・我從來沒有這樣・就是不知・便須求知・・求知的方法・只是多聞多見・聞得多了・又要揀那好的・從他做去・見得多了・又要常記在心裏・・備考證・能如此用心・求知自然漸漸明白・雖一時未必全行這樣・也可以算得次等的了・

互鄉難與言。童子見。門人惑。子曰。人潔已以進。與其潔也。不保其往也。與其進也。不與其退也。唯何甚。見賢遍反・○互鄉是鄉名・惑是疑惑・人潔已以下十四字・原本疑有錯簡・應移在與其進也上・與是許・往是前日・退是退後・甚是太過・

解 魯國有箇互鄉・・鄉人風俗不好・無情無理・最難和他說話・忽有一個童子來見孔子・・門人疑孔子不當見他・孔子說・人無論如何・但肯自己身心洗刷潔淨・進來見我・我就許他能潔淨己身・原不能保他前日作事好歹・且只許他進來見時一點好心・並不是許他退後再為不善・這一見原無妨礙・又何必拒絕他太過呢・

子曰。仁遠乎哉。我欲仁。斯仁至矣。

解 孔子說・如今人不肯求仁・覺得仁甚遠・是做不到的事・其實仁是人心本有的天理・並不在外面・如何說得遠呢・如果我要求仁・當下要求仁一念・便是天理發見・仁已立刻來了・・從這一念天理・做到念念都是天理・便是仁的全體・那可見仁何曾遠・・只是人不肯去求・

自己指仁知了・

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。孔子曰。知禮。孔子退。揖巫馬期而進之曰。吾聞君子不黨。君子亦黨乎。君取於吳。爲同姓。謂之吳孟子。君而知禮。孰不知禮。巫馬期以告。子曰。丘也幸。苟有過。人必知之。取七住反・○陳是國名・司敗是官名・昭公是魯君名稱・巫馬期是孔子學生・名施・黨是偏護・幸是有造化・

解陳司敗問孔子道・魯國有箇昭公・外人都說他知禮・可是知禮麼・孔子答道知禮・孔子退後司敗向巫馬期作揖・請他進前・因說道・我聽見說君子不偏護人・難道君子也偏護人麼・昭公娶吳女爲夫人・是個同姓・因要避諱同姓・改稱吳孟子・同姓不婚・是個大禮・昭公違這箇都犯了・還說他是知禮・・更有誰人不是知禮的呢・巫馬期將司敗所說・告知孔子・孔子說道・某有造化・若有過失・人必知道・來教說我・使我知改・・豈不是有造化麼・其實昭公是魯君・孔子知何肯向外人說君的短處・・他問知禮・便答他知禮・原是有錯・・司敗說出娶同姓一事・孔子不能說娶同姓是不知禮・又不便說・自己是爲君諱・所以只好認過了・

子與人歌而善。必使反之。而後和之。和去聲・○反是復歌・

解孔子與人歌詩・若那人歌詩甚好・・定要使他復歌・留心再聽一番・全知得他音節妙處・然後和他的歌・使他歡樂・卽此一事・可見孔子待人至誠・見善必取・又兼作事從容・用心周密・說是尋常小事・那聖人的身分・已全備了・

子曰。文莫吾猶人也。躬行君子。則吾未之有得。

解孔子說・・讀書人文章品行・都是要講究的・但文是空言・・還容易・行是實事・比文更難・若只論文章・我莫不可以同人相等・・如要身上所
行都與君子一般・我雖學了許多年・都還未曾得此地步呢・

子曰。若聖與仁。則吾豈敢。抑為之不厭。誨人不倦。則可謂云爾已矣。公西華曰。正唯弟子不能學也。

解孔子說・人要能全備・到了神化地步・纔算得聖人・其次也要天理純熟・沒有一毫私欲・纔算得仁人・若說我就是聖人仁人・我如何敢
當・但我平日景仰慕聖人仁人・也曾用力去做・・今日做・・明日也做・・日日如此・沒有厭煩・不但自做・並且教人做・・這個教・・那個也教・・
人人如此・沒有厭倦・如要說我的為人・只可以說得這樣罷了・公西華在旁・聽孔子這番話・因說道夫子如此自謙，其實夫子所說不厭不
倦・正是弟子們不能學得到的・如何說得了呢・

子疾病。子路請禱。子曰。有諸。子路對曰。有之。誄曰。禱爾于上下神祇。子曰。丘之禱久矣。誄力軌反・〇疾病是病重・誄是祭文・上下就是天地・神是天神・祇是地神・

解孔子病得甚重・子路見孔子・請代禱告神明・孔子說・有這個理麼・子路答道・有這個理・曾看見祭文上說・禱你的病・自上至下・神祇
都到・可見是有的・孔子說道・凡人禱告是懺悔過失・求神明保佑・・我一生・兢兢業業・不敢有一點過失・想神明也必知道・・是我平時久已
禱告過了・何必今日又去禱告呢・

子曰。奢則不孫。儉則固。與其不孫也。寧固。孫去聲・〇孫是順・固是陋・

解　孔子說・先王定個禮制・一切服飾器用・都有等級・多不得・也少不得・若有人要奢華些・就覺得過分不恭順・或有人要儉省些・又覺得簡陋沒文采・將兩個比較起來・像那過分不恭順的・勢必至犯上陵下・儉樸無華・寧可儉樸沒文采的人・尚能守住自己本色・可見奢不如儉多了・

子曰。君子坦蕩蕩。小人長戚戚。坦是平・蕩蕩是寬舒・戚戚是憂愁・

解　孔子說・世上人肯做君子的極少・只因為君子要守禮義・覺得甚苦・小人但求嗜欲・覺得甚樂・其實不然・那君子做事・全憑天理・一毫不與人爭・心裏空空洞洞・平靜寬舒・何等自在・後發時覺得苦死・那小人為着貪私欲・用盡多少機關・得了這件・又想去爭那件・終日辛勞碌壯・長久都是憂愁・這又是有甚麼樂趣呢・無奈世人迷惑・都說君子苦・小人樂・所以枉自做個小人了・

子溫而厲。威而不猛。恭而安。

解　凡人氣質・各有所偏・惟孔子德性中和・毫無偏倚・氣度甚溫安・又帶些嚴肅・容貌頗有威・又不覺猛烈・這等恭敬・又極自然安詳・剛柔交濟・陰陽俱備・若不是聖人與天地合德・豈能如此・

泰伯第八

子曰。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。三以天下讓。民無得而稱焉。

解　周太王有三子・長泰伯・次仲雍・三季歷・歷子名昌・生來便有聖德・太王甚愛此孫・想要傳位季歷・由季歷傳位與昌・泰伯知道太王的意思・遂同仲雍・託言采藥・一去不回・後來季歷接位・傳國到昌・竟有了天下三分之二・後人稱為文王・文王傳位武王・遂滅商得了天

下・孔子因着此事說道・泰伯真可以算得極高的品行了・周朝天下尊由文王興起・還是泰伯讓下的・若泰伯接位・這天下就是泰伯所有・泰伯仰體太王意思・不但自己肯讓・並勸仲雍同讓・他心裏再三思想・要把天下讓與文王・外面假得來却一毫不露形跡・後人不知他是讓・要稱贊他不得・他德行如此深微・真是高到極處了・

子曰恭而無禮則勞。慎而無禮則葸。勇而無禮則亂。直而無禮則絞。葸絲里反・絞古卯反・〇葸是思怯・絞是急切・

解孔子說・為人須要學禮・凡事總能得中・若不學禮・就是好處・也有流弊・如謙恭本是好處・若沒有禮・那謙恭太過・必至卑屈折節・反覺勞苦了・謹慎本是好處・若沒有禮・那謹慎太過・必至膽前顧後・反成畏怯了・勇往是好處・若沒有禮・那勇往太過・不該做的也要做・必然會出禍亂了・爽直也是好處・若沒有禮・那爽直太過・不該說的也要說・必然有傷急切了・這四樣流弊・都從無禮中來・可見禮是不可不學的了・

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。篤是厚・興是起・遺是忘・偷是薄・

解凡在上位的人・記得君子是百姓的榜樣・若君子平日厚待至親・百姓看見・都知道孝弟是好・也就興起仁愛的心了・從前舊相好的故人・日後還不遺忘・百姓看見・都知道和睦是好・也就不做澆薄的事了・大約要講教化・先從在上位的本身做起・若百姓化不轉來・便是在上的德行不足了・

曾子有疾。召門弟子曰，啟予足。啟予手。詩云戰戰兢兢。如臨深淵。如履薄

冰。而今而後。吾知免夫。小子。夫音扶・啟是開・戰戰是恐懼・兢兢是謹愼・淵是深潭・履是踐・小子是門人・

解曾子年老得病・將要垂危・遣人召門下弟子・都來到床前・吩咐說道・揭開被・看我的手・可有損傷麼・再揭開被・看我的足・可有損傷麼・人生在世・這身子上毛髮骨肉・都是父母遺我的・須要極力保全・不可一毫傷損・我平日保全這身體・都很不容易・就同詩經上所說的戰戰的恐懼・兢兢的謹慎・譬如站在深潭邊・生怕墜落・又如踏在薄冰上・生怕沉陷・這種提心吊膽・不敢一刻疏忽・已經了幾十年・直到於今・壽數將終・從此以後・我纔敢放心・我身可免損傷了・小子們記着・莫要忘了・曾子一生如此用功・所以做成大賢大孝・人人都是父母所生・若肯像曾子這樣用心・也都能做成賢人孝子了・

曾子有疾。孟敬子問之。曾子言曰。鳥之將死。其鳴也哀。人之將死。其言也善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。動容貌。斯遠暴慢矣。正顏色。斯近信矣。出辭氣。斯遠鄙倍矣。籩豆之事。則有司存。遠近並去聲・O孟敬子是魯大夫名捷・貴是重・遠是離開・暴是暴躁・慢是傲慢・近是依傍・信是誠實・辭是言語・氣是聲氣・鄙是粗俗・倍是背謬・籩是竹器・豆是木器・有司是管事的人・存是在・

解曾子有病甚重・孟敬子來問病・曾子因說道・鳥性無知・到將死時・沒有別念・只是怕死・所以鳴聲甚哀・人性本善・到將死時・沒有別念・只存本性・所以言語也善・孟大夫來問我病・我有幾句善言・說與大夫聽着・凡在上位的君子・所貴重的道理・有三件・一件是身上動作的容貌・要依傍莊重一邊・一切須遠離開暴躁傲慢的毛病・二件是面上端正的顏色・要依傍誠實一邊・一切不可有虛假裝飾的毛病・三件是口裏說出的言語聲氣・要依傍謹慎一邊・一切須遠離開粗俗背謬的毛病・這三件是在上位君子・要修身的要法・爲政的根本・治國以這爲先

學禮就要先學這三件。那禮文上用籩用豆。許多器用數目。自有管事的人。在那裏照料。不是在上位君子所貴重的了。

曾子曰。以能問於不能。以多問於寡。有若無。實若虛。犯而不校。昔者吾友。嘗從事於斯矣。吾友是指顏淵說。從事是爲學。

解曾子說。如今人。都是自私。總覺得自己比別人好。又怕被人欺負。自己有些須本事。便自高自大。看人不起。一分學問。裝做十分。若被人犯觸了。登時發怒。定要爭較。這是世人的常情。若有個人。自己能的。不自以爲能。還要去問不能的人。自己本事多。不自以爲多。還要去問本事少的人。有了學問。像沒有學問一般。學問充實。像學問空虛一般。就有人觸犯。也能含容。不與他計較。這若不是深知大道無窮。犯人已罵頭打破。豈能做得到。從前我有好友顏淵。他曾用功。爲學如此。可惜如今沒有這樣朋友了。

曾子曰。可以託六尺之孤。可以寄百里之命。臨大節而不可奪也。君子人與。君子人也。六尺是身材幼小。孤是孤兒。命是政令。

解曾子說。君子平日與衆人無異。一到時事艱難。那才情氣節。便顯然不同。設或國家不幸。先君已薨。只有六尺孤兒。屬託與他。他可以輔導幼主。使能成立。又將百里政令。寄付與他。他可以保完百姓。使皆安樂。若當關係大節的事。他義重如山。無論死生禍福。都不能奪。人能如此。可算得君搖。真可以算得君子了。

曾子曰。士不可以不弘毅。任重而道遠。仁以爲己任。不亦重乎。死而後已。不亦遠乎。弘是寬大。毅是堅強。任是擔當。道是行路。

解　曾子曰・讀書人心腸不可不寬大・志氣不可不堅強・不寬大・不能擔負重任・不堅強・不能行得遠路・如何是重任・人心中有個天理・要全盡了天理・總叫做仁・這個仁體・與天地一般廣大・我定要將自己一身擔當這仁字・這個任不也很重麼・如何是遠路・仁道極大・不是一時一日行得盡的、須要徹始徹終・一輩子行到底・活着一日・便行一日・一刻也不容歇息・除是死了・方纔罷休・這個路不也很遠麼・

子曰。興於詩。立於禮。成於樂。

解　孔子說・讀書人爲學・詩禮樂三件・缺一件不得・但這三件得力處・却有先後遲早不同・第一先要學詩・古人作詩・原是性情・都是眼前道理・而且音韻悠揚・讀人吟詠・最能感動好善惡惡的心事・所以初學的人・要興起他向善的志氣・必須從詩上得力了・其次就要學禮・古人作禮・事事都立個規矩・人若守定規矩・一切作事・自然都有界限・不致走作・所以學到中是・能執持得住脚・不被那些外物搖奪・必要從禮上得力了・更其次・又要學樂・古人作樂・取法天地陰陽・造成律呂・那律呂音節・都應合着陰陽和氣・最能宣散人心的拂鬱・消融人發的禮義・所以學問到成就時候・覺得天機流揚・和順從容・必是從樂上得力了・古人留下這三件・教後人・後人能將這三件・專心學習・始終不倦・自然受益無窮・倘然不能成君子哩・

子曰。民可使由之。不可使知之。

解　孔子說・人心上天理・是個個都有的・但稟氣却清濁不同・所以有懂得易的・也有懂得難的・至尋常百姓・他生來本是愚蒙・就要教化他・也只可將人人當做的事・立個教法・使他由這一路做去・他還勉強得來・若要他使懂得其所以然的道理・這是斷乎不能的了・

子曰。好勇疾貧。亂也。人而不仁。疾之已甚。亂也。　好去聲・疾是恨・

解　孔子說・天下・有作亂的人・・也有致亂的人・・如何是作亂的人・好勇力・耍拳舞棒・自稱豪傑・・無奈處境貧窮・・心懷怨恨・常要想幹大事・爭奪富貴，這種人必至作亂了・如何是致亂的人・那不仁的人・原是可惡・但今世不仁的人願多・一時難除不盡・說要懲戒他・也須留些餘地・使他可以容身・漸漸改化過來・若狠他太過・定要驅逐得絕・一個不留・逼得他們無地自容・人急生變・必然致亂了・這兩種人・・善惡不同・都能生亂・須要時常切戒・・莫為這樣習氣・方免得貽害天下呢・

子曰。如有周公之才之美。使驕且吝。其餘不足觀也已。

解　孔子說・人最怕有才無德・無德的人・最易犯兩種毛病・一種是心氣高傲・略有些技能・便要誇張起來・惟恐人不知道・這叫做驕・一種是器量褊小・略有些見解・便要藏起來・惟恐人也懂得・這叫做吝・他自以為美才可恃・殊不知德是本・才是末・譬如有周公的美才好到極處・但使犯了這驕吝毛病・根本上壞・行己虧・其餘的才藝・也都不中看了・何況沒有周公的文才・又算得什麼呢・

子曰。三年學。不至於穀。不易得也。易去聲・〇至字當作志字・穀是祿・

解　孔子說・如今世人・都愛富貴・就是讀書向學・也都是為富貴起見・往往用功一二年・便想要得官受祿・不能久耐貧寒・若有能學到三年許久・他的志向・仍然只在道德・並不想到爵祿・這纔是真能好學的人・在今日尤為難得了・

子曰。篤信好學。守死善道。危邦不入。亂邦不居。天下有道則見。無道則隱。邦有道。貧且賤焉。恥也。邦無道。富且貴焉。恥也。好去聲・〇見賢遍反・・〇篤是真切・見是出仕・・隱隱居

解孔子說．道理本容易知．只怕人信不及．如果真切肯信這道．便易得我分．再加專心好學．愈發知得透徹了．．道理也容易行．只怕人守不定．如果拚死去守道．這便有幾分．再能講到盡善．越發行得妥協了．這道理不徒自修．還要濟世．但須看時勢如何．如果時勢已危．挽救無及．．只可不入他的境土．就是國勢未危．他邦政已亂．．斷不肯任用賢才．．也不必久居此地．只得去了．究竟天下若是有道．自然應當出仕．不可隱閒．天下若皆無道．就是終身隱居．也不為忘世．他心裏自想．遇着國家有道．若無才德可用．縱能安處貧賤．也是可恥．若遇着國家無道．不能保守節操．還要貪圖富貴．豈不更可恥處．像這樣有才有品．真不愧為學道的人了．

子曰。不在其位。不謀其政。

解孔子說．國家設立官制．官位有高下．職分有大小．既居此位．便有當為的職分．．要把國政當做家事．盡心謀幹．方為稱職．若不居此位．那政事便不與己相干．若要參預．反為越分．除了君大夫虛心下問．理應直言相告．此外就不必代謀了．

子曰。師摯之始。關雎之亂。洋洋乎盈耳哉。摯音志．雎七余反○師摯是魯國樂師名．亂是樂歌末章．

洋洋是美盛的意思．盈是充滿．

解孔子說．我從前從衞國回到魯國．恰遇着師摯初做樂師．我與他商酌整頓樂律．把關雎詩篇做了樂歌末章．整頓好了．做起樂來．音律和美．洋洋滿耳．如今師摯去官．回想起來．還髣髴記得當初光景呢．

子曰。狂而不直。侗而不愿。悾悾而不信。吾不知之矣。侗是無知．愿是柔順．悾悾是無能．

解孔子說．凡人生質不美．由於稟賦太偏．但有短處．也必有長處．譬如疏狂的人．他心地坦率．往往爽直．無知的人．他諸事由人．往往柔

頭•無能的人•若他一味自守•往往信實•這都是天資極差的人••也還有一長可取•若說狂又不爽直•無知又不柔順•無能又不信實••這種人天資本已不佳•又愛使乖弄巧•我不知他存的甚麼心•定要做個最下的人品呢•

子曰。學如不及。猶恐失之。

解 孔子說•人生學問•是無窮無盡的事••一時鬆懈不得•所以好學的人•早起晚眠•寸陰是寶•忙忙急急•一刻不肯停息•就像趕路的•怕趕不及一般•如此着緊用工•還恐怕精神照顧不到•偶爾有疏忽•致有遺失的事•倘若安心大意•那就要失更多•學問如何得有成就呢•

子曰。巍巍乎。舜禹之有天下也。而不與焉。巍巍是高大形狀 不與是不相關

解 孔子說•古來受禪的帝王•只有舜禹二人•他的德行•真是巍巍高大了•舜本是耕田的農夫•禹本是罪人的兒子•能發舉用登到•已是過分了••又誰知後來•竟把天下讓與他•這真是意外的事•在他人有此遭遇••必然驚喜過望•十分得意•那些庸俗的心事•不知不覺•從此生根了••舜禹二人•他有了天下•竟像沒有天下一樣••安常處順••居仁由義••覺得天下與我若不相關•絕不肯以尊位為樂••這種器量••真是古今少有•可以算得大聖人了•

子曰。大哉堯之為君也。巍巍乎。唯天為大。唯堯則之。蕩蕩乎。民無能名焉。巍巍乎其有成功也。煥乎其有文章。則是準則••蕩蕩是廣遠•名是稱讚••煥是光明•

解 孔子說•古來帝王•德量最大的•莫過堯的為君了•世上高大的物事•只有天最大了•獨堯的德量•能與天相學•他德量的廣遠•大家百姓想要稱讚他•直無從說起••就像天一般••不能說得盡•只是他發德量中作成功業•極其高大••使天下的人民••耕田鑿井•無一人不得其所•

從德量中發爲文章・極其光明・使中古的世界・禮樂制度・煥然一新・後來爲君的・雖有許多聖人・總不能比堯更好了・

舜有臣五人。而天下治。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。孔子曰才難。不其然乎。唐虞之際。於斯爲盛。有婦人焉。九人而已。三分天下有其二。以服事殷。周之德。其可謂至德也已矣。治平聲○亂是治・際是接・

解古來帝王・治天下・全靠人才・虞舜時有大臣五人・禹稷契皐陶伯益・都是聖人・所以天下大治・後來武王興周・自言有治天下的大臣十個人・那十人・是周公旦・召公奭・太公望・畢公・榮公・太顛・閎夭・散宜生・南宮适・還有一人・是王后邑姜氏・孔子與門人論到此事・因說道・古人常說・才難・這話真是不錯・從古人才・無過堯舜・五臣是因唐堯禪位與他・而新朝相接・纔能有此・自唐虞以後・要算武王・此時人才最盛・但所說十臣・內有一位・是婦人・其實只有九人而已・豈不是人才難得麼・這人才・雖是武王所有・也是文王培植的・文王在位時候・三分天下有了二分・文王不肯伐紂・終身執守臣節・服事殷朝・這種德行・真是到了極處・所以三代天下・惟周朝傳世最長・不但人才衆多・也是由積德深厚了・

子曰。禹吾無間然矣。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。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。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。禹吾無間然矣。間去聲・菲音匪・黻音弗・洫呼域反・○間是罅隙・菲是薄・黻是蔽膝・冕是冠・溝洫是田間水道・

解孔子說・古來聖人・堯舜以後・便數大禹・我觀大禹爲人・要尋他的罅漏・直是沒有・飲食甚菲薄・・到祭祀鬼神時・卻定要豐盛・要盡他的

孝衣服甚粗惡·到祭祀時·所用的黻冕·卻定要華美·見他的誠敬·宮室甚卑陋·到民間田溝上·卻要盡力開通·不惜工費·以備水旱·可省的必省·該用的就用·或儉或豐·都合當然的道理·像禹這樣為人·我真沒得間隔可說了·

論語話解卷五

子罕第九

子罕言利。與命與仁。罕是少·

解孔子平日教人·講詩書·卻有少說的三件·一件是財用的事·人生世不能無財用·但是身外的物事·不欲常放在心裏計較·若時常算財利·那義理的心·便蕩淡了·所以孔子不肯多說·至於天命·是人人同受的·但很杳難見·若非十分高明的人·不能懂得·仁是人心上天理·但全體甚大·淺學的人·一時做不到·所以孔子也就少說了·

達巷黨人曰。大哉孔子。博學而無所成名。子聞之。謂門弟子曰。吾何執。執御乎。執射乎。吾執御矣。

解魯國有箇鄉村·地名達巷·鄉村內有個人·姓名不傳·只叫做達巷黨人·他仰慕孔子·說道·大哉孔子的學問·只可惜學問太博·沒有專長·可以成名·給人不知·未免埋沒了·孔子聽聞這話·對門下弟子說道·他說我不專執一藝·以致不能成名·這也說得有理·但我如今·要專執那一藝好呢·射箭御車·雖是小技·也都可以成名·我到底是執御呢·或是執射呢·究竟御比射容易學些·我還是執御罷了·

子曰。麻冕禮也。今也純。儉。吾從衆。拜下禮也。今拜乎上。泰也。雖違衆。吾從下。

麻冕是緇布冠·純是絲·儉是簡省·泰是驕慢·違是不合·

解　孔子說・如今世俗・有不循古禮・・我一人定要從古禮・未免與大家不合・但說要從俗・也須看那事情・・無害義理的・方可從得・譬如麻冕・用緇布為冠・・這是古禮・但那緇布須用麻二千四百縷織成・精密工緻・也很費事・・不如今人用絲線編的容易成功・較為簡省・我也從眾・用他・至於臣拜君・・應在堂下・君辭不受・然後上堂成拜・這是古禮・如今竟拜在堂上・・未免驕慢不恭・君臣是人生大倫・我斷不敢如此驕慢・雖與大家不合・我定要從古禮・在堂下拜的・

子絕四。毋意。毋必。毋固。毋我。

解　人性皆善・本與聖人同・只因私心所蔽・遂至失了本性・那利欲的私心・賢人君子・尚能擺脫・惟有意的私心・最是難除・譬如遇著有事・・不肯虛心觀理・商度是非・却要自逞聰明・獨出高見・這就是私意・既有這意見・就必須遂這意見・把未來的事・懸揣要預先料定・這叫做必・及至事情已過・・不盡如我所料・・却還要固執己見・不肯變化・這叫做固・推求病根・・只見自己的是・・不見別人的是・自己意見・總高於別人・・別人意見・總不如自己・・全是私己的心・・這叫做我・・此四樣毛病・最深最難・就是賢人君子・・往往也不能免・・惟有孔子・・心同大地・至公無私・這四樣毛病・不待禁止・絕無半點沾染・所以做成大聖人了・

子畏於匡。曰文王既沒。文不在茲乎。天之將喪斯文也。後死者。不得與於斯文也。天之未喪斯文也。匡人其如予何。　匡是魯國地名・畏是驚畏・喪是消滅・與是有分・

解　魯國有個陽虎・貌似孔子・陽虎為季氏家臣・肆行暴虐・匡人多受其害・心懷怨恨・・後來陽虎得罪出奔・孔子適行至匡地・匡人誤認做陽虎・・大家向前圍守・孔子因與從行的弟子說道・我想文王傳古聖人大道・・號作文章・垂教後世・自文王沒世後・這些文章・不都在我此處

得・天如要消滅這文章・我這後死的人・不當又與這文章・有分・若天未消滅這文章・必定不肯令我就死・匡人其奈我何・孔子說畢・匡人知道不是陽虎・遂解圍而去・

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。何其多能也。子貢曰。固天縱之將聖。又多能也。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。故多能鄙事。君子多乎哉。不多也。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。

與平聲○太宰是官名・縱是放・鄙是褻・牢是孔子學生・姓琴字張・試是用・

解 有個太宰問子貢道・夫子是聖人麼・何以如此多才能呢・子貢道・凡人說不到聖人・這是學力尚欠・也由聰明有限・惟有我夫子・學力既有十分・聰明更無限量・本是上天特為縱故他・由他一直上去・將做聖人地步・又兼多有才能・豈是尋常人所能及的・孔子聽見這話・不肯自居聖人・因說道・太宰也知道我麼・我自少年時・本是貧賤・一切雜務・都要親為・所以多能・其實所能的・都是些粗事・算不得甚麼・況且人品高下・只在德行・不在才能・請看古今許多君子・都是多能的麼・他並不必多能・又何嘗不做成君子呢・門人聽孔子這話・都記得・孔子謙讓・琴牢因說道・夫子日說・曾說我不為世用・閒居無事・所以學成這些才藝・可見夫子向來是如此謙讓的了・

子曰。吾有知乎哉。無知也。有鄙夫問於我。空空如也。我叩其兩端而竭焉。

鄙夫是粗人・叩是發動・竭是盡・

解 孔子說・人見我諄諄教人・都說我真有知識・我真有知識麼・其實我也沒有知識・只是待人勤懇・遇事肯說・就是有個粗人來問我決事・他心裏空空・毫無主意・我也定要發動他的心思・替他徹始徹終・打算一番・左思右想・兩頭都到・然後盡言相告・使他了然明白・這

是我誠心待人處・有會真有許多知人詐呢・

子曰。鳳鳥不至。河不出圖。吾已矣夫。夫音扶

解孔子說・古帝王時有鳳凰來儀・文王時鳳鳴於岐山・伏羲時・河中有龍馬負圖・這都因聖人在位・所以天降許多祥瑞・如今沒得聖人在位・鳳鳥也就不來・河中也不出圖・只見災異・不見祥瑞・看這光景・天意尙未欲開治・我平日想去行道心事・也只得罷了・

子見齊衰者。冕衣裳者。與瞽者。見之雖少必作。過之必趨。齊音咨・衰七雷反・少去聲

O作是起立・趨是快走・

解孔子看見身穿齊衰孝服的人・或是戴冕穿衣裳・做官的人・或是瞽目的人・這三樣人・若從面前走過・雖然年少・必要站立起來・若是孔子從這三樣的面前走過也必要快走幾步・甚麼緣故呢・因爲人家有喪事・是最可哀的・做官的人・受朝廷爵命・當敬重・瞽目的人不見天地日月・尤其可憐・心裏動了哀矜恭敬的念頭・外面容貌也就改變・這是聖人舉動・自然中禮處・後人都當效法的・

顏淵喟然歎曰。仰之彌高。鑽之彌堅。瞻之在前。忽焉在後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。博我以文。約我以禮。欲罷不能。既竭吾才。如有所立卓爾。雖欲從之。末由也已。喟若位反・鑽祖官反O喟然是歎聲・循循是慢慢・誘是引導・博是開廣・約是約束・罷是歇息・卓爾是直立樣子・末是無・由是從・

解顏淵一日喟然長歎・說道・我從夫子學道多年・起初想去仰望這道・入那想這道越仰越高・望不見頂・只想要鑽入這道・・那曉得越鑽越堅・

不進去・偶然看去・似乎只在前頭・・及至尋時・忽然又在後面・恍惚也・捉摸不定・真令人無法可施・・幸虧老師着我夫子・循循的指教・最善引導人・見我知識未明・教我學文・擴我的知識・見我心志未定・教我學禮・約束我的心志・我因日日學文・日日學禮・越學越有味・去歇息也不能歇息・直到把才力都用盡了・才見得道體親切・・就像有高山一座・直立面前・卓爾不動一般・心裏想着・趕上這道不遠・可以躋上夫子・奈那上面地步更難・雖然想要跟上・究竟無從用力・幾時得趕上夫子・真不可及・只好盡力去學罷了・

子疾病。子路使門人爲臣。病閒曰。久矣哉。由之行詐也。無臣而爲有臣。吾誰欺。欺天乎。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。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。且予縱不得大葬。予死於道路乎。閒字・O臣是家臣・閒是少差・

解孔子一日・得病甚重・其時孔子已去位・沒有家臣・子路因使門人代爲家臣・預備治喪・孔子病勢少差・纔知道此事　因說道・我病得許久・那曉得仲由・竟行出這等詐僞的事・我既不爲大夫・本沒有家臣・却要假裝有家臣・這是欺哄誰呢・難道是要欺天麼・而且我若死在家臣手上・倒不如死在爾三個弟子手上・好些・況且我縱不得用大夫禮葬・難道我死在道路上・沒人埋葬不成・何必定要假裝家臣・行這詐僞的事呢・

子貢曰。有美玉於斯。韞匵而藏諸。求善賈而沽諸。子曰。沽之哉。沽之哉。我待賈者也。O韞紆粉反・匵徒木反・賈音嫁・韞是包裹・匵是櫃・沽是賣・

解子貢見孔子有道不仕・意欲勸孔子出山・因問道・譬如有一塊美玉在此・到底是包裹在櫃中・收藏的是呢・還是去求那好價錢・出賣的是

既・孔子答道・賣的是・賣的是・但我固然要賣・也要等人自肯出價來買・人若不肯出價・我也只好再等・我們不能耐心等待・卻要先去求人・這便大不是了・

子欲居九夷。或曰陋。如之何。子曰君子居之。何陋之有。

解東方夷狄有九種・孔子因在中國・不能行道・想要居夷國・或人說那夷國地方・不知禮法・甚是粗陋・如何住得・孔子說・夷國地方・因從前沒有君子居住・無人教化・所以粗陋・・若有君子肯去居住・那夷國人民・受了君子教化・自然都會改革・何愁他地方粗陋呢・

子曰。吾自衛反魯。然後樂正。雅頌各得其所。正是整頓・雅是大雅小雅・頌是周頌魯頌・

解孔子說・古人作樂・都要歌詩・名為樂章・到後來年代久遠・這樂章殘缺不全・詩歌亂了次序・自我從衛國回到魯國・將那詩歌次序・用心考訂一番・然後樂章纔整頓起來・或當用雅・或當用頌・都有一定的部分・各得其所・不致紊亂・我一向在外・不能行道・到晚年回來・卻做了正樂一事・也不枉然了・

子曰。出則事公卿。入則事父兄。喪事不敢不勉。不為酒困。何有於我哉。

解孔子說・出外做官・須要奉事公卿大臣・極其恭敬・回入家門・須要事奉父母兄長・盡其孝悌・或遇有喪葬的事・須要用心謹慎・就是家道貧薄・也不敢不盡心力・・或遇有宴樂的事・須要有節制・就是酒肴豐盛・也不可過飲受困・這幾件都是人生常事・卻非深明禮教的人・不能做得妥當・我自己揣想・到底能有那一件呢・切莫看得太容易了・

子在川上曰。逝者如斯夫。不舍晝夜。川是河・逝是行・舍是息・

解　孔子與門人・在河上遊玩・見河水通流・可以悟道・因指示門人道・天地間氣化流行・就像這河水流行一般・前面過往・後面又來・往來相接・無晝無夜・沒有一刻停休・這是天地道體無窮・自然如此・但這道體微妙・難以形容・惟有這河水逝流・彷彿可見人心與天地相似也有這箇道體・只因私欲夾雜・便有間斷・須要時時省察・洗盡私欲・莫使他毫髮間斷・那天理自然流行・也與天地的氣化一般不息了・

子曰。吾未見好德。如好色者也。

解　孔子說・色是人人同好的・德也是人人同好的・好色是人欲・好德是天理・如今好色的人・一心專想在色上廢寢・晨昏夢寐不忘・若於此心發在德上用・何德不成・無如世上好德的少・就有知道好德的・也不過徒慕虛名・並非十分篤好・我從未見有好德的心・像那好色的心一般真切的・輕天理・重人欲・世風如此・豈不可嘆・

子曰。譬如爲山。未成一簣。止吾止也。譬如平地。雖覆一簣。進吾往也。簣是土籠・覆是倒・

解　孔子說・學問是無窮的・須要自強不息・不可始勤終怠・譬如積土成山・積得甚高・所差僅一簣的土・倘若從此止息・便前功盡棄・山終未成・這由自己懶惰止息・不是別人能攔阻得的・或有初學的人・學問極淺・譬如平地上・才倒了一簣土・離山甚遠・只要肯用功前進・日積月累・終可成山・這由自己勇往前進・不是別人能勸勉得的・可見學問是由己不由人・切莫因循自誤了・

子曰。語之而不惰者。其回也與。語是告・

解 孔子說、我平日教弟子、無不盡言相告、但弟子們聽我言語、雖然懂得、未必都能行得、就是勉強行得、也未免有怠惰時候、惟有顏回、我告他的言語、句句都能領悟、事事都能奉行、自始至終、沒有一毫怠惰、這由他天資極高、又肯用功、纔能如此、我所教弟子雖多、要像這樣好學的、只有顏回一人了、

子謂顏淵曰。惜乎。吾見其進也。未見其止也。

解 孔子一日思想顏淵、因說道、可惜了這人、別人用功、有發憤的時候、也有歇息的時候、惟有他用功、自始至終、毫無間斷、像走路一般、越走越遠、越往前走、像登山一般、越登越高、還向上登、我從來只見他有進步時候、沒見他有止息時候、他若不是短命、怕不登到聖人地步、真是可惜了、

子曰。苗而不秀者。有矣夫。秀而不實者。有矣夫。苗是發苗、秀是開花、實是結果、

解 孔子說、學問是要循序漸進、不能一時便成、若非始終不怠、往往難有成就、譬如種五穀一般、起初發苗、到後來不能開花的也有、及至開花、到後來不能結顆的也有、既不能結顆、以前發苗開花、都是枉然、可見學問要徹底成就、倘或始終怠惰、必至前功盡棄、豈不可惜呢、

子曰。後生可畏。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。四十五十而無聞焉。斯亦不足畏也已。

解 孔子說、世人都輕視後生、說他年幼無知、其實後生的人、最是可怕的、他們年輕力壯、精神甚足、日子又長、若肯發憤用功、將來學問

長進・安知不同我如今一樣呢・若不肯發憤用功・只管嬉遊懶惰・蹉跎過日・到了四十五十年紀・還仍然沒有聞道・這是不能長進的人・也就不必怕他了・可見後生的時節・是人生最難得的・切勿虛度光陰・把這一生就誤了・

子曰。法語之言。能無從乎。改之爲貴。巽語之言。能無說乎。繹之爲貴。說而不繹。從而不改。吾末如之何也已矣。法是正經・語是說・巽是委婉・繹是尋思・貴是好・末如之何是沒奈何・

解孔子說・人有過失・須要規勸・大凡規勸人有兩樣方法・一件是嚴辭正色・說些正經話責備他・他如何能不聽從呢・但只能使他聽從・也要他自己肯去改變纔好・一樣是和顏悅色・說些委婉話開導他・他若有能不喜悅呢・但只能使他喜悅・也要他自己會去尋思纔好・倘若喜悅了・卻不會尋思・雖然中心見好・那規勸的深意・究竟不曾懂得・聽從了卻不肯改變・雖然當面認錯・那過失的根源・究竟不曾改去・這種人・勸他纔是無益・我也沒他奈何了・

子曰。主忠信。毋友不如己者。過則勿憚改。重出

子曰。三軍可奪帥也。匹夫不可奪志也。匹夫・是微賤一箇人・

解孔子說・天下惟有志不可奪・其餘外物・都是可奪的・譬如三軍擁護着元帥・那是何等威風・似乎不可奪了・其實元帥威風・是倚仗三軍的勇力・總是靠人・有時人心變散・那元帥仍然被人奪去・惟有立志一事・是靠自己不靠人・就是微賤的匹夫・他若立定了志向・任憑別人多大勢力・終不能奪得他・可見立志是爲人最要緊的・那些風吹草動・便被人奪去・喪了平生氣節・總是無志的人了・

子曰。衣敝縕袍。與衣狐貉者立。而不恥者。其由也與。不忮不求。何用不臧。

敝是壞・縕是絮・忮是忌刻・求是貪・臧是善・

解孔子說・世人都是嫌貧重富・看那富貴人・鮮衣肥馬・個個羨慕・與那貧窮人・衣衫藍褸・不但人都笑他・他自己也覺得慚愧・惟有賢士與俗人不同・・他立志高遠・專心求道・貧富二字・從不放在心裏・一毫動他不得・・就是穿一件壞舊袍・也同那穿狐貉皮裘的富貴人・站在一處・他也覺得羞恥・這種人・・真不易得・・只有仲由・他能如此・詩經上有兩句說得好・不忮不求・何用不臧・・是說貧窮的人・見別人富貴・強梁的必起忌刻心・柔弱的必起貪求心・人若能去盡忌刻貪求的心・諸事順理所為・豈有不善・這兩句・可稱贊仲由了・

子路終身誦之。子曰。是道也。何足以臧。

解子路見孔子贊他・心中甚喜・・將詩經這兩句・時常念誦・終身不忘的意思・孔子怕他自己滿足・・不求進益・因又說道・學道的人・已知還要求知・已能還要求能・纔能盡道中分量・不是但靠那已知已能的・便可終身受用・即如這不忮不求四字・何嘗不算得好處・但天下事理無窮・還有許多見不到・做不到的・若只守定這一善道理・又如何能彀盡善也・

子曰。歲寒。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。彫是落・

解孔子說・小人柔靡・譬如花卉一般・君子剛正・・譬如松柏一般・當國家太平時候・人都喜小人有才・・覺得君子倒迂・・就像春風和暖的光景・百花齊放・松柏反淡然無色・及至國家危亂時候・那些小人・・貪生怕死・辱身失節・一個也靠不住・惟有君子守正不阿・始終如一・纔曉得天地間綱常名教・惟君子擔當得起・與俗人大不相同・就像歲暮寒冬的光景・草木俱已彫落・惟松柏長青不改・人纔曉得松柏枝葉・是後彫落的・不與那些花卉相同了・

子曰。知者不惑。仁者不憂。勇者不懼。

解　孔子說・學問最要明理・理有一分未明・心中便有一分蒙蔽・遇着難處的事・揣度不定・未免疑惑・算不得知者・若是知者・他事理見得分明・是非不紊・邪正不亂・沒有一毫蒙蔽・是斷然不惑的・明理還要去私・私有一毫未去・心中便有一分牽累・遇着拂意的事・消受不過・未免憂苦・算不得仁者・若是仁者・他私欲去得淨盡・富貴不貪・貧賤不厭・沒有一毫掛累・是斷然不憂的・明理去私・又要養氣・氣有一分未足・心中便有一分虛怯・遇着驚險的事・把持不住・未免畏懼・算不得勇者・若是勇者・他正氣養得充足・遇義理重・生死爲輕・沒一毫虛怯・是斷然不懼的・不惑方能不憂・不憂又能不懼・當了知仁勇三德・學問纔得大成了・

子曰。可與共學。未可與適道。可與適道。未可與立。可與立。未可與權。道是往・權是稱錘・

解　孔子說・學問由淺入深・有許多層級・當初學時候・只要有志向善・肯讀書學好・便可以與他同學了・但是方纔用功・尚未求得門徑・若說要與他往道上行・也還不能・及至學得許久・得了門徑・可以往這道上行了・但這只是勉強行去・還有十分把握・若就要與他站定腳根・不爲外間事物搖奪・也怕不能・須再加上工夫・到了站定腳根・外間事物・都不能搖奪・這學問也就很好了・但這理是活的・有常有變・須要用權・這箇權・譬如等稱一般・稱他物件輕重・各有所用・若只守定常行的道理・到這用權的時候・想與他商量輕重・隨時變通・・他也未必能了・這權字最難・不是輕易說得・・除非學到聖人地步・纔可以說得用權了・

唐棣之華。偏其反而。豈不爾思。室是遠而。子曰。未之思也。夫何遠之有。唐棣

・是花名・一名郁李・偏詩作翩・反與翻同・翩翻是搖動・

解 古詩上有四句・上兩句道・唐棣之華・偏其反而・是說唐棣花開了・風吹着翩翩搖動・甚是可愛・下兩句道・豈不爾思・室是遠而・是因見花可愛・念及相愛的人・說我何曾不思想你呢・無奈你的家室・相離太遠・不能見面・徒然思想・也是無益・孔子說此詩・見他說思想無益・惰人寢思不用・因說道・人心最靈・在乎能思・世間萬事・非思不通・此詩既說爾思・又說室遠・可見他並未曾真心思想・如果真心思想・必然念念不忘・任他多少遠・也隔阻他不得・・就是身不能到・精神也能感通・何怕他遠呢・爲學的人・思量這理・須要用心真切・自然無遠不到・莫是艱難自阻了・

鄉黨第十

孔子於鄉黨。恂恂如也。似不能言者。其在宗廟朝廷。便便言。唯謹爾。恂相倫反

・朝直遙反・下同・便旁連反・恂恂是老實樣子・便便是詳細・・O

解 孔子在鄉黨・居家時候・常與宗族親戚往來・那宗族中多有父兄長輩・孔子見這些長輩・多謙卑退讓・是個老實人樣子・凡事都聽長輩分付・從不自發議論・好像不會說話的一般・及至出仕時候・在宗廟・遇有祭祀・須要講求禮節・在朝廷・遇有政事・須要商量可否・孔子知無不言・必說得詳細分明・不肯含糊遷就・但存心恭敬・謹言仍自謹慎・不是信口直說・這一段是說孔子居鄉出仕・言語不同如此・

朝與下大夫言。侃侃如也。與上大夫言。誾誾如也。君在踧踖如也。與與如也。

侃苦旦反・誾魚巾反・踧子六反・踖子亦反・・與平聲・或如字・O侃侃是剛直・誾誾是和氣・踧踖是不安・與與是安詳・

解　列國大夫・分爲二等・・大國有三人・・爲上大夫・大夫・五人・爲下大夫・孔子仕魯・爲司寇・・是個下大夫・・當黎明進朝・時候・君尚未出・見着同班下大夫・孔子與他說話・據理論事・侃侃直言・若見着上大夫・同他分位較尊・孔子言詞須要委婉・誾誾和氣・仍自守定正理・到了日出時候・君出在朝・孔子加倍恭敬・似乎踧踖不安的光景・却又不矜持太過・・仍然舉止安詳・這一段是孔子在朝事上下不同樣如此・

君召使擯。色勃如也。足躩如也。揖所與立。左右手。衣前後。襜如也。趨進。翼如也。賓退。必復命曰。賓不顧矣。擯必刃反・躩驅縛反・襜赤占反・○擯是擯相・勃是變色・躩是盤旋・襜是整齊・翼是鳥翼・復命是回話・賓是客・

解　古時鄰國相聘・主國有賓禮・傳話的人・先出接客・名叫擯・擯的人數・照命數爲半・魯是侯爵・七命・應用四人・有一日・魯君召孔子爲擯・孔子聞命・顏色勃變・行走盤旋・恭敬得很・及客將到・孔子同承擯站立大門外接客・主君有話・上擯傳與承擯・承擯傳與末擯・客有話・末擯傳與承擯・承擯傳與上擯・孔子是承擯・立在中間・當傳話時・與上擯末擯相揖・手勢左右無定・衣服前後仍整齊不動・・客既入門・升堂・要授玉與主君・主君須拜謝・受玉・那時孔子以承擯代上擯・而贊禮・從庭中走至阼階前・須要快走幾步・當那快走時候・兩手端拱・兩臂張開・好像鳥翼的舒展一般・及至禮畢・君送客出門・客已退去・孔子必然・回到君前回話道・賓客去遠・不回顧了・這一段是說孔子爲擯禮容・周到如此・

入公門。鞠躬如也。如不容。立不中門。行不履閾。過位。色勃如也。足躩如也。

其言似不足者。攝齊升堂。鞠躬如也。屏氣似不息者。出降一等。逞顏色。怡怡如也。沒階趨進。翼如也。復其位。踧踖如也。閾況逼反·齊音咨·O公門是國君大門·鞠躬是彎身·閾是門限·履是踐·位是君位·攝是手提·齊是衣襟·屏氣是收斂中氣·息是鼻息·降是下·等是級·逞是放·怡怡是和悅·沒是盡·趨是快走··趨字下多一字·應刪去·

解古時諸侯宮室·前面有三重門·第一重叫做庫門·第二重叫做雉門·第三重叫做路門·又有三朝·庫門外叫做外朝·國有大事·君出外朝·詢國人·平時不常設位·雉門內叫做治朝·是每日視朝所在·有位無堂·路門內叫做內朝·堂高七尺·有階七級·孔子上朝·先進庫門·再進雉門·那公門雖然高大·孔子必彎身走入·象是門矮不容直身一般·而且站立不敢當中·行走不敢踏着門檻·都是敬君的意思·雉門內·便是治朝·君視朝事·退入內朝·羣臣如有事稟奏的·同入內朝見君·必從治朝君位旁邊走過·孔子過君位·顏色勃變·腳步盤旋·言語低小·似乎欲說不能說的一般·進了路門·在內朝堂下站立·等待君命宣召·兩手提起衣襟的下邊·合階升堂·那衣襟離地一尺·恐怕踏著衣襟失儀·孔子升堂必更彎身致敬·收斂中氣·似乎沒有鼻息一般·及至奏事已畢·退由下台階一級·放開顏色·仍然和悅·下盡七層台階·快走幾步·回到堂下本位·心中還有些敬畏不安·這一段是當孔子在朝敬君之容如此·

執圭。鞠躬如也。如不勝。上如揖。下如授。勃如戰色。足蹜蹜。如有循。享禮有容色。私覿愉愉如也。勝平聲·蹜色六反·O圭是玉·尖頭長方形·上是高舉·下是低·授是遞·蹜蹜是促狹·循是依傍·享是獻·覿是見·愉愉是和悅·

解 諸侯遣大夫聘問・鄰國・必用玉圭這信・孔子到鄰國行聘時・拿著魯君的玉圭鞠身致敬・好像拿着重物・力不能勝一樣・拿玉的手勢・高不過像作揖樣子・低不過像遞物樣子・上下得中・面上勃然・有戰懼的顏色・腳步窄狹・足不離地・像有依傍的物件・・在地上直拖一般・這都由恭敬之極・所以有此模樣・到次日行享獻禮・將魯君送鄰國禮物・羅列庭中・那禮物華多・究不及聘圭貴重・此時神氣發揚・便有容色可觀・・又過一二日・自己另備些須禮物・拜見鄰君・此是私事・與爲君得享・・那容色又加和悅了・這一段是記孔子出聘鄰國・這容如此

君子不以紺緅飾。紺古暗反・緅側由反・・紅紫不以爲褻服。當暑袗絺綌。必表而出之。緇衣羔裘。素衣麑裘。黃衣狐裘。褻裘長。短右袂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。長去聲・狐貉之厚以居。去喪無所不佩。去上聲・非帷裳必殺之。殺去聲・羔裘玄冠不以弔。吉月必朝服而朝。○內除必有寢衣一節・錯在齊必有明衣一節下・・君子是指孔子說・・紺是天青色・緅是黑青色・・飾是鑲邊・褻是私居・・袗是單・絺是細葛・綌是麄葛・表是外面・・緇是元青色・・素是白色・・羔是黑色小羊皮・麑是鹿子白色・袂是袖・・帷是帳衣・裳是下衣・殺是斜縫・吉月是每月初一日・

解 孔子平日衣服・不用天青・藕青・顏色鑲邊・因這二色・青中帶赤・不是正色・至於紅・是赤白二色合成・紫是赤黑二色合成・也不是正色・而且近於婦女服色・就是平日私居常服・也不宜用・當夏令暑熱時候・單穿葛衣・恐他露體不敬・孔子無論所穿細葛粗葛・總要裏面加一件・托葛衣在外重托出・・便不露體・冬令穿皮裘・外面加一件單衣・托衣襟打開・叫做襯衣・・衣裏與裘同色・如朝服用羔裘・羔是黑色

色・・須用緇衣・穿羔裘・是白色須用素衣・褻裘・用狐裘・長些須用黃衣・這都是配定的・至平常私居穿的皮裘・做得長些

居・取狐貉毛深厚・右邊袖子略短・便於作事・那狐貉皮毛深厚・用作坐褥衣服最好・古時君子・玉不去身・取他顏色溫潤・可以比德・音辱

石鑿觹等項・可以比擧・除了喪服・古時不佩玉・其餘沒有不佩玉的・是有小刀火鑿等項・都是物也都佩帶了・喪古時衣有裳・裁在上為衣・在下為裳・若是剪

祭禮所用的・裳是正幅上下一樣・如褶・要間褶疊束腰・後有斜縫・是常服所用的・裳便上窄下闊・必有斜縫・既與禮服有別・又可省衣料・

古時喪服用素色・吉服用元黑色・不可用他弔喪・每月初一日・羣臣當賀・月元色是冠・是朝祭所用・是老在

家・到了朔日・也必要穿了朝服上朝・不忘敬君的禮節・這一段是記孔子衣服制度如此・

齊必有明衣布。齊必變食居必遷坐。內有寢衣・必添一節・

解孔子將要祭祀・必先齊戒・齊戒時・必要浴・浴完・另換新衣・叫做明衣・是用布做成・單是齊戒時用・其餘服裝不同・又必有一件寢衣・要比身體多一半長・晚上睡臥・不與平常同・凡齊戒必要改變飲食・不飲酒・不茹葷・這就是平日所寢的臥處・又不與妻妾同居・斷絕嗜欲・就是平日取其

住的所在・必要坐位・遷在一處・不與平日相同・這一段是記孔子齊戒敬慎如此・

食不厭精。膾不厭細。食音嗣・食饐而餲。魚餒而肉敗。不食。色惡不食。臭惡不食。失飪不食。不時不食。食饐之食音嗣・餲音遏・餒奴罪反・饐於冀反・割不正不食。不得其醬不食。肉雖多。不使勝食氣。惟酒無量。不及亂。量去聲・食音嗣・沽酒市脯不食。不撤薑食。不多食。祭於公。不宿肉。祭肉不出三日。出三日。不食之矣。食不語。

寢不言。雖疏食菜羹。瓜祭。必齊如也。食音嗣○食是飯・精是細・膾是肉爛魚片・饐是熱經・餲是味變・餒是爛・敗是腐・臭是氣・飪是烹調・亂是大醉・脯是乾肉・宿是隔夜・疏是粗・羹是湯・瓜字應作必字・

解飲食所以養生・孔子也不肯苟且・飯米須要多舂・不厭舂得極精・魚膾肉膾・須要多切・不厭切得極細・若是飯煮得太熱・太爛・或是隔夜變味・魚或是爛了・肉或是腐了・這幾不可食・大凡食物顏色不好的不食・烹調不得法半生半熟的不食・五穀果品・不到成熟的時令不食・割肉歪邪・不成塊式・孔子據說不正・也不食・食肉須用醬可相配・若沒得醬醋相配也不食・凡食物以五穀爲主・肉雖很多・只可用些下飯・不使肉氣勝過飯氣・酒隨量飲・沒有限定多少・但不至飲得大醉・街上零沽的酒・零賣的乾肉・究不及家中自作的潔淨・也不食・凡食物都要加薑・・薑性辛香・能通神氣・去穢氣・撤去不得・食物須有限制・不貪多・過能傷了胃脾・孔子在魯國廟內助祭・得了胙肉・當日就分送人・不敢留過夜・・若是自己家中祭肉・也不敢過三日過三日・怕肉味改變・人不能食・必至拋棄・未免褻瀆神明・口既食物・又要與人說話・必然有礙肺氣・孔子當食便食・從不和人問答・身己就寢・又想有事要說・必是心事不靜・孔子當寢便寢・從不再有言語・古人飲食・必取少許・另置盤中・祭始作飲食的人・這是不忘本的意思・孔子每食必祭・就是粗飯菜湯・也必要祭・祭時也必恭敬・像齊戒一樣・這聖人的誠意・這一段是記孔子平日・飲食禮法如此・

席不正不坐。

解古時沒有椅凳・坐必用席鋪地・鋪席不正・孔子不坐・必要擺正方坐・聖人存心至正・就是坐席小事・也不肯苟且如此・

鄉人飲酒。杖者出。斯出矣。鄉人儺。朝服而立於阼階。儺乃多反・○杖者是老人・儺是驅逐疫鬼

阼階是東階·

解孔子居鄉時·與鄉人聚會飲酒·內中有執杖老人·是應當尊敬的·飲酒既畢·老人未出·孔子不敢先出·老人出去·孔子隨即跟出·也不敢停留·這是敬老的意思·季冬十二月·鄉人要逐疫鬼·名為大儺·用四人扮為神將·黃金塗面·畫成四眼·手持大刀·挨家逐鬼·這事近於戲耍·孔子也要穿着朝服·立在東邊阼階·一則不敢怠慢神明·二則怕驚動家中祖先·這一段是記孔子居鄉·無一事不是誠敬如此·

問人於他邦。再拜而送之。康子饋藥。拜而受之。曰丘未達。不敢嘗。問是問候·他邦是別國·饋是送·未達是不懂·

解孔子有知好的人·住在別國·託人寄信去問候他·那寄信人動身時·孔子必要再拜相送·就像親見知好的人一般·有一日·季康子差人送藥於孔子·孔子拜謝·受了藥物·告來人道·大夫賜藥·盛意厚·因某未曾懂得藥性·所以不敢就嘗·這一段是說孔子與人相交·誠意如此·

廄焚。子退朝。曰傷人乎。不問馬。廄是馬房·焚是燒·

解孔子為大夫時·家中養馬的房·一日上朝後·馬房忽然失火被燒··孔子從朝上退回家中·問家人道··今日馬房失火·可曾傷着人麽··却不問馬如何··因聖人愛人·心切·家遇火災·一心只怕傷人··無暇想到馬匹··所以不問·這是記聖人貴人賤畜·心事如此·

君賜食。必正席先嘗之。君賜腥。必熟而薦之。君賜生。必畜之。侍食於君。君

君賜食。必正席先嘗之。君賜腥。必熟而薦之。君賜生。必畜之。侍食於君。君祭先飯。（飯，扶晚反。）疾君視之。東首。加朝服拖紳。（首，去聲。拖，徒我反。）君命召。不俟駕行矣。（食是食物。腥是生肉。薦是上供。生是活物。畜是養。侍是陪。祭是大祭。俟是等。駕是套車。）

解　魯君賜孔子食物·孔子必要端正坐席··像對君一般·自己先嘗一遍·然後分人·因這食物·是君吃剩的··所以不敢上供·若是君賜的生肉·必要煮熟了。先上供祖考·然後自食·覺得君賜貴重·不比尋常熊·或是君賜了活物·如雞鴨羊等類·必要仰體君上仁心·留在家中餵養活·孔子是人臣·不敢與君並祭·因先吃飯·替君嘗食·有時臥病在家·君來看病·孔子臥時·頭必向東·因病不能起·將朝服蓋在身子上面·又拖著大帶·就當作穿朝服見君的樣子·有時孔子在家·遇着君命來召·生怕遲延··不等套車·當時就行·隨後車纔趕到·這一段是記孔子事君盡禮如此·

入太廟每事問。（重出）

朋友死。無所歸。曰於我殯。朋友之饋。雖車馬。非祭肉不拜。（殯是殯殮設位··）

解　孔子待朋友··情意最重··有外鄉朋友病死·無家屬在這·沒有靠着·一切殯殮等事··無人作主··孔子說·這朋友既無至親在此·只好我替他發主·就在我家裏殯殮罷·孔子交朋友·重義不重財·朋友饋送東西·惟有祭肉·孔子必要拜受·是敬他祖考的意思·其餘就是車馬·那樣貴重·但不是祭肉·也不須拜受了·這一段是記孔子交友情義如此·

寢不尸。居不容。見齊衰者。雖狎必變。見冕者與瞽者。雖褻必以貌。凶服者式之。式負版者。有盛饌。必變色而作。迅雷風烈必變。（尸是死尸·容是容貌·狎是熟習·褻是親）

見・式是車前橫木・拱手手所用・負是背負・版是戶口冊籍・迅是驟・烈是猛・

解孔子平日坐立・必要正直・到夜間睡眠・倒不要長身直臥・像那死人一般・出外應酬・必有禮貌・到在家閒居・不必用許多禮貌・反覺得客氣・若見齊衰孝服的人・雖是熟習・也必要變色・見那戴冕旒穿衣裳的人・或是瞽目人・雖是在家私見・也必要加以禮貌・在路上乘車・遇着穿孝服的人・必要手扶着車前橫木・彎身而過・這是哀他有喪的意思・或遇着背負戶口冊籍的・也是如此・因冊上所載・都是本國生民的數目・所以要致敬・如到人家設客・有豐盛的筵席・必要變色起立・謝主人的厚意・有時遇着天變時候・・雷聲驟起・風勢狂猛・似乎天怒一般・孔子容貌必要改變・就是夜間睡後・也必要起來・衣冠正坐・這是敬天的意思・這一段是記孔子容貌隨時變易不同如此・

升車。必正立執綏。車中不內顧。不疾言。不親指。升是上・綏是車繩・內顧是回視・疾言是大聲說話・

解孔子爲人恭敬・無時不正・當上車時・也必要正身站立・拏着車上的繩索・從容上去・車行出門・孔子在車中・仍然正立・不回頭・往裏觀看・不驟然大聲說話・不親手指物與人看・因這三樣・都是失儀・且容易使路人疑惑・所以不肯・這一段是記孔子上車・容貌如此・

色斯舉矣。翔而後集。曰山梁雌雉。時哉時哉。子路共之。三嗅而作。舉是上飛・集是下住・翔是盤旋・梁是橋・共是向・嗅是叫・作是起・

解孔子與子路行山・山上有座石橋・橋上有鳥・鑒見人的顏色・便往上飛盤旋・許久方纔飛下止住・孔子看見這鳥・是個雌雉・因說道・人之行止動靜・都要隨時斟酌・纔能合道・你看這山梁雌雉・時飛時止・頗得隨時的道理・子路聞孔子贊雌雉・・向他拱看・那鳥怕子路要拿他・叫了三聲・便飛起去了・這一段文意不全・大意是記孔子隨時隨地・留心學問如此・

論語話解卷六

先進第十一

子曰。先進於禮樂。野人也。後進於禮樂。君子也。如用之。則吾從先進。先進是前輩·野人是鄉裏人·後進是後輩·君子是有學問的人·

解孔子說·前輩講究禮樂·文采中帶些樸實意思·如今人嫌他不華麗·說他是鄉裏野人·後輩也講禮樂·但在外面添出許多文采·全沒有樸實的底子··如今人愛他華麗·說他是有學問的君子·這是因後代風俗遂弄的奢華·所以世俗議論如此·如果要用禮樂·究竟是前輩的得中·我還是從前輩的好·那世俗議論·如何信得他呢·

子曰。從我於陳蔡者。皆不及門也。德行。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。言語。宰我子貢。政事。冉有季路。文學。子游子夏。從是隨從的·及門是在門的下·

解孔子從前要往楚國·走到陳蔡地方·被二國發兵圍住·絕糧七日·那時隨從的弟子頗多·同到魯國·這些弟子·俱已散去·孔子想起前事·因說道·從前隨從我在陳蔡地方·同受患難的人·此時都不在我門下·人生聚散無定·真可感歎·門人因孔子這話·記得那時隨從孔子的·共有十位·有長於德行的·是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四人··有長於言語的·是宰我子貢二人·有長於政事的·是冉有季路二人·有長於文學的·是子游子夏二人·可見孔子門下人才極盛·真是古今未有的了·

子曰。回也。非助我者也。於吾言。無所不說。

解・孔子說・我平日教導弟子弟子聽・我的話・心中覺有可疑・必要再問・我與他辯論・因此屢發我的心思・我也得他們幫助不少・・惟有顏回這人・他不是幫助我的・我與他說話・沒有一句他心裏不覺喜悅・並無一毫可疑・從不見他再問・我從何處能得他幫助呢・這樣弟子・・真是少有了・

子曰。孝哉閔子騫。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。間是不同・昆是兄・

解・孔子說・外間人・都說閔子騫是個孝子・這由他平日在家・力行孝道・感動他父母兄弟・都稱讚他孝道・外人聽他兄弟所說・留心看他行事・果然真是孝順・因此大家稱他是孝子・一傳十・十傳百・沒有一個人不同他父母兄弟稱讚的話一樣・若不是十分純孝・如何能使許多人信服・真是難得了・

南容三復白圭。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。復是念誦・

解・詩經大雅有四句道・・白圭之玷・尚可磨也・斯言之玷・不可為也・這是說白玉有了污玷・還可以磨得去・人若說錯了話・收不回來・這個污玷再沒法兒醫治了・南容平日將這四句・再三念誦・・惟恐自己有一句話說錯・孔子因他做人謹慎・所以把哥哥女兒配他・・可見為學必須謹言・是最要緊的・

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。孔子對曰。有顏回者好學。不幸短命死矣。今也則亡。

解　季康子問孔子・許多弟子・是那一個好學・孔子答道・有個顏回・他能好學・不幸短命・業已死去・如今沒有好學的人了・

顏淵死。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。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。鯉也死。有棺而無椁。吾不徒行以爲之椁。以吾從大夫之後。不可徒行也。鯉是孔子兒子・伯魚・椁是外棺・

解　顏淵家貧・死時・有棺無椁・他父親顏路・求孔子賣車做椁・孔子說道人無論有才・無才・從各人父親說來・也都是一樣・兒子雖然不如回・但既是我兒子・我豈不愛他・他死時・也有棺無椁・我不肯賣車做他的椁・因爲賣了車・出門便須徒步・我曾出仕・隨從大夫之後・若是徒步・便違了國家體制・如何使得呢・

顏淵死。子曰。噫。天喪予。天喪予。噫是痛聲・喪是亡・

解　孔子聽得顏淵病死・心裏傷痛不過・嘆氣道・噫・這是天亡我了・這是天亡我了・顏淵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・一心要他傳道・不想他竟短命先死・孔子悲痛至極・想着大道無傳・就像天亡自己一般・所以如此・

顏淵死。子哭之慟。從者曰。子慟矣。曰。有慟乎。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。慟是哀過・夫人是這人・

解　顏回死後・孔子往弔・哭得極其哀痛・隨從的弟子說道・夫子今日哀痛太過了・孔子答道・我自己不覺得・果真哀痛太過了嗎・我想顏回・這樣賢才・非他人可比・如今忽然沒了・怎禁得十分傷感・你說我哀慟太過・我若不爲這人哀痛・還爲誰傷痛呢・

顏回死。門人欲厚葬之。子曰。不可。門人厚葬之。子曰。回也。視予猶父也。予不得視猶子也。非我也。夫二三子也。

解 顏回死後・門人因孔子甚愛顏回・大家幫助貲財・要替他厚葬・來告知孔子・孔子說道這樣不得・喪禮須要與家中光景相稱・家貧厚葬・便不合禮・不可如此・門人因是大家美意・不遵孔子的教・還與顏路一路商議・竟然厚葬了・孔子後來知此事・因說道・不同平日看待我同父親一樣・我如今不能看待他・同兒子一樣・竟由人把非禮的事加他身上・豈不抱歉呢・這不是我要如此・這幾個弟子們幹的事・叫我也沒奈他何了・

季路問事鬼神。子曰。未能事人。焉能事鬼。敢問死。子曰。未知生。焉知死。

解 季路問道・鬼神無形無聲・如何能事奉・孔子答道・你且莫說事鬼神・先要說事人・這人倫中事・若事父事長・無一處不當・盡的盡得・那鬼神與人・雖然幽明分隔・其實只是一理・若能盡事人的道理・事鬼神也就不難了・若不能盡事人的道理・又如何能事鬼神呢・季路又問人有生必有死・・人究竟死後是如何・孔子答道・你要曉得死是如何・先要曉生是如何・・人生在世・自少至老・有許多當做的事・有許多當盡的心・無一樣不由天性・這個性是天與我的・就是那四支百骸・聰明智慮也・無一樣不是天與我的・這一生忙忙碌碌・辛辛苦苦・究竟是要如何才不虛度一生・・才不辜負上天生我的意思・若能知得這個道理・・生如此・死也如此・若生時的道理尚且不知・又如何能知到死後呢・

閔子侍側。誾誾如也。子路行行如也。冉有子貢侃侃如也。子樂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。侍是旁邊・誾誾是和悅樣子・行行是剛強樣子・侃侃是爽直樣子・

解孔子一日·與弟子坐談··閔子騫子路冉有子貢四人·陪侍在旁·閔子·是厚重的人·氣候從容··是個和悅樣子·子路是好勇的人·氣象軒昂是個剛強樣子·冉有子貢是多才的人·氣象開展··是個爽直樣子··孔子看他四人氣象·都是天下英才·將來知有成就··心中更覺喜樂··後嫌子路太剛·惜他取禍·因說道·你諸人氣象皆好·惟有由的氣象·太[illegible]狂些·過剛易折·恐怕將來不得善終·須要漸漸變化·致中和地步纔好·後來子路出仕衛國·果然死難·可見人身氣象·是最要緊的·

魯人為長府。閔子騫曰。仍舊貫。如之何。何必改作。子曰。夫人不言。言必有中。長府是庫名·貫是事·中是合理·

解魯國有庫·名叫長府·魯人嫌舊庫狹小·要重新改造寬大的·有人向閔子騫說此事·閔子騫道·凡多一事·不如省一事·這長府本有舊庫·相沿已久··如今仍然照舊日事體·豈不省事·大家商量·看是如何·何必改作··又多一番勞費呢·孔子見閔子說話又正經·又委婉·因贊他道·這人平日不肯輕易說話··偶然說幾句話·必然合理·他本來有德的人·說的話··再沒有不好聽的了。

子曰。由之瑟。奚為於丘之門。門人不敬子路。子曰。由也升堂矣。未入於室也。瑟比琴大··有二十五絃·

解子路氣質剛強··平時彈瑟·也帶殺伐聲音·孔子說他道·像由這樣彈瑟·殺氣不和··何以在我的門下·竟有這殺聲調·門人見孔子常說子路這樣·想是子路學問平常··因此不甚敬重他·孔子因又說道·凡人學問有三層境界，走到下手··尋得信路趕·定了一生趨向·可比纔進門的樣子·致後來學問長進·見識廣大·心裏光明·可比上了廳堂的樣子·及至學問純熟·那些精微深奧的道理·無不明透徹·可比進了房的

屋的樣子・如今由的學問・已造到正大光明的地步・只是精奧的道理・尚未十分透徹・可比已升廳堂・不過未入房室罷了・就很不容易了・你們如今有可以輕慢得他呢・

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。子曰師也過。商也不及。曰然則師愈與。子曰。過猶不及。

解 子貢問顓孫師與卜商・這兩個人・那個好些・孔子道・這兩人都有毛病・師是子張・為人・有才氣開展・但一心好為高遠・不肯踏實・是太過的毛病・商是子夏・為人・謹守禮法・但規模太覺狹窄・不能開擴・是個不及的毛病・子貢道・這等說來・似乎師比商稍勝些・孔子道・這道理要得中方好・那太過的人・自覺得比不及的人強些・其實他所知所行・一切不合中道・與那不及的人・同是一般毛病・又何曾能稍勝些呢・

季氏富於周公。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。子曰非吾徒也。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。聚是集・斂是稅・附益是添助，鳴是擊・攻是責・

解 魯國先君周公・他本是成王叔父・又兼位居冢宰・家自是富裕・季氏只是魯國大夫・他家卻富裕・還過於周公・這都由他家數代專權・不知收斂・僭了多少虐民・欺君的事以致如此・如今冉求做季氏家臣・又替他極力催集民間錢稅・去添助他的富・孔子責備冉有道・季氏家富本已過分・冉求還要剝削民財去添助他・這等學生・直不像是我的學生了・我門下許多小子・大家擊起鼓來・明白說出他的罪過・去攻責他・才有可呢・冉求本是有才的人・只因做了季氏家臣・要想見長・替他集財稅・不顧損傷百姓・所以孔子惡他如此・

柴也愚。參也魯。師也辟。由也喭。柴是孔子學生・姓高字子羔・魯是鈍・辟是虛浮・喭是粗俗・

解　孔子學生有個高柴·他是孝子·為人極其仁厚·但心地不甚靈動·是個愚拙的樣子·又有個曾參·他也是孝子·為人極其篤實·但天資不甚聰敏·是個魯鈍的樣子·又有顓孫師·他是多才的人·儀容極其華美·但性情偏於虛浮·又有仲由·他是好勇的人·行事極其粗鹵·但舉止略帶些粗俗·這四人都是美材·生來氣質也不免有偏·只因得孔子為師·受了聖人的教訓·後來都成大賢·可見學問能變化氣質了·曾子最魯鈍·後來傳道的竟是他一人·又可見學問總要切實的好了·

子曰。回也其庶乎屢空。賜不受命而貨殖焉。億則屢中。·庶是近·命是天命·貨是財·殖是生·億是揣度·

解　孔子說·回平日學道·他與道庶乎近了·他家景極貧·屢次遇着食用個空·若不是他求道有得·焉能毫不動心呢·至於賜·他不能稟受天命·自守貧窮·定要把那財貨生殖一番·這是他不及回處·但他極是聰明人·若使他揣度事理·卻往往十中八九·所以我門下若論天資·除了回·也就算賜了·

子張問善人之道。子曰。不踐迹。亦不入於室。

解　子張問善人·為人道理是如何·孔子說道·那善人天生美質·他自然能知向善·不必要學前賢的模樣·可比那行路的人·不必踐著前人的迹·自然識得路徑一般·但善人天資雖美·不曾下過功夫·於聖賢精微道理·也不能十分通徹·就像那行路人·雖然識得路徑·只在室外行走·不曾入到屋裏來的一般·這就是善人的為人了·

子曰。論篤是與。君子者乎。色莊者乎。·論是議論·與是取·色是外貌·莊是端正·

解孔子說・凡要取人・須細看那人心術品行如何・方能取得不錯・若但聽他說話・覺得篤實・因此便就取他・究竟所憑・不過幾句話兒・不曉得這人果真是個君子・或是外貌裝做的人・都未可定・如何便相信得呢・

子路問聞斯行諸。子曰。有父兄在。如之何其聞斯行之。冉有問聞斯行諸。子曰。聞斯行之。公西華曰。由也問聞斯行諸。子曰有父兄在。求也問聞斯行諸。子曰。聞斯行之。赤也惑。敢問。子曰。求也退。故進之。由也兼人。故退之。

解子路問道・聽人說件好事・就要去行麼・孔子道・父兄在上・子弟不得自專・凡事須要請示・如何聽見人說・便要去行呢・冉有也問道・聽人說件好事・就要去行麼・孔子道・凡是好事都應當做・既聽見說了・便要上緊去行才是・公西華因問道・先前由問聽見好話・就要去行・夫子說有父兄在・須要請示・後來求也這樣問・夫子又說既聽見了・便要去行・前後所說不同・赤心裏疑惑・請問是什麼緣故呢・孔子答道・那求是個退讓的人・我怕他有推委的毛病・所以說既聽見了・便要去行・是催逼他向前進的意思・由為人好勝・一人常想做兩人的事・我怕他有冒失的毛病・所以說有父兄在・須要請示・是要阻他向後退的意思・這是因人施教・所以不同・其實說請示的・求自然會請示・說就行的・由自然會就行・究竟同是一個道理・你可不必疑惑了・

子畏於匡。顏淵後。子曰。吾以女為死矣。曰。子在。回何敢死。

解孔子在匡地被圍受驚・及至解圍脫難・大家出了匡地・單不見顏淵・孔子十分記掛・等了許久・顏淵纔隨後趕到・孔子因說道・我正在替你擔心・怕你因為我與匡人爭鬥・死了・顏回答道・夫子在世・回何敢輕易就死・請放心罷・

季子然問。仲由冉求。可謂大臣與。子曰。吾以子為異之問。曾由與求之問。所謂大臣者。以道事君。不可則止。今由與求也。可謂具臣矣。曰。然則從之者與。子曰。弒父與君。亦不從也。子然是季氏子弟・異是與衆不同・止是罷・具是備數・

解　季氏家中子弟有個子然・見他家有仲由冉求為臣・都曾受教孔子・是著名賢人・心裏十分得意・因問孔子道・像這仲由冉求二人・可以算得大臣麼・孔子答道・我只道你問大臣・必然問那與衆不同的人・那曉得就是問由求這兩人呢・所叫做大臣的人・必要守定平生所學的正道・去奉事君上・君上如用我・我定要使君依我・這正道行・若君上有私意・不肯行我這道・我就罷官不做・斷不肯從君上私意・失了這正道・有這樣力量・幾可以當得大臣・如今由與求・雖然有些才具・未必能守定正道・不肯一毫遷就・如何當得大臣・只可算得備數的臣子罷了・子然又問道・這樣說來・那由求二人是從順上意的人了・孔子道・那由求二人・雖算不得大臣・卻也頗有志氣・深知君臣大義・如在上的人尋常過失・或者不能救正・若是弒父弒君・這大逆不道的事・想要強他順從・他也是寧死不從的・

子路使子羔為費宰。子曰。賊夫人之子。子路曰。有民人焉。有社稷焉。何必讀書。然後為學。子曰。是故惡夫佞者。賊是害・社是土神・稷是穀神・佞是口・

解　子路為季氏家臣・季氏費邑缺少宰官・子路見子羔為人甚好・想保舉他做費宰・來與孔子商量・孔子道・高柴天資甚美・是人家的好兒子・但他年紀甚輕・正是要用功學問的時候・如今你就要他出仕・就誤他下學功夫・豈不是反害了人家的兒子麼・子路道・若論為學・不尚讀書・那可為學・即如出仕以後・有地方民人・可以治・有社稷神明・何可以奉祀・如果用心歷練・這也何嘗不是學問・何必定要閉戶讀

書・就算得學問呢・孔子道・天下只有學成後可以出仕・那有先出仕後學的道理・你說這些話・何嘗是你的本心・不過是不肯認錯・要強辭・分辯・我所以平日最惡那利口的人・因他不肯認錯・無理要說成有理・不想你如今也有這般毛病哩・

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。子曰。以吾一日長乎爾。毋吾以也。居則曰。不吾知也。如或知爾。則何以哉。曾晳名點・曾參的父親・也是孔子學生・

解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四人・陪孔子坐談・孔子說道・因我這一日年紀好你們長些・你們大家・都恭恭敬敬・其實有話儘管說・不要因爲我年長・你們就不敢說了・你們平日閒住時・都說世上人沒有知道用我的・倘或有人知道用你・你究竟有何本領可用呢・

子路率爾對曰。千乘之國。攝乎大國之閒。加之以師旅。因之以饑饉。由也爲之。比及三年。可使有勇。且知方也。夫子哂之。求爾何如。對曰。方六七十。如五六十。求也爲之。比及三年。可使足民。如其禮樂。以俟君子。赤爾何如。對曰。非曰能之。願學焉。宗廟之事。如會同。端章甫。願爲小相焉。率爾是慌忙樣子・

攝是管束・師是二千五百人・旅是五百人・因是重・饑是五穀不熟・饉是蔬菜不熟・方是向・哂是微笑・俟是等・端是元端禮服・章甫是禮冠・相是贊禮・

解 子路見孔子相問・也不推讓別人・就慌忙答應道・有出兵車千乘的大國・夾在大國中間・左右都被人管束・那大國又與我不和・時刻把師旅相加・又值上年饑荒・國勢弄到極弱・若用由去做・先整頓他器械・再操練他技勇・又教練他紀律・等到三年後・可使這一國人・發

們著勇・且知道大義的方向・這是由本領了・孔子笑了・微微一笑・又問冉有道・求・你是如何・冉有答道・求的本領小・只可治小地方・譬如地方只六七十里・或只五六十里・若用求去做整理農桑・等到三年後可使百姓富足・求所能不過如此・若還要興禮作樂・求不能勝任・只好且等後來的君子・孔子又問公西華道・赤你是如何・公西華答道・這禮樂是君子事・赤不敢說能做・但心裏願意去學・譬如有祭祀宗廟的事・或是兩君相會・或是諸國同來・這些大典禮・若用著赤時・赤穿著元端禮服・戴著章甫禮冠・願意做個小小贊禮的人罷了・

點爾何如。鼓瑟希。鏗爾。舍瑟而作。對曰。異乎三子者之撰。子曰。何傷乎。亦各言其志也。曰。莫春者。春服既成。冠者五六人。童子六七人。浴乎沂。風乎舞雩。詠而歸。夫子喟然嘆曰。吾與點也。希是歇・鏗爾是瑟聲・舍是放下・作是起・撰是才具・傷是妨礙・暮是晚・暮春是三月・古人二十歲行冠禮・冠者是二十以上人・浴是洗・沂是水名・舞雩是祈雨地方・詠是唱歌・喟然是長嘆・與是取・

解　四人序齒・子路之後・便是曾皙・孔子因曾皙方在彈瑟・先問冉有公西華三人・俱已說畢・因問曾皙道・點你是如何・那時曾皙彈瑟方歇・瑟聲鏗然的響・曾皙把瑟放下・站起身來答道・三子都有才具・點沒有才具・所說與三子不同・孔子道・這有何妨礙也・不過各說志向罷了・曾皙道・人生四時・都可行樂・惟有暮春時候・最好・春寒天氣和暖・應用單袷衣服・那時都已做成・穿在身上・閒暇無事・帶著二十餘歲已冠的五六箇人・還要著十餘歲童子六七箇人・同往郊外閒遊・走到沂水旁邊大家洗手洗脚・頑耍一番・又走到舞雩地方・那裏樹木最多・坐在樹陰底下・風涼一番・等到日頭平西時候・大家唱著歌兒・歡歡喜喜・緩步回家・這纔有些樂處・點心中願意如此・孔子見曾皙說的灑灑落落・從容自在・・隨時隨地・都成樂境・直說得天地太和氣象・與聖賢萬物一體胸襟・都從言下現出・不覺打動自家心事

得・因為曾點長樂道・這箇樂處・真不容易得・點的志向・果然是不同・我取點了・

三子者出。曾晳後。曾晳曰。夫三子者之言何如。子曰。亦各言其志也已矣。曰。夫子何哂由也。曰。為國以禮。其言不讓。是故哂之。唯求則非邦也與。安見方六七十。如五六十。而非邦也者。唯赤則非邦也與。宗廟會同。非諸侯而何。赤也為之小。孰能為之大。

解 四人言志已畢・三子先出・曾晳獨在後未去・問孔子道・那三子所說何如・孔子道・也不過各人說各人志向罷了・曾晳道・由說能治兵・他真有治兵本領・夫子何故笑他・孔子道・他的本領原是不錯・只是治國須講禮讓・他說話粗率・沒有謙讓的意思・所以笑他・曾晳道・那求所說・不是治國麼・孔子道・求是知他謙讓・所以只說小地方・其實就是治國・怎見得六七十里・五六十里・算不得一國呢・曾晳道・那赤所說也不是治國麼・孔子道・赤說話更謙讓了・其實說宗廟・說會同・不是諸侯的事・還是什麼・赤自說願做小贊禮・其實做他本領只做小的・又誰人能做大的呢・

顏淵第十二

顏淵問仁。子曰。克己復禮為仁。一日克己復禮。天下歸仁焉。為仁由己。而由人乎哉。克是戰勝・己是己身私欲・復是還・歸是服・

解 顏淵問道・如何纔是仁・孔子道・仁是人心・本有的天理・這是天與我的德性・從這德性發現出來・一切行事・都有規矩法度・便是禮・

這德性本是完全的・・只因人身上有許多私欲・攪擾・・以致不得完全・如今要完全這箇德性・・先要把己身上私欲・用刀掃除・・使天理原還人・欲若果有一日真能克己復禮・那德性自然完全・天下的人無有不歸服他・・一切行事・仍然還入規矩法度・這叫做克己復禮・就是為仁工夫・是箇仁人了・這為仁工夫・全由自己做主・只要立定志向・・也不是什麼難事・若不由自己做主・難道還由別人不成嗎・・

顏淵曰。請問其目。子曰。非禮勿視。非禮勿聽。非禮勿言。非禮勿動。顏淵曰。回雖不敏。請事斯語矣。

解　顏淵問道・這克己復禮四字・是為仁大綱・請問那條件是如何・孔子道・這條件甚多・說不盡・但就人身上類說・也不過視聽言動四樣・人有目必視・不當視的便是非禮・有耳必聽・不當聽的便是非禮・有口必言・不當言的便是非禮・有四支百骸必動・不當動的便是非禮・非禮這便是私欲・這視聽言動・・稍不留心檢點・私欲便已發生・到得私欲大發時・就明明知是非禮・自己也會伏不住・所以為仁的人・須要在平日視聽言動上刻刻留心檢點・覺得非禮・立刻便要禁止・・不當視的・萬不敢視・不當聽的・斷不可聽・不當言的・斷不可言・・不當動的・斷不可動・如此切實用功・到得純熟時候・視聽言動・真真都是天理流行・那私欲一毫也容留不住・這就是克己復禮的條件了・顏淵聽夫子指教・心裏十分領悟・因說道・我聽夫子這番教訓・回雖然不聰敏・也必要照這話做事・斷不敢怠惰了・

仲弓問仁。子曰。出門如見大賓。使民如承大祭。己所不欲。勿施於人。在邦無怨。在家無怨。仲弓曰。雍雖不敏。請事斯語矣。民是人・承是奉・施是加・

解　仲弓問如何是仁・孔子道・仁是本心的天理・往往被私欲損害・・不能完全・那私欲從有而生・由於居心不敬・故肆妄為・只知有己・・不知

有人・以致傷害了天理・如今既要為仁・須先守定敬字・平時兢兢業業・一念不敢放縱・就得然出門看個人・也如講見大賓客一般・就儼然使人做事事・也如承奉大祭祀一樣・無論大事小事・都是一般謹慎・到有與人交涉的事件・又要自己代別人設想・譬如別人將這事加我・我不願意・我就不可將這事去加別人・這方是恕道・能敬能恕・・私意發處不容留・・才能保全本心的天理・像這樣做人・在國・處置國事・・國中人再沒有抱怨的・在家處置家事・家中人也再沒有抱怨的・可以算得仁了・仲弓聽了心中悅服・因說這・番雖然不敏・請照夫子所說去做・斷不能辜負這番教訓了・・

司馬牛問仁。子曰。仁者其言也訒。曰其言也訒。斯謂之仁矣乎。子曰。為之難。言之得無訒乎。司馬牛是孔子學生名犁・訒是說不出・

解　司馬牛為人性躁多言・有一日也來問仁・孔子因說他的毛病・指教他說這段・要知如何是仁・先要看那仁者模樣・仁者為人・他平日說話要不輕易・常有說不出的光景・這便是仁者模樣了・司馬牛道・只是不輕易說話・常有說不出的光景・這就可以算得仁了麼・孔子道・・凡事他說不難・要做便難・・如今人不管能做不能做・只是信口妄說・這由但本心放縱慣了・所以如此・仁者為人・操守此心・一毫不敢放縱・也平日切實用功・深知做去甚難・・口裏如何能輕易說得・既所以常有說不出的光景・並不是勉強如此・故從這裏想去・便可見仁者的存心・那為仁的路徑・・也就可見了・

司馬牛問君子。子曰。君子不憂不懼。曰不憂不懼。斯謂之君子矣乎。子曰。

內省不疚。夫何憂何懼。省是察・疚是病・・

解 司馬牛有兄·名叫向魋·素性凶惡·好作亂·牛因此就憂·怕要取禍·一日問孔子道·如何纔是君子·孔子見他常懷憂懼·因說道君子與衆人不同·衆人多憂·君子不憂·衆人多懼·君子不懼·司馬牛道·只不憂不懼·便可算得君子麽·孔子道·你莫看得太容易了耶·君子·秉性正直·行事光明·平生所爲·都可對天地鬼神·他心裏常自省察·並無一毫過不去的心病·胸中何等舒坦·就使外面有甚禍患·自也無損他德行分毫·能如此·又何憂何懼呢·這個豈是容易做得到的·

司馬牛憂曰。人皆有兄弟。我獨亡。子夏曰。商聞之矣。死生有命。富貴在天。君子敬而無失。與人恭而有禮。四海之內。皆兄弟也。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。

解 向魋爲惡日甚一日·司馬牛苦對不禁·料他不久·必要死亡·心裏憂愁不得·有一日對子夏說道·人家都有兄弟·我獨沒有·子夏見他有兄弟說沒兄弟·曉得他是心裏發急·想要替他寬解·因說道·商從前聽見夫子說·凡人死生·都有命限定·富貴都由天做主·不是人力轉移得動·只好聽天由命·憂愁也是枉然·況且有兄弟說沒兄弟·不過是爲兄弟不好·雖有也同沒有一樣·其實爲君子的人·只要修己·不必責人·自己果然居心敬謹·一念不敢差失·與人往來·交接·又能謙恭有禮·自然四海以內的人·都愛我敬我·雖不是兄弟·也招待同兄弟一般了·君子又何愁沒有兄弟呢·

子張問明。子曰。浸潤之譖。膚受之愬。不行焉。可謂明也已矣。浸潤之譖。膚受之愬。不行焉。可謂遠也已矣。浸是漸·潤是溼·譖是讒毀·愬是訴寃·

解 子張問道・人若不明・往往被人蒙蔽・如何纔算得明呢・孔子道・那蒙蔽人的有兩樣法術最巧・一種是要毀謗人的・他來說別人是非・若說得太露了・我必不聽・他浸浸說去・今日說一句・明日又說一句・若有意若無意・就像用水灌物一般・外面漸漸濕・裏面漸漸濕・令人不知不覺・聽了進去・就上了他的當了・這名爲浸潤之譖・又有一種誣告人的・他來訴自己冤枉・若說得太緩了・我必不聽・他裝作十分迫切・忙忙急急・呼天喊地・說像皮膚受傷・忍痛不住的光景・令人突然一見・觸起怒來・就上了他的當了・這名爲膚受之愬・那兩樣巧法・最難識破・若能識破他的機關・使他巧法不行・這是何等見識・可以算得明了・・大凡蒙蔽只在近處・不在遠處・遠處受蔽・這處自然不見・如今浸潤膚受・這般巧法・都不能行・再沒有別法能蒙蔽他的・天下事還有什麼見不到處・這個明也就算得遠了・

子貢問政。子曰。足食足兵。民信之矣。子貢曰。必不得已而去。於斯三者何先。曰去兵。子貢曰。必不得已而去。於斯二者何先。曰去食。自古皆有死。民無信不立。

解 子貢問爲政是要如何・孔子道・爲政大綱有三件・第一件要緊事是食・須要多積米穀・豐年收糴・凶年賑濟・使百姓不受飢餓・這是足食・第二件要緊是兵・須要修整武備・無事操練・有事守禦・使百姓有所保衛・這是足兵・兵食既足・又要行教化・使百姓都知禮義・人人親信愛長・沒有一人異心・這是民信・若說爲政這三件・少一件不得的・子貢道・這三件固然少一件不得・但國家有那窮難時候・三件不能全有・不得已必要去一件・這三件是先去那一件呢・孔子道・這三件少一件不得・如果必不得已・要去一件・只可先去兵・兵既去了・只要糧食充足・百姓齊心相信・就沒有兵・國家也還守得住的・子貢道・兵既去了・還有兩件・但國家又有那危急時候・連這兩件也不能

兼顧·不得已必要去一件·但是先去那一件呢·孔子道·食是去不得的·信更是去不得的·你如今偏說不得已要去一件·就使你所說·沒得奈何也只得去食·食既去了·百姓必然餓死·但寧可大家餓死·也不可棄了這个信字·須要曉得自古以來·誰人不死·死是人人不能免的·若是棄了這個信字·必至忘恩負義·忍心害理·無所不爲·大家都不成个人·雖生也不如死了·所以百姓沒有這個信·就站立不住·信是斷斷去不得的了·

棘子成曰。君子質而已矣。何以文爲。子貢曰。惜乎。夫子之說君子也。駟不及舌。文猶質也。質猶文也。虎豹之鞟。猶犬羊之鞟。棘子成是衛國大夫·駟是四馬·鞟皮去毛·

解衛國有個大夫·棘子成見當時盡講虛文·心想要矯這弊·因說道·質在裏面是實的·文在外面是虛的·爲君子的人·只要有質實就夠了·何用許多虛文爲甚麼·子貢見子成說的不是·因說道·可惜了夫子這句話·見是個君子教世的好意·只是說得太偏了些·大凡君子說話·不是輕易說得的·這話一出了口舌·以後便收不轉來·譬如四馬駕車·也追他不及了·夫子說這用質不用文·其實有質不能無文·文同質是一樣·有文不可無質·質同文也是一樣·如何說偏得一邊呢·若是只用質不用文·那君子便都成了野人一般模樣·就像那虎豹的皮·若盡去了毛·同那犬羊皮去了毛的一般樣子·又有甚麼分別呢·這子貢是因子成說要去文·所以如此說·究竟質是本·文是末·本重末輕·還是質比文重了·

哀公問於有若曰。年饑用不足。如之何。有若對曰。盍徹乎。曰二。吾猶不足。如之何其徹也。對曰。百姓足。君孰與不足。百姓不足。君孰與足。

解　哀公問有若道．年歲歉荒．．國用不足．．如何是好．有若答道．周朝井田法制．九百畝．合為一井．每井八家．每家各受百畝．中間一百畝是公田．這八家私田．通力合作．按照一井收成．十分取一分．歸公．．各叫做徹．取這法均平的意思．魯國從宣公時起．又按畝另收一分．這便是十分取二了．如今年歲飢荒．百姓窮苦不起．何不仍行徹法．使百姓寬裕些呢．哀公道．十分取二．我尚且不夠用．如何還要行徹法．又怎麼能彀用呢．有若道．國以民為本．．君與民同是一體．．為君的須要省節用度．體恤百姓．百姓若能充足．為君的自然安樂．．又誰能使他不足呢．若是百姓先不充足．大家窮不聊生．為君的也不安穩．又誰能使他充足呢．如今年歲飢荒．就要多取．百姓不能完納．也是枉然．不如愛惜百姓為是了．

子張問崇德辨惑。子曰。主忠信。徙義。崇德也。愛之欲其生。惡之欲其死。既欲其生。又欲其死。是惑也。

解　子張問人身上德行．如何積得高．人心中迷惑．如何辨得破．孔子答道．若論積德．先要有根本．又要有進步．這忠信二字．便是個根本．人若忠信．凡事都是實心．說話都是實在．．把這個實了主．．德行就站得住了．但義理本無窮盡．．須要漸漸遷來．．今日所知如此．．明日所知又有不同．．便要移進一步．．今日所能如此．明日所能又有不同．又更移進一步．．義理日進日深．．那德行便越積越高了．至於人心迷惑．多般．總不過私愛私惡．譬如私愛這個人．便願意他生．私惡那個人．便願意他死．這生死是由天定．只因私愛私惡發了心．．倒像要由我做主一般．這已是說錯了．還有本是愛他．願意他生．後來忽然惡他．又願意他死．這自己心意也沒個定準．這更是糊塗了．總之人心私意一起．必至如此顛倒錯亂．能搜尋這個根子．那迷惑處就不難說破了．

誠不以富。亦祇以異。此節應該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節下··齊

齊景公問政於孔子。孔子對曰。君君臣臣。父父子子。公曰善哉。信如君不君。臣不臣。父不父。子不子。雖有粟。吾得而食諸。

解 魯昭公末年·孔子到齊國·那時齊景公政事怠惰·大夫陳氏·要結民心·景公又愛那妾生的小兒·不肯就立世子·一日向孔子問政·孔子答道·為政須從根本做起·這君臣父子·是人道大關··為君的必要能盡君道·為臣的必要能盡臣道·為父的必要能盡父道··為子的必要能盡子道·這根本既然立得住·那政事·再沒有不好的了··景公讚道·好呀·這話說得很是·真若是君不成個君·臣不成個臣·父不成個父·子不成個子··那時國家··必然大亂·就有篡奪·我還能坐得下麼··後來景公臨終·立孺子荼··被陳氏廢立·因此專權數世·遂篡齊國··孔子當時·早已說破·無奈景公不悟··不能聽用·雖然贊好·也是無益了·

子曰。片言可以折獄者。其由也與。子路無宿諾。片言是一半句·折是斷·獄是訟事·宿是留·諾是應允·

解 孔子說·天下惟有訟事··最不易斷·原被兩造·各爭是非·就是秉公判決·也要費許多脣舌··方能得他輸服·豈有只說一半句話兒·便可以判斷得下··誰知仲由·他竟有這般本領··他平日為人·忠信不欺·又能見事明決··人人都知他是個正直的人··若有訟事·叫他判斷·誰是誰非·他只須說一半句話兒·兩造早已信服·不必等他把話說完·這豈是別人所能及的·孔子贊子路如此·這都由子路平日·最有信義·如有人託他的事··他若應允了··必然急急做成此事··從後有停留不做的··他素性如此··所以人都相信他了·

子曰。聽訟吾猶人也。必也使無訟乎。

解 孔子說．如今教化不行．民間往往好訟．這最是風俗人心的大害．在上的聽斷公明．能替他分別出曲直．也算罷了．但這樣本領不算難．我也還能同人一樣．如果要講那安民的德政．必須使百姓都知道禮義．大家相親相愛．自然沒有爭訟．這才是正本清源的道理．若但靠聽斷公明．如何能轉移人心風俗呢．

子張問政。子曰居之無倦。行之以忠。

解 子張問為政．孔子道．為政的人．起初都知道奮發精神．到後來漸漸生出懈怠．往往有始無終．所以為政第一要勤．須要振刷精神．自始至終．不敢一毫懈怠．像這樣居心．何事不成．但勤政的人．也有．但圖外面做得好看．裏面沒有十分誠意．這也不能感人．須要賞一善人．真是有好善的心．罰一惡人．真是有惡惡的心．說要愛人．真是有愛人的心．說要節用．真是有節用的心．無論所行何事．都是一片實心．百姓豈有不感動的．這是為政的要道了．

子曰。博學於文。約之以禮。亦可以弗畔矣夫。重出．

子曰。君子成人之美。不成人之惡。小人反是。美是好．

解 孔子說．凡為君子的人．存心仁厚．只願意人好．不願意人不好．如人有一椿好事．惟恐他不成．必要多方勸勉．使他做這好事做得成．如人有一椿惡事．惟恐他做成．必要設法攔阻．使他這惡事做不成．那小人居心．就事事與君子相反．如今人妬忌人做好事．就教人做惡事．這等居心．正是小人的行為了．

季康子問政於孔子。孔子對曰。政者正也。子帥以正。孰敢不正。帥是督率．子是男

子的美言•

解季康子向孔子問政•孔子答道•凡國事都名為政•原是取正人的意思•但要正人•必先正己•己若不正•如何正人•子若能修身齊家•一言一動•都守正道•然後將這個正道•去督率百姓•那百姓•自然人人敬服•又有誰人敢為不正呢•

季康子患盜。問於孔子。孔子對曰。苟子之不欲。雖賞之不竊。

解季康子因魯國多盜•心中甚憂••問孔子如何禁止•孔子答道•這盜賊本也是良民•只因見在上的人••大半都是貪利•因此百姓都起了貪利的心•忘了廉恥的心•過著窮困時節•沒奈何便去做賊•這都由教化不明緣故•如今要禁止盜賊•先要能行教化•子如果清廉守正•平日所為•沒有一毫貪利的心•那百姓自然感化•也都知重義輕利•誰肯不顧羞恥•去做盜賊呢•那時候就用賞勸他做賊•他也斷不做這偷竊的事了•

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。如殺無道。以就有道何如。孔子對曰。子為政。焉用殺。子欲善而民善矣。君子之德風。小人之德草。草上之風必偃。偃是仆•上一作尚是加也•

解季康子又向孔子問政說道•如今百姓壞的多•不殺不怕•若多殺幾個無道的人•使百姓畏懼•都改就有道一邊•這法何如•孔子答道•要百姓學好•總要為政的先好•如今魯國是子為政•百姓仰望•就在子一人•為什麼要用殺呢•子如果要好•百姓自然也就都好了••凡在上的人名為小人•小人的德行可比是草•那小人德行•隨君子轉移•可比那草隨風勢•要東便東•要西便西•請看草上面加了風吹•這有不肯

這風化教的效·這是最有效驗的·何苦定要用殺呢·

子張問。士何如。斯可謂之達矣。子曰。何哉。爾所謂達者。子張對曰。在邦必聞。在家必聞。子曰。是聞也。非達也。夫達也者。質直而好義。察言而觀色。慮以下人。在邦必達。在家必達。夫聞也者。色取仁而行違。居之不疑。在邦必聞。在家必聞。達是通達無礙·質是樸實·慮是思想·下人是謙讓人·色是外貌·違是背謬·

解 子張問讀書人德行··能使人處處見信·可算得通達無礙呢·孔子知子張常有務外的毛病·因反問他道·你所說的通達無礙·是怎麼講呢·子張答道·爲人要有名譽·在國必要使人聞名·在家也必要使人聞名·方能通達無礙了·孔子道·德行通達·叫做達·名譽著聞·叫做聞名·你所說只是聞·不是達了·如果要說那達呢·他爲人必然是心地樸實·性情爽直·平日行事·最好講求義理·與人相處真·要察他的言語·觀看他的顏色·處處要留心體貼·本身又謙恭得很·時刻思想著讓人·這都是修德的實事·要德行充實··自然人人見信·無論在國在家都是通達無礙了·若說那聞呢·他爲人不肯切實修德·只想在外貌裝飾個仁人樣·叫人說好·其實平生品行·都與仁人相背·只因外貌裝得很得好·人人說他是仁人·他自己也就得意·居然自信是個仁人·全不覺得可疑了·這是務外好名的人·無論在國在家·他都必要使人聞名·究竟問他的德行·是全然沒有的了·

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。曰。敢問崇德。修慝。辨惑。子曰。善哉問。先事後得。非崇德與。攻其惡。無攻人之惡。非修慝與。一朝之忿。忘其身。以及其親。非惑

與。慝是中心隱惡·修是治得是功效·親是父母·

解魯國禱雨地方·名叫舞雩·立有台壇·樹木最多·樊遲從孔子在下面閒遊·因問道·人身上的德行·如何積得高·人心裏的隱惡·如何治得去·人念頭上迷惑·如何說得破呢·孔子道·這三件都是切己的事·你問得甚好·人要積德·先要極力去做善事·且把功效放在後面·不必計較·常常做去··沒有間斷·要得久了·不知不覺·自有功效·那德行不覺積越高遠·自己心中隱惡·須自己修治·別人的過惡·我如何管得說·只要攻擊自己過惡·不要攻擊別人的過惡·如此專心併力·惡念頭處察識·還怕治他不去·病人念頭上迷惑·須着破他根子·那根子都只在細微處·第一要切戒的·最是忿怒·那忿怒發動時·往往因一時的小事·釀成終身的大禍·只要出這口氣·自己身子忘記了·家中父母也忘記了·一切都顧不得·這不是太累坐病·若早識得破根子·又何至如此呢·

樊遲問仁。子曰愛人。問知。子曰知人。樊遲未達。子曰。舉直錯諸枉。能使枉者直。樊遲退。見子夏曰。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。子曰舉直錯諸枉。能使枉者直。何謂也。子夏曰。富哉言乎。舜有天下。選於衆。舉皐陶。不仁者遠矣。湯有天下。選於衆。舉伊尹。不仁者遠矣。遠是遁遠·鄉是前·

解樊遲問如何是仁·孔子說·能愛人·便是仁·又問如何是知·孔子說·能知人便是知·樊遲心裏想·愛人是要無人不愛·知人是要分別好歹·這兩樣如何合得攏呢·孔子見他不甚通曉·因又說道·人有邪有正·要舉用正直的人·棄去邪枉的人·自然能使枉的也變做直的了·樊遲不敢再問·退了下來·遇一日見着子夏問道·前日我見夫子問知·夫子說道·要舉用正直的人·棄去邪枉的人·自然能使枉的改做直

的・這是怎麼講呢・子夏道・夫子這兩句話・裏面包含的道理・富裕得很・這豈但是說知呢・從前虞舜・得了天下・在衆人中選擇・舉用這皋陶・天下知皋陶是好・大家也都學好・那不仁的人・竟遠遠的不見了・後來商湯得了天下・在衆人中選擇・舉用這伊尹・天下人知伊尹是好・大家也都學好・那不仁的人・也遠遠的不見了・這豈不是能使枉變直的效驗麼・

子貢問友。子曰忠告而善道之。不可則止。毋自辱焉。

解　子貢問交友的道理是如何・孔子道・交友道理・是要勸善規過・那勸善不難・惟有規過最難・須是勤勤懇懇・盡自己誠心去告訴他・又不可以直說・還要委委婉婉・說許多好話去開導他・他若聽了最妙・若他定不肯聽・也只好罷了・切莫再三煩絮・惹那朋友厭惡・反變成嫌隙・我反自己取辱了・

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。以友輔仁。

解　曾子說道・君子取友・必要學文・學了文・然後大家有所講論・可以聚會許多賢友・沒有文・朋友就來相會・也覺得沒甚興趣・所以用文去會友・那道理便越講越明了・君子爲仁・必要取友・取了友・然後彼此有所觀摩・可以善助我的仁德・沒有友・自己就去用功・也覺得加倍費力・所以用友來輔仁・那德行便日修日進了・

論語話解卷七

子路第十三

子路問政。子曰先之勞之。請益。曰無倦。

解·子路問爲政如何·孔子道·爲政第一·是要能化民爲善·如要教百姓向善·須自己先爲善·與百姓做個榜樣·百姓自然感化·都肯順從了·至於民間生業·第一在勸·如要百姓能勤·須將百姓的生計·自己也不怕勞苦·件件替他料理·百姓自然踴躍·不致怠惰了·子路是個勇往的人·見孔子只說這兩件·心中覺得太少·還要請孔子添說幾句·孔子道爲政不在多言·只要持久·即如我說這兩件·是一生做不盡的事·設只要守定這兩件·盡力做去·徹始徹終·一毫不敢懈怠·這就做得好了·何必再求多呢·

仲弓爲季氏宰。問政。子曰先有司。赦小過。舉賢才。曰焉知賢才而舉之。曰舉爾所知。爾所不知。人其舍諸。

解·仲弓爲季氏家宰·來見孔子問政·孔子道·家宰總理一家政事·若要一一親自料理·如何兼顧得及·要曉得每事都各有專司的人·須先責成專司的辦理·然後由總理考核功過·自然事事有條理·不致遺漏了·凡人都有過失·要看過失大小·有害事的大過·理應懲處·若無關緊要的小過·也要苛責起來·人人各懷疑懼·那事更難辦了·不如一概赦免·自然人心喜悅·都願盡心報効了·爲政全靠人·如沒有賢才·尚人·或有才能的人·不可聽其埋沒·必須舉薦·用他·自然得他輔助·省事多·那政事更容易有成了·仲弓道·夫子是教舉賢是·但天下人多·不認

識。如何得他是賢才。去舉用他呢。孔子道。天下賢才。如何能盡識・但彼平日所知識的人・難道都沒一個賢才不成・彼只要就現在知識的賢才・盡數舉用・他將來又知識得幾個賢才・再盡數舉用・他・彼如此好賢・自然也感動別人好賢的心・彼所不知的・別人知得・也會代彼舉薦・不致廢棄了・又何愁不能盡用・

子路曰。衛君待子而爲政。子將奚先。子曰。必也正名乎。子路曰。有是哉。子之迂也。奚其正。子曰。野哉由也。君子於其所不知。蓋闕如也。名不正則言不順。言不順則事不成。事不成則禮樂不興。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。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。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。言之必可行也。君子於其言。無所苟而已矣。衛君是出公輒・待是等・

解 魯哀公十年・孔子由楚國・回到衛國・那時靈公已薨・其孫出公輒代立・不肯接他父親蒯聵回國・就將靈公的廟・作爲禰廟・子路爲出公的臣・要勸孔子出仕・說道・衛君仰慕夫子得很・要等夫子爲政・不知夫子爲政・要從何事先整頓起・孔子道・諸侯爲父立廟・名爲禰廟・靈公是衛君的祖・不應稱爲禰廟・這個名兒不正・如衛公用我爲政・我必將這個名兒・先行更正・其餘且可從緩了・子路聽孔子這話・正犯著衛君的大忌・心中不悅・說道・不想夫子說話・也有這樣迂闊的・這是斷行不去・衛國應辦的事很多・何必定要先更正這個呢・孔子見子這說話無禮・因責他道・由說話竟成了野人了・若是君子說話・蓋不如此・就有心裏不懂的事・也只放在空處・慢慢尋思・不敢妄說・那有像由這般鹵莽的・彼說我要正名是迂闊・殊不知名若不正・道理先不順・如何說得去・說去既不順・行去也必不順・事如何做得成・

事既做不成・講禮不成個禮・講樂不成個樂也・又如何興得起來・禮樂興不起來・民間沒有教化・必然爭訟繁多・大家彼害我・我害彼・互相傾陷・刑罰如何能恰當・刑罰不當・奸邪得志・良善遭殃・百姓人人不能自保・必至手足都無措了・這都由名不正起・就弄成許多亂辨出來・所以君子爲政・最重的是名・要立這個名・必要理上說得去・要說這個理・又要事上行得去・這纔不至有名無實・諸事都可以整頓了・君子出言・豈可以輕易・說一句就要算一句・從沒有可以苟且將就得的・彼如何說是迂闊呢・

樊遲請學稼。子曰。吾不如老農。請學爲圃。曰吾不如老圃。樊遲出。子曰小人哉樊須也。上好禮。則民莫敢不敬。上好義。則民莫敢不服。上好信。則民莫敢不用情。夫如是。則四方之民。襁負其子而至矣。焉用稼。好去聲・夫音扶・襁居文反・焉於虔反・○稼是耕田・爲圃是種菜・襁是布帶・負是背負・

解樊遲請問耕稼如何學呢・孔子道・要學耕稼・須尋老農・我不及老農在行了・又請學種菜・孔子道・要學種菜・須尋老圃・我不及老圃在行了・樊遲退出後・孔子向門人說道・方纔樊須所問・竟成了鄉裏小民了・讀書人纔要學治民本領・豈可但做鄉裏小民・如要在上位治民・第一先要好禮・平日一舉一動・都要守定規矩・百姓見他這樣恭敬・也沒有敢不恭敬的了・第二又要好義・平日所言所行・都要求合義理・百姓見他這樣公正・也沒有敢不服從的了・第三還要好信・平日待人與處事・都是一片真心・百姓見他這樣至誠・也沒有敢不用真情的了・這好禮好義好信・全由平時學成・若果能如此・不但一國百姓仰慕・四方百姓也仰慕・大家用布帶背著小兒・攏都願意來做百姓・又何用自己去學那耕稼呢・

子曰。誦詩三百。授之以政。不達。使於四方。不能專對。雖多亦奚以爲。使去聲·

○授是交付·使是出使·專是獨·

解孔子說·詩有三百篇·內有累朝的政化·列國的風俗·人情物理·無不該載·讀詩的人用心講求·可以通達政體·這是一層效驗·而且那詩人性情溫厚·心氣和平·命意措詞·又正大·又委婉·最能使人感悟·所以讀詩的人·得他益處也能立言·得體·這又是一層效驗·如今學詩的人·三百篇也曾讀過·但交付他政事·他仍然不能通達·差他出使四方·又不能獨自一人·隨機應對·這是全不用心·竟無得力·與未曾學詩一樣·雖然讀得多·又何中用呢·

子曰。其身正。不令而行。其身不正。雖令不從。

解孔子說·人無論教家教國·總要從修身做起·身若修得正了·不必要我發令·他遵教·那人心自然感動·教化早已行了·若是己身先有不正·如何能責人不正·雖要強令他遵教·無奈人心不服·也是斷不肯依從的了·

子曰。魯衛之政。兄弟也。

解孔子說·魯國是周公的後裔·衛國是康叔的後裔·他二國當初·本是兄弟·如今魯國不能守周公法度·國勢衰弱了·衛國不能守康叔法度·國勢也衰弱了·將二國政事比較·情形彷彿相似·也同兄弟一般·豈不可嘆·

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。始有。曰苟合矣。少有。曰苟完矣。富有。曰苟美矣。公子荊是衛大夫·合是聚·苟是暫且·

解・孔子說・衞國公子荊・居家最好・他平日利心甚淡・家中貨財不甚留心・起初稍有些須積蓄・就說道略且合聚了・隨後稍稍有得多些・又說道略且完備了・到後漸漸有為富足・又說道略且美好了・看他意思・富與不富・都聽其自然・未富時不求富・既富時不誇富了・全無貪鄙吝・奢惡習・這也就算好了・

子適衞。冉有僕。子曰。庶矣哉。冉有曰。既庶矣。又何加焉。曰富之。曰既富矣。又何加焉。曰教之。適是往・僕是御車・庶是衆・

解・孔子往衞國・冉有為孔子御車・到了衞國・看見人烟稠密・孔子說這衞國百姓・可算得衆多了・冉有道・百姓既然衆多・還要加添甚麼呢・孔子道・人既衆了・就怕貧窮・須要均分田業・薄收錢稅・使百姓都能富足・這就更好了・冉有道・百姓既然富足・又還更加添甚麼呢・孔子道・百姓富足後・又怕不知禮義・須要多立學校・廣行教化・使百姓都懂得道理・不致為非作歹・這便最好了・

子曰。苟有用我者。期月而已可也。三年有成。期月是一年十二月・

解・孔子說・我生平志在行王道・人都說王道迂遠・難行・一時不能見效・其實王道・並不迂遠・如果今世有用我的人・我行王道・不過一年十二月・規模略定・也就可觀了・若再行到三年・那時百事具備・上下相安・人民樂業・教化大行・治功便也算成就了・這個效驗・是容易得疑的・只是今世沒有能用我的人・又何嘗是王道難行呢・

子曰。善人為邦百年。亦可以勝殘去殺矣。誠哉是言也。勝平聲・好去聲・勝是化・誠是信・

解・孔子說・天下雖有善人在世上・極有益・他秉性仁慈・感發人心的天良・培養世間的和氣・所以古人常說・居心忠厚・最能若有善人相繼在

上・治國到了百年・・也可以感化那殘暴的人・・變為良善・那些殺人的刑法・也可以去得・・不必用了・古人深知善人・有這等功效・所以如此說・如今如何考驗這話・真是可信・果然不錯了・

子曰。如有王者。必世而後仁。世是三十年・

解孔子說・凡治天下・要興利除害・・這不難・只有這移風易俗最難・後世教化不明・風俗敗壞久了・若非就有聖人・受了天命・興起為王・他治天下・也必須要治到三十年・・纔能使教化漸入人心・・消融了舊時惡習・百姓改過遷善・同歸仁厚・・復成堯舜三代的風俗・・這豈容易做得到的・

子曰。苟正其身矣。於從政乎何有。不能正其身。如正人何。

解孔子說・讀書人出仕・叫做從政・要知他於政事優劣・只看他平日修身如何・如果身修得甚正・這從政又有何難呢・若己身倘不能修得正・就要想從政・・又如何能正人呢・・

冉子退朝。子曰。何晏也。對曰。有政。子曰。其事也。如有政。雖不吾以。吾其與聞之。朝音潮・・與去聲・・〇朝是季氏私朝・・晏是晚・・以是用・

解魯國季氏專權・有政不與大夫公議・卻在私朝與家臣商量・冉有為季氏家臣・有一日退朝甚晚・孔子問道・何以回來得晚呢・冉有答道・今日有政商議所以晚了・孔子道・在國叫做政・在家叫做事・彼所商議的・大約只是季氏家事・未必是國政罷・凡國政須要與大夫商議・就是致仕的大夫・也得與聞・若是真有國政・我曾做過大夫・如今雖不見用・我也應該與聞了・冉有說的・本是實話・孔子卻如此說・

是要弄明公私名分・使季氏知國政比不得家事・可以私自專主的・這用意就深了・

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。孔子對曰。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。人之言曰。爲君難。爲臣不易。如知爲君之難也。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。曰一言而喪邦有諸。孔子對曰。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。人之言曰。予無樂乎爲君。唯其言而莫予違也。如其善而莫之違也。不亦善乎。如不善而莫之違也。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。易去聲・喪去聲・下同・樂音洛・○幾是期望・喪是亡・

解定公問道・只一句話・就可以興國・有的沒有・孔子答道・話原不能如此期望他靈驗・但君既如此問・也有一句話相像的・人都常說爲君的・治理一國人民・這是最難・爲臣的輔君治國・也不容易・如果真知道爲君最難・必然心懷畏懼・競競業業・一事不敢懈怠・常常如此國家自然興起・這也不算得一言興國了麼・定公又問道・這一句話・・就可以亡國・有的沒有・孔子答道・話原不能如此期望他靈驗・但君又如此問・也還有一句話相像的・人都常說我若爲君・也沒有別的樂處・只是說出話來・人人都是順從的・沒有一人敢違拗的・這真是個樂處了・如果話說得好・人不敢違拗・這不也很好麼・・若是說得不好・也不許人違拗・那忠直的人・一個也容不住・君越驕・臣越諂・所用的都是小人・所行的都是虐政・國家豈有不亂・・這不也算一言亡國了麼・

葉公問政。子曰。近者說。遠者來。說音悅・

解葉公向孔子問政・孔子說道・爲政第一是要愛民・如果真能愛民・那近處百姓受我的恩惠・都滿心感激・人人喜悅・就是那遠方百姓・聽見

哀能如此・愛民也都願做我的百姓・・來這裏安居樂業了・這就是由近及遠・若不是真有愛民的心・如何能感動得許多百姓呢・

子夏爲莒父宰。問政。子曰。無欲速。無見小利。欲速則不達。見小利則大事不成。父上聲・・O莒父・是魯邑名・・速是快・

解子夏爲莒父邑宰・來見孔子問政・孔子說道・爲政的流弊・都從性急上起・設的性情褊狹・第一切戒性急・凡事須從容布置・不可太急躁要快・第二切戒小算・凡事須從大處著想・不可只圖目前小利・一味要性急的人・他何嘗不是勤政・但做事無有次序・若不管次序・那就急迫急要快・手忙脚亂・這是如何行得通呢・那小算的人・他也何嘗不是爲公・但見識落在小處・那大處自然見不到・要使做得成事・也不是只得目前小利・那久遠的大事業・又如何做得成呢・

葉公語孔子曰。吾黨有直躬者。其父攘羊。而子證之。孔子曰。吾黨之直者。異於是。父爲子隱。子爲父隱。直在其中矣。語去聲・爲去聲・・O語是告・直躬是直身行事・・攘是竊・・證是告發・

解葉公告孔子說道・我鄉黨中有個直身行事的人・他生平不說一句謊話・有人告他父親偷人的羊・他做兒子的人・也去做個證見・這可算得直了・孔子說道・我鄉黨中所說的直人・不是這樣・兒子有罪・父親替他隱瞞・父親有罪・兒子替他隱瞞・父子是一本至親・若要不替他隱瞞・心裏如何忍得・・這是天理人情合當如此・不必說是直・・直就在裏面了・

樊遲問仁。子曰。居處恭。執事敬。與人忠。雖之夷狄。不可棄也。居處是居家・之是往・

解　樊遲問如何是仁。孔子道：仁是人心上的天理：天理有在居家時發見居家時。若有傲慢的心：那天理便不能存了：須是居家時。一切容貌舉動。都要極其恭謹。不敢一毫放慢：這便是居家時天理了。天理又在做事時發見。做事時。若有怠忽的心：那天理也不能存了。須是做事時。凡有大事小事。都要極其敬慎。不敢一毫怠忽：這便是做事時天理了。天理又在待人時發見。待人時。若有虛僞的心：那天理更不能存了。須是待人時。無論親疏厚薄：都要出於實心。不敢一毫虛僞：這便是待人時天理了。這三件功夫：是一生的事：須要常常做去。就往夷狄地方。也不可丟棄：這三件功夫做到熟處。天理自然完全：也就算得仁了。

子貢問曰。何如斯可謂之士矣。子曰。行己有恥。使於四方。不辱君命。可謂士矣。曰。敢問其次。曰。宗族稱孝焉。鄉黨稱弟焉。曰。敢問其次。曰。言必信。行必果。硜硜然。小人哉。抑亦可以爲次矣。曰。今之從政者何如。子曰。噫。斗筲之人。何足算也。使去聲：弟去聲：行去聲·硜苦耕反·筲所交反·算亦作筭：悉亂反：○硜硜是堅固·筲是竹器：斗容十升·筲容十二升·

解　子貢問道·如何纔算得讀書的士人·孔子道·凡人第一要有廉恥：一切身行苟賤的事·自己斷不肯爲·如或出使四方·又能熟習禮儀·善能應對·使四方人敬重·不致玷辱君命·這種人·操守既靠得住·才具又有可用·可以算得士了·子貢問道：請問次一等的·何如·孔子道·孝友是爲人根本·如果宗族中人·都稱他是孝·鄉黨中人·都稱他是弟·這種人根本既好·就是才具稍差·也算得次等了·子貢道·請問又次一等的·何如·孔子道·有種人說話·無論如何·既說了·就必要信實行事·無論如何·既行了·就必要果決·他執意堅固得很·

・是個器量狹小的人・但能操守・還有可取・也算得又次一等的了・子貢道・如今在位為政的這些人・如何・孔子見他總然說到這裏心內不覺・歎氣說道・噫・這些人的器量・可比只有一斗一筲樣子・是個極瑣細微末的人・如何算得到他哩・

子曰。不得中行而與之。必也狂狷乎。狂者進取。狷者有所不為也。○狷音捐。中行是中道・

解孔子說・這道理總是得中纔好・・但人生才質・・往往不能得中・如今我要尋天生中道的人・與他學道・・是不能得了・・不得已思想那次等的・也要必是狂狷的人・狂的樣他太好高・但他一心要上進求取・這個志向可取・狷的樣他太量狹・但他卻有所不肯為的事・這個操守可取・我得這兩種人・加以磨礪・就都可以成材傳道・若只是老實人・・設有這等志向操守・如何能超脫世俗・不如狂狷的可以造就了・

子曰。南人有言曰。人而無恆。不可以作巫醫。善夫。不恆其德。或承之羞。子曰。不占而已矣。恆是常久・承是進・

解孔子說・・天下惟有無常的人・・是事事都做不成・南方人有句話說・人若是無常・・巫醫也做不得・這句話說得極好・巫是事鬼神的・醫是治病人的・若不是常久・斷然學不成・何況別的大事業呢・易經恆卦爻辭・有兩句說道・不恆其德・或承之羞・這是說人・若德行無常・人人鄙薄他・就有羞辱的事進來・孔子讀這兩句文辭・因說道如今無常的人・不知是有羞辱・想因未曾占過爻辭了・

子曰。君子和而不同。小人同而不和。

解・孔子說・與人相處・總是和氣最好・但和氣中又有分別・出於公心的叫做和・出於私情的・叫做同・君子存心寬厚・推賢讓善・全無忿

緣的意思・這是和・及至有違背道理的事・要使君子也從・君子也斷不背・這卻又是不同・小人思想偏私・一唱百和・全是隨附的意思・這是同・及至有爭權奪利的事・要使小人相讓・小人也斷不能・這卻又是不和・和同二字相反・須要辨得清・不可誤認了。

子貢問曰。鄉人皆好之何如。子曰。未可也。鄉人皆惡之何如。子曰。未可也。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。其不善者惡之。好惡並去聲・

解子貢問道・一鄉人都好他・這人何如・孔子道・這人未見得可取・子貢又問道・一鄉人都惡他・這人何如・孔子道・這人也未見得可取・要曉得一鄉中有善人・也有不善人・這兩種人性情相反・善人所好・不善人必惡・若不善人也好他・他平日必曾與不善人相親・這就是苟教了・不善人所惡・善人必好・若善人也惡他・他平日必曾與善人不合・這便是偏僻了・這樣不如一鄉中善人好他・不善人惡他・這纔是正真是光明的人・可算得君子了・

子曰。君子易事而難說也。說之不以道。不說也。及其使人也器之。小人難事而易說也。說之雖不以道。說也。及其使人也求備焉。易去聲・說音悅・

解孔子說・君子在上容易事奉・要得使他喜悅・他平日不愛逢迎・如有人事奉他・要討他歡喜・若不是正道的事・他必不喜悅・及至他用人詩侯・隨材委任・如用器皿一般・無論大小・俱有可用・豈不是易事麼・小人在上・難得事奉・卻容易使他喜悅・他平日最愛逢迎・如有人事奉他・要討他歡喜・就是不正道的事・他也喜悅・及至他用人時侯・揀擇過失・求全責備・恐後人能合他意・豈不是難事麼・這用一人公一私・一寬一刻・由他存心相反・所以不同了・

子曰。君子泰而不驕。小人驕而不泰。泰是安舒．驕是傲慢．

解孔子說．君子心地寬平．平日舉止從容．全是安舒氣象．卻又一言一動．都有禮法．並無一毫傲慢．小人不知禮法．舉動任意自恣．全是傲慢惡習．而且性情浮躁．輕舉妄動．傲慢不堪．又如何能得安舒呢．

子曰。剛毅木訥近仁。木是質樸．訥是遲鈍．

解孔子說．仁本是人心的天理．只因後來私欲漸蔽．又沾染世俗習氣甚深．所以離得遠了．只有剛強的人．他秉性硬直．世上許多卑屈的事．他做不來．又有果毅的人．他立志堅定．世上許多委靡的事．他做不來．又有質朴的人．他居心篤實．世上許多浮華的事．他做不來．又有口訥的人．他說話遲鈍．世上許多巧佞的事．他做不來．這四種人．天姿朴厚．所以與仁最相近．若肯加功為學．自然容易有成了．

子路問曰。何如斯可謂之士矣。子曰。切切偲偲。怡怡如也。可謂士矣。朋友切切偲偲。兄弟怡怡。切切是誠懇樣子．偲偲是勸勉樣子．怡怡是和悅樣子．

解子路問道．如何可算得士人呢．孔子道．凡相與人．誠意懇到．披露肝膽．是箇切切樣子．勸勉人詳細開導．盡言無隱．是箇偲偲樣子．親愛人情意悅樂．始終和好．是箇怡怡樣子．有這三樣．既正直．又和平．可以算得士了．但這三樣用處．又有分別．朋友以義為重．須要切切偲偲．若太面軟．必然傷義了．兄弟以恩為重．須要怡怡．若太切直．自反傷恩了．這定要分別的．

子曰。善人教民七年。亦可以即戎矣。即是就．戎是兵．

解孔子說．人都說善人為政．只能有文德．不能有武功．其實不然．如果善人為政．能先教百姓孝弟忠信的德行．又趁農務閒暇時候．操練

技勇、演習陣法、約計我七年光景、百姓受善人教訓已久、曾曉得尊君親上的道理、武藝又已精熟、一旦用他去就兵戎、大家都肯出力殺敵、這也可以制勝了、何愁不能有功呢、

子曰。以不教民戰。是謂棄之。

解 孔子說、天下雖有、用兵最是凶險、平日教百姓、須要認真訓練、一旦臨事、總有可用、若平日全不訓練、等別國來伐時、就用這不曾教過的百姓、與他交戰、必至大敗虧輸、徒取敗亡、豈不是丟棄自家的百姓麼、

憲問第十四

憲問恥。子曰。邦有道穀。邦無道穀。恥也。憲是原思名、穀是俸祿、

解 原憲問道、為人可恥的是何事、孔子道、為人可恥的是無才、尤其可恥的是無品、吾人讀書出仕、原要展布材能、不是希圖俸祿、倘遇國家有道、可以展布時候、卻不能建功立業、只是虛糜俸祿、這是無才的可恥了、或遇國家無道、不能展布時候、又不肯守節辭官、還想貪戀俸祿、這更是無品的可恥了、那無品的可恥、你是早知道的、這無才的可恥、卻也不可不切戒呢、

克伐怨欲不行焉。可以為仁矣。子曰。可以為難矣。仁則吾不知也。

解 原憲又問道、人心有四件大病、第一件是己勝人、是當好勝的病、叫做克、第二件誇張得意、是當自誇的病、叫做伐、第三件抱恨不平、是當忿恨的病、叫做怨、第四件貪利無厭、是當貪求的病、叫做欲、這克伐怨欲、是人心大病、若不能制伏、隨處便發露出來、我如今能制伏得住、使他不行、這可以算得仁麼、孔子道、克伐怨欲、最是人心大害、譬如喪家盜賊、極不容易制伏、你如今能制伏得住、使他不

行・有這等力量・可以算得難了・究竟這四件病根・仍舊叢著在心・未曾拔去・譬如野草・芟去枝葉・未與鋤除・雖然一時剗伏・終必有時爲害・如何可算得仁呢・你要說這便是仁・我也不曉得了・

子曰。士而懷居。不足以爲士矣。懷是思想・居是便安・・

解孔子說・凡人意中・都有箇方便安樂處所・時時思想著・這在平常人也不爲過・惟有讀書的士人・平日修德行道・他要幹許多大事業・・一生辛辛苦苦・還怕做不盡・那也要思想方便安樂處所・圖自己快活・自在・就這一箇念頭・便已落在人欲窠裏・越沉淪永・終身洗滌不淨・到頭成了箇庸俗的人・如何可以算得爲士呢・

子曰。邦有道。危言危行。邦無道。危行言孫。危是高・・孫是卑讓・

解孔子說・・君子言行・是出衆人・所以國家有道・時候・他議論就高・人品行又高・・自然與流俗不同・這是君子體格如此・待遇國家無道・正不能見容・那時君子・也高・不肯屈變節・品行還是要高的・惟有言語卻不敢盡說・儘可遜卑讓・不肯招觸時忌・如此纔可以避禍・這固是君子不幸・也便是國家不幸了・

子曰。有德者必有言。有言者不必有德。仁者必有勇。勇者不必有仁。

解孔子說・有德的人・他說出議論・・都是實事・作出文章・都是實理・裏面道德充積・外面光華發露・自然必有言詞可觀・若但是能言的人・他不過是善能揣度事理・又兼有口才說得好聽・其實未必真能有德了・仁者爲人・一心純是天理・並無一毫私欲牽累・遇當做的・他必去做・利害禍福搖奪・他不得・自然必是有勇・若但是有勇的人・他不過恃著・那血氣發・一時奮激・拚命向前・其實未必真能有仁了・可見有

本必然有末。有末不必有本。為學總是要先講求根本了。

南宮适。問於孔子曰。羿善射。奡盪舟。俱不得其死。然禹稷躬稼。而有天下。夫子不答。南宮适出。子曰。君子哉若人。尙德哉若人。南宮适即南容。盪舟即推船。

解南宮适問道。從前夏朝。有箇有窮國君名羿。最善射箭。百發百中。他篡了夏后相王位。後來又被他臣子寒浞篡位殺害。寒浞的兒子名奡。力氣最大。能在旱地推船。後來夏少康起兵滅浞。奡也被殺。羿奡二人。有這等材力。都不得好死。這是一段故事。夏朝開基的始祖是禹。周朝封國的始祖是稷。舜使禹治水。同稷二人教民耕種。一切[illegible]種田的事。都要親身教導。禹稷二人。都是最吃辛苦的。後來都有了天下。這又是一段故事。據這兩件故事想來。豈不是上天重德不重力麼。南宮适意思。是把羿奡比當時有權力的人。把禹稷比孔子。孔子聽了。知他是要推尊自己。因此不便回答。南宮适出去後。纔稱贊他道。這箇人可以算得君子了。如今世人。都重力不重德。他獨知道推尊有德的人。這箇人豈不是君子麼。

子曰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。未有小人而仁者也。

解孔子說君子必仁。小人必不仁。這是人品大分別處。如今嫌君子的偏要說君子不仁。愛小人的偏要說小人也有仁。據我看來。那仁道甚大。一生做不盡。偶爾間斷。便是不仁。君子雖極爲仁。難保沒一念忿怒的時候。如今要搜尋君子過失。說他不仁。卻也還有。至於小人。他居心刻薄。行事詐偽。把天良都泯沒盡了。如今要替小人迴護。說他也有一二事是仁。這是斷斷沒有的了。

子曰。愛之能勿勞乎。忠焉能勿誨乎。誨是講。

解孔子說・爲父的都知道要愛子・但既要愛子・卻只是一味姑息・把兒子孫嬌懶慣了・必至百事無成・這樣愛法・倒不如不愛了・如果真有愛子的心・必要爲他計慮久遠・使兒子勤身苦學・俾成保家的寶子・如何能免得勞苦他呢・爲臣的都知道要忠君・但既要忠君・卻只是百般承順・把人君驕倨慣了・必然任性妄爲・這樣忠法・倒反成不忠了・如果真有忠君的心・必要爲他分辨邪正・使人君去惡從善・俾成有道的明君・如何能免得誨導他呢・

子曰。爲命。裨諶草創之。世叔討論之。行人子羽脩飾之。東里子產潤色之。

命是辭令・如今表啓之類・裨諶世叔子羽・皆是鄭國大夫・世叔名游吉・子羽名公孫揮・行人是官名・東里是地名・子產住處・草創是起草稿・討論是考究議論・脩飾是增減・潤色是加文采・

解孔子說・小國聘問大國・必有辭令・惟有鄭國子產執政時・所發的辭令最好・有箇大夫裨諶・他善能謀事・先叫他起箇草稿・又有箇世叔・他學問淹博・又叫他考究典故・討論是非・又有箇子羽・他是行人的官・常往各國・深知風土人情・再教他斟酌一番・當刪減的刪減・當增添的增添・然後送到東里子產住處・他又細細的加上些文采・更覺得光華潤麗・所以能使大國和悅・不生兵禍・同時列國也有辭令・都不及他的好了・

或問子產。子曰。惠人也。問子西。曰。彼哉彼哉。問管仲。曰。人也。奪伯氏駢邑三百。飯疏食。沒齒無怨言。子西是楚國大夫公子申・彼是他・伯氏齊大夫・駢是邑名・沒齒是終身・

解或人問子產何如・孔子道・子產爲政・修立法度・整頓地方・都是爲愛民起見・是箇慈惠的人了・或人又問・楚國有箇子西・他能讓楚國

・也很有名・這人何如・孔子道・這樣人・他自是他的事業・就有一二件好處・也不過只成了他的路數・何必為他呢・或人若說・管仲何如・孔子道・這人便不同了・他相齊桓公・興起霸業・功勞極大・桓公因伯氏有罪・奪他駢邑三百戶・賞與管仲・那伯氏被奪・至困窮中・吃疏食過日・終身沒有怨言・豈不是管仲功大・自使他人心服麼・

子曰。貧而無怨難。富而無驕易。

解孔子說・凡人憎貧喜富・處貧必生怨恨・處富必至驕奢・這是常人通病・若有學問的人・處貧必不生怨恨・處富必不至驕奢・但這兩件功夫也有淺深不同・那處貧的衣食缺乏・困苦不堪・若不是道德充積・內重外輕・安能窮無怨・這是最難・那處富的家計寬裕・諸事順遂・但能謹守禮法・自然沒有驕奢・這便較為容易了・所以為學的人・無論貧富・都要用功・究竟為是安貧為上了・

子曰。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。不可以為滕薛大夫。

孟公綽是魯國大夫・老是家臣長・優

解孔子說・孟公綽・為人廉潔・性情恬靜・他是箇寡欲的人・只可惜才具稍短・有守不能有為・譬如趙魏兩家・是晉國世卿・權勢極重・家臣甚多・須要有人約束・若孟公綽這等人・做家臣長官・必能正身表率・使家臣皆敬服・這是他做得有餘的・至於大夫・官位既高・職司國家政事・都是他的責任・就是滕薛二國地方最小・也有許多・繁難的事・須要費心料理・那孟公綽・怕未必做得來哩・

子路問成人。子曰。若臧武仲之知。公綽之不欲。卞莊子之勇。冉求之藝。文之以禮樂。亦可以為成人矣。

成人・是全人・臧武仲是魯大夫・名紇・卞莊子是魯國卞邑大夫・知是聰明・不欲不貪

解子路問・如何算得全人・孔子道・全人是要才德兼備・第一要有見識・若像臧武仲那樣聰明見識・必然通透了・第二要看心地・若像孟公

綽那樣不貪·心地必然廉潔了·第三要有勇力·若像卞莊子那樣勇烈·膽力必能堅定了·第四要能辦事·若像冉求那樣材藝·辦事必然周妥了·既兼這四人的長處·還恐怕氣質太露·沒有文采·又須要學禮樂·陶鎔氣質·把偏敝處都化爲中和·天姿既好·學問又深·自然才全德備·也可以算得全人了·

曰。今之成人者何必然。見利思義。見危授命。久要不忘平生之言。亦可以爲成人矣。授命是捨性命交付與人··久要是舊約·平生是平日·

解孔子說畢·想這近日人才難得··不能如此求全責備·因又說道··我方纔所說的全人·如今怕未必有··但就如今爲人·何必定要如此··纔算全人呢··只要見著財利·真能不貪··必先思想義理·當得不當得·見著危難··真能不避·肯把自己性命·交付與人·若有舊約·真能不失信·無論相隔多年··必不忘記平日的言語·這是義烈忠信的人·最能扶持世道·雖然才德未能兼備·也可以算得次等全人了·

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。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。公明賈對曰。以告者過也。夫子時然後言。人不厭其言。樂然後笑。人不厭其笑。義然後取。人不厭其取。子曰。其然。豈其然乎。公叔文子·是衛大夫公孫拔·公明賈是衛人·信是實·

解孔子聞衛國有公叔文子·是箇賢大夫·一日見著衛人公明賈·因問他道·聽見人說·公叔文子··見著人也不言·也不笑·人送物與他·他也不取·這話是實麼·公明賈答道·這是來告的人·說得太過了·夫子何嘗不言·但必要當說時纔言·人不厭他多言·就覺得他是不言了·夫子何嘗不笑·但必有可樂處纔笑·人不厭他多笑·就覺得他是不笑了·夫子何嘗不取·但必要合義的纔取·人不厭他多取·就覺得他是不

一事不做到恰好處・這非有聖賢學問的不能・孔子讚美公明賈說來・那公叔文子爲人・直是隨時得中・無一事不做到恰好處・這非有聖賢學問的不能・心裏想文子・真是好人・未必就到這箇地步・但君子樂聞人善・不肯去說他不是・因說道・你說的也有理・或者是如此・但這樣德行・是最不容易的・難道果真是如此麼・

子曰。臧武仲以防。求爲後於魯。雖曰不要君。吾不信也。防・地名・是臧氏封邑・要・是挾制邀求・

解孔子說・臧武仲因爲與孟孫家不合・被季孫所逐・武仲逃奔防邑・使人往魯國・求魯君爲臧氏立後・魯君應許後・方纔退出防邑・將他的意思・魯君若不應許立後・必然據邑背叛・這分明是要挾君上了・他請立後時・言辭委婉・也像恭順樣子・究竟那心迹還挂着不去・就有人替他解說・說他不是挾君上・我也必不肯信了・

子曰。晉文公譎而不正。齊桓公正而不譎。晉文公名重耳・齊桓公名小白・譎是詭詐・

解孔子說・自齊桓公創興霸業・後來又有晉文公繼起・論他功業・也與齊桓公不相上下・但行事卻有不同・那晉文公天資刻薄・好用機巧・一切行事・都是譎詐多端・全然不是正道・不如齊桓公天資忠厚・設有機巧・卒也是假託仁義・但他行事・卻還有些正道・不肯用許多詭詐・這就比晉文公高了・

子路曰。桓公殺公子糾。召忽死之。管仲不死。曰未仁乎。子曰。桓公九合諸侯。不以兵車。管仲之力也。如其仁。如其仁。公子糾是齊桓公兄弟・召忽是齊臣・九・通作糾・糾是結連・

解子路說道・齊桓公爲公子時・他哥哥襄公・爲君無道・鮑叔牙知齊國將亂・先護送桓公逃奔莒國・後來襄公被無知所殺・管仲同召忽二人

襄是桓公兄弟公子糾·逃奔魯國·魯君聞齊人殺了無知·起兵送公子糾回國·不料桓公從莒國先入·已立爲君·魯兵被齊兵大敗退回·桓公使鮑叔牙帶兵來說：請魯國殺公子糾·將管召二人交出·帶回齊國治罪·召忽不肯受辱·自刎身死·管仲不肯死·到了齊國·桓公赦罪：用他爲相·據這樣說來·管仲背主事讎·是未有仁心的了·孔子道·論人固要論心·也要論功·果有救世的大功·也就算得仁了·那齊桓公不過是中材：只因用了管仲：竟能做成霸主：諸侯聚合許多諸侯·大家同心和好·全以道義招交·不用兵車爭戰·天下太平了數十年·若不是得管仲的力：焉能如此·管仲有這樣大功：當時誰人能及他的仁·至于今又誰人能及他的仁呢

子貢曰。管仲非仁者與。桓公殺公子糾。不能死。又相之。子曰。管仲相桓公。霸諸侯。一匡天下。民到于今受其賜。微管仲。吾其被髮左衽矣。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。自經於溝瀆。而莫之知也。匡是正：被是披：衽是衣襟：諒是小信·經是縊·瀆是大溝·溝瀆是田間水溝·

解子貢說道·管仲不是仁者哩：桓公殺公子糾·他不能死·也罷了·還要爲桓公的相·這太忍心了·孔子道·幸得管仲肯相桓公·這能興起霸業·統率諸侯·尊敬周朝·驅除夷狄·使天下一齊歸正·從前紛亂·直到于今·百姓尚能安居中國·不致陷入夷狄·這都是受他的恩澤·若設沒有管仲這人·當時夷狄日盛一日·中國被他侵削·于今不知是何世界·我們怕要被着頭髮·穿着左襟衣服·都變成夷狄樣子了·管仲有這等大功·如何還說他不仁呢·要曉得管仲意思·原是知道桓公要重用他·自己揣度才力·可以救世立功·所以不肯就死·豈同那匹夫匹婦·鄉裏小民：講一種小信·相約同死·自盡在溝瀆旁邊·終久沒人知道姓名死·

公叔文子之臣。大夫僎。與文子同升諸公。子聞之曰。可以爲文矣。臣·是家僎是人名·公是公朝·升是登·

解公叔文子：有箇家臣名僎·文子因他爲人甚賢：薦與衛君·衛君遂用僎爲大夫·與文子同登公朝·孔子聽見這件事：因說道·今世大夫·嫉賢妬能的多·況且是自己家臣·誰肯與他同列·文子既知僎賢·便薦與君·忘記他是家臣·忘了自己分位·這樣忘分薦賢·只知有君·不知有己：在當時實屬難得·他諡法叫做文子：真可以不愧這文字了。

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。康子曰。夫如是。奚而不喪。孔子曰。仲叔圉治賓客。祝鮀治宗廟。王孫賈治軍旅。夫如是。奚其喪。喪是失位·仲叔圉即孔文子·治是管理·

解孔子一日與季康子談起衛靈公爲君無道·康子問道·這人如此無道·何以不曾失位死亡·孔子答道·靈公雖然無道·卻會用人·有箇仲叔圉熟習禮節·用他管理接待賓客的事：又有箇祝鮀·他善能禱告·用他管理祭祀宗廟的事·又有箇王孫賈：頗知兵法·用他管理操練軍旅的事·這三人雖不純正·卻各有才幹·可用·靈公用他·又用得恰當·使他們各盡所長·不能如此·知人善任·雖然無道·也可以自保·何至於就要失位死亡·

子曰。其言之不怍。則爲之也難。怍是慚愧·

解孔子說·于今人每好說大話·想要藉此欺人·我揣度他的意思·當說那大話時·心裏本不曾打算要做·所以也不問自己能與不能·任意誇口·毫無慚愧·其實就他這不慚愧·便可以看破他那無能爲處·如果真要叫他去做·那就千難萬難·必至出乖露醜了·如何能做得來·人

死。

陳成子弑簡公。孔子沐浴而朝。告於哀公曰。陳恆弑其君。請討之。公曰。告夫三子。孔子曰。以吾從大夫之後。不敢不告也。君曰告夫三子者。之三子告。不可。孔子曰。以吾從大夫之後。不敢不告也。（陳成子是齊大夫。名恆。簡公是齊君。名壬。）

解　陳成子在齊國專權。要想謀篡。弒了齊簡公。孔子聽說此事。先在家中沐浴齋淨。然後上朝。告魯哀公道。陳恆弒了齊君。這是大逆不道。天地不容。必須加誅。請我公發兵去討他的罪。哀公聽了這話。無奈三家專權。自己不能作主。因說道。你說的話知道了。你去告季孟叔三子。聽他們商議罷。孔子出朝說道。因我從前。隨從大夫班後。遇著此等事。不敢不告。君不肯自己做主。又叫我去告三子聖。孔子隨即到三子家中。把話告他。那三家都是權臣。與陳恆是一路人。那有肯討他的罪。當面都說不可發兵。孔子見他們不肯。因說道。這不是我愛多事。因陳恆犯了弒君大罪。凡天下為臣的人。理應同心憤怒。要立刻誅罰。但這是我從前也曾隨從大夫班後。所以不敢不告。若是可以不討。我也不來說了。

子路問事君。子曰。勿欺也而犯之。（犯是冒犯顏色。）

解　子路問事君是要如何。孔子道。事君無非是要盡忠。須要一片至誠的心。事事說真。處處務實。不敢有半點欺蒙。自己既竭盡心力。倘若遇見君有過失。又不忍坐視。必要直言諫諍。即或冒犯君的顏色。縱君惱怒。也不敢畏禍躲避。這樣事君。可以算得盡道了。

子曰。君子上達。小人下達。（上達是上到高處。下達是下到低處。）

解孔子說・君子小人・起初也相差不多・只因君子一心・用在天理上・・那天理本是高的・人在天理上用功・就像上登高山一般・越上越高・・高到極處・便與聖賢相同・小人一心・用在人欲上・・那人欲本是污下的・在人欲上・快意・就像下墜深坑一般・越下越低・・低到極處・便去禽獸不遠・這一上一下・只在天理人欲上分路・・到後來人品・便天淵相隔了・

子曰。古之學者爲己。今之學者爲人。

解孔子說・・古人爲學・今人也爲學・但爲學的念頭・卻有不同・・古來爲學的人・・據要正心修身・一心想保全天性・是箇爲己的念頭・・至今爲學的人・大半・沽名釣譽・一心想干求人爵・・是箇爲人的念頭・・那爲己的只是要自修・不是要人知・所學全是真的・・到得道德充積時候・自然會感動人心・那爲人的・・只是要人知・不是要自修・所學盡是假的・遇著困頓無窮時候・連一身名節都保不住了・古今人不同如此・豈不可歎・

蘧伯玉使人於孔子。孔子與之坐而問焉。曰。夫子何爲。對曰。夫子欲寡其過。而未能也。使者出。子曰。使乎使乎。蘧伯玉是衛國大夫・名瑗・使者是出差的人・

解孔子到衛國時・住在蘧伯玉家中・後來回到魯國・伯玉思念孔子・差人到孔子處問安・孔子因是伯玉差來的人・很敬重他・與他同坐問・這差・夫子在家中・近日所做何事・那使者答道・夫子在家・別無他事・只常常用功撿點身心・想要做少些過失・用功許久・還覺得過失・未能減少・工夫還做不下・這是夫子近日心事了・使者說畢・退出・孔子聽了・心喜伯玉・能切實用功・又喜使者能說出伯玉心事・因稱贊他道・這樣使者・真不負他主人差來的意思・可以算得好使者了・

子曰。不在其位。不謀其政。重出

曾子曰。君子思不出其位。

解曾子讀易經艮卦象辭・因說道・凡人有身・就有現成的分位・有位就有當做的職事・有事就有應用的心思・這是自然如此・但分位有定・心思無定・往往有人・不去思想分內的事・倒要想分外的事・不但懸空思想・終是無益・而且此心越放越遠・反把分內的職事都荒下・所以爲君子的・心裏思想事理・爲在他分位以內・從不出他分位以外・說本分話・幹本分事・本分當做的・都盡心去做・沒有一毫分外想頭・所以象辭上說・君子思不出其位・這是夫子吃緊教人的話・後學切不可忽略了・

子曰。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。過是超向前・

解孔子說・凡人學問・言易行難・君子最怕言易・所以開口便懷著忝心・不敢任意妄說・君子深知行難・所以做事要趕過向前・莫教落後不及・是能如此・自然一言不苟・一行不違・安得不做成君子呢・

子曰。君子道者三。我無能焉。知者不惑。仁者不憂。勇者不懼。子貢曰。夫子自道也。

解孔子說・君子道理有三件・我自揣都沒有能做的・第一是仁・果是仁者・他把私欲去得淨盡・並無一毫罣累・斷然是不憂的・第二是知・果是知者・他把事理看得透徹・並無一毫疑惑・斷然是不惑的・第三是勇・果是勇者・他把正氣養得充足・並無一毫畏怯・斷然是不懼的・這豈是我能做得到的呢・子貢道・這三件・夫子做得有餘・如今還要說無能・不過是夫子自己說謙虛話罷了・

子貢方人。子曰。賜也賢乎哉。夫我則不暇。方是比·暇是閒··

解　子貢平日最喜評論人物·將許多人言行一一比較··論其長短·這也是好知人的學問·孔子說他專做這事·把心用在外面··只揣度別人的是非·不考察自己的得失·因說他道·賜如今已做到賢人了麼·爲何自己身心並不用檢點·竟有閒工夫比較別人長短呢·若是我自己·覺得自己身上缺陷甚多·日日用功修治·還來不及·那有閒暇時候·去管別人長短呢·

子曰。不患人之不己知。患其不能也。

解　孔子說·凡人只有才能·何愁沒有一知己·卽或沒有知己··這是有才·無命·也用不着憂愁·所愁的是自己一無所能·人要用我··我無可用·這便成爲棄材了·

子曰。不逆詐。不億不信。抑亦先覺者。是賢乎。逆是預料·詐是欺··億是揣度·不信是無實·

解　孔子說··近世人情巧僞·往往外面說許多好話·裏面卻藏着歹意·這叫做詐··又有裏面懷許多猜疑·外面却裝做相好·這叫做不信·有這人受他愚弄··毫不知覺·這個固然算不得賢·又有種人心裏猜人詐·那未必詐的··也預料他必是詐·怕人不信·那未必不信的·也揣度他必是不信·覺得人人都是僞·我自己心術也就變成刻薄·這更是不賢了·君子忠厚待人·從不預料人詐·也不揣度人不信·全是推誠相與·只因他事理透徹·心地虛明·如有詐不信的人·一到面前··那些如鬼蜮伎倆早已露出破綻·自然先行知覺·若不是窮理功深··安能如此·這可以算得賢了·

微生畝謂孔子曰。丘何爲是栖栖者與。無乃爲佞乎。孔子曰。非敢爲佞也。

疾固也。微生是姓・畝是名・栖栖是依戀・佞是諂・疾是嫌・固是固執不通・

解 微生畝・是個年高隱士・見孔子周遊列國・・覺得未免多事・因謂孔子道・你何苦依戀各國地方・不肯退隱山林・豈不是要學做世上諂佞的人・講取功名富貴麼・孔子答道・若學做世上諂佞的人・講取富貴功名・・這是我斷然不敢的・但人生出處・須要隨時・不能一定・若偏在一邊・便是固執・我何曾不想退隱山林・卻又嫌偏在一邊・就成固執不通的人・所以周遊列國・都是這個意思了・

子曰。驥不稱其力。稱其德也。驥是上好馬名・

解 孔子說・上等的好馬・名叫做驥・人說馬的好處・總在善走・有一種馬雖然善走・卻性氣惡劣・也算不得驥・既名為驥・就不但稱他的力善走・是要稱他德性馴良・纔見他真可貴重處・馬且如此・何況為人・豈有不以德為重的呢・

或曰。以德報怨何如。子曰。何以報德。以直報怨。以德報德。德是恩惠・

解 或人問道・近世人心澆薄・往往各懷仇怨・互相報復・弄得不成世界・有種厚道人・出來・矯這個弊・生平待人・純是一片好心・就是素日有怨的人・也用恩惠報他・這樣人如何・孔子說・據你所說・可算得厚了・但與我有怨的・既然用恩惠報他・那與我有恩的人・又用什麼去報他呢・豈不是把恩人看成仇人一樣麼・依我說・那與我有怨的・我只以直道相待・一切都是秉公・不記從前舊恨・也就算待他好了・至與我有恩的人・我必要以恩惠相報・斷不肯忘恩背義・這纔是正理呢・・

子曰。莫我知也夫。子貢曰。何為其莫知子也。子曰。不怨天。不尤人。下學而上達。知我者其天乎。

解 孔子一日・忽然發嘆道・如今沒人知道我了・・子貢問道・現在夫子道德・弟子們個個敬仰・就是外人・也多傾服・・怎麼說沒人知道夫子呢・孔子道・我平日為人・貧富貴賤・聽其若天・從來不敢怨天・愛惡毀譽・褒遷著人・從來不曾怪人・心裏平平坦坦・別無所求・專在學問上用功・那學問工夫・・又別無奇妙・只在下面淺近處切實下手・到後來漸漸往上面長進・・這個境界・惟有我自己理會得・別人如何得知・但道從天出・我心中理會許多道理・都是上天所與・如要有知我的・除非說是天罷了・

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。子服景伯以告曰。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。吾力猶能肆諸市朝。子曰。道之將行也與。命也。道之將廢也與。命也。公伯寮其如命何。愬是讒告・子服景伯・是魯大夫・夫子指季孫・惑志是疑心・肆是陳尸・廢是不行・

解 子路為季氏家臣・有個公伯寮・在季孫面前・讒告子路・說了許多壞話・子服景伯聽聞此事・來告知孔子・因說道・季孫聽了公伯寮的話・頗有疑心・那公伯寮實在可恨・就我的力量・也還能殺他・把他陳尸市朝・才快我意・孔子說道・・你也不必如此動氣・大凡我輩出仕・是要行道・能行與否・有天做主・如果道將要行呢・為上的自然信用・就有人阻撓・也阻不住・這是天命・如果道將要廢呢・為上的自然疏離・就有人挽回・也挽不得・這更是天命・那公伯寮幸進讒言・其實他也無奈命何・枉自做了小人・我們又何必怪他呢・

子曰。賢者辟世。其次辟地。其次辟色。其次辟言。色是禮貌・

解 孔子說・賢人隱居・總為這亂起見・但離去的有不同・有因天下無道不肯出仕・這叫做避世・其次的・見此國將亂・去往他國・這叫做避地・又其次的・因國君相待頗好・暫且留住・後見禮貌漸衰・遂去・這叫做避色・再其次的・國君禮貌雖衰・倘不忍去・因聞小人進了讒

言・然後決去・・這叫做避言・這幾等避法・雖有不同・・爲是爲說身邊害・・不失他賢人身分・這意思卻是同的了・

子曰。作者七人矣。作是起身去・

解・孔子說・賢人去留・關繫國家治亂・國家將治・賢人必留・國家若亂・賢人必去・如今聽見起身去的・已有了七人・賢人都要避去・那國家氣象・・也就可想了・・

子路宿於石門。晨門曰。奚自。子路曰。自孔氏。曰。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。石門是地名・・晨門是管早晨開門的人・・自是從・

解子路出行・在石門地方住宿・有個晨門來問子路道・・看你這樣・不是平常人・你從何處來呢・子路答道・我從孔家來的・・晨門道・我久聞有箇姓孔的・他周遊列國・一心想要救世・其實他也知道這世界・是做不得的・無奈救世的心・放不下・還要盡力去做・想來就是這個人了・

子擊磬於衛。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。曰有心哉。擊磬乎。既而曰。鄙哉。硜硜乎。莫己知也。斯已而已矣。深則厲。淺則揭。子曰。果哉。末之難矣。・荷是擔蕢是草籠・・硜硜是石聲堅確・厲是和衣涉水・揭是撩衣涉水・果是決・末是無・

解孔子閒住衛國・偶然擊磬・有個擔草籠的人・從孔子門口經過・聽見磬聲・因說道・・這擊磬的是個有心人・他心裏想要救世呢・聽了一會・又說道・這人見識陋了・就同那磬聲一樣・硜硜不變是個固執人那・如今世上沒有知己・就罷便罷・可比水深・就和衣過水・水淺就撩衣

衣過水：世事原沒有一定，何必定要救世呢。孔子嘆他說話，像個隱居高士：因說道，天下人，都與我同類，同類失所，我心不安，這救世的心，如何放得下？若世亂便隱，一切不管，像他說的這樣果決，那出世也就無難了。

子張曰。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。子曰。何必高宗。古之人皆然。君薨。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。・高宗是商王武丁・諒陰是居喪・薨是死・總己爲總理自己職事・冢宰是太宰・

解子張問道：商書上說高宗居喪時候・三年不曾發言・新君不言政事・又誰作主：這書是如何說呢・孔子道・這事何必高宗・如此・凡古來人君初即位時・都是如此・只因這三年喪服・是人子至情・天子與庶人同是一理・先君去世・爲子的非常哀痛・何必說及政事・・那太宰是國家首相・可以代管・所以這三年內・百官爲理自己職事・都聽太宰吩咐・新君不言・也不致誤事了・

子曰。上好禮。則民易使也。

解孔子說・近時爲上的人・往往說民情刁頑・難於使令・・其實這個病根・由於民不知禮・民不知禮的病根・又由於上不好禮・如果爲上的眞能好禮・一言一動・都合規矩・百姓早已敬服・再能將禮法教民・使百姓都知禮意・一個個曉得上下定分・自然不敢違抗・還有不易使的麼

子路問君子。子曰。修己以敬。曰。如斯而已乎。曰。修己以安人。曰。如斯而已乎。曰。修己以安百姓。修己以安百姓。堯舜其猶病諸。

解子路問如何方是君子・孔子道・要做君子・第一是修己・將自己身上許多精神氣質・以及視聽言動・一一都要修治好了・這修己事極多・爲私

卻在敬字·把敬字作主·提起精神·一毫不肯放過·那身上許多言行·自然端修嚴密·那有過差·這是君子的學問了·子路道·君子學問·只這樣脩己便完了麼·孔子道·自己既脩治得好·自然待人必好·親·疏厚薄·一一都處治得妥貼·自然大家相安·所以脩己也能安人··這是君子的功效了·子路道·君子功效··只這樣安人·便完了麼·孔子道·除自己以外·便都是人··百姓雖多··也不過是人·既能安人·就推到天下四海·那人心情理·總是一般··所以能安人·就能安百姓·工夫總從脩己做起·君子只脩自己一身··到了道德充積時·由近及遠··便可以安百姓··這不是小小功效··就是堯舜那樣大聖人··說到安百姓三字··他心裏還要抱歉··你切莫看得太輕易了··

原壤夷俟。子曰。幼而不孫弟。長而無述焉。老而不死。是爲賊。以杖叩其脛。原壤是孔子舊交·夷是蹲踞·俟是等待·孫弟謙順·述是稱述·賊是害·叩是敲·脛是腳骨·

解孔子有個舊交原壤·他見孔子前來·蹲踞在地下等待·孔子看他不講禮法·因責他道·你年幼時·不知謙順·敬重尊長·到長大時·又沒有才德·為人稱說·徒然虛生在世··到老不死·這不是賊害風俗的人麼·孔子說畢·將拄杖敲脛骨一下··使他知道蹲踞無禮·以後便會改過了·

闕黨童子將命。或問之曰。益者與。子曰。吾見其居於位也。見其與先生並行也。非求益者也。欲速成者也。闕黨是地名·將命是傳話·居是坐·位是正位·先生是長輩·

解闕黨有個童子·也在孔子門下從學·孔子如有賓客往來·常使這童子傳話·或人問孔子道·這童子年紀尚幼·孔子就使他當傳話的職事·想是他學問有進益了麼·孔子道·凡做童子的人·陪長輩坐·須在席角旁坐·從長輩行·須在後面隨行·這是禮當如此·如今這童子·不知守

禮・我見他坐席在正面・又見他同長輩並肩行走・這樣心高志滿・不是求學問進益的人・只是想要快快長成的意思・我所以使他傳話・是要教他看看賓主這節・曉得些長幼次序・學習這謙讓儀容・好變化他氣質・並不是另眼賞識他呢・

論語話解卷八

衛靈公第十五

衛靈公問陳於孔子。孔子對曰。俎豆之事。則嘗聞之矣。軍旅之事。未之學也。明日遂行。在陳絕糧。從者病。莫能興。子路慍見曰。君子亦有窮乎。子曰。君子固窮。小人窮斯濫矣。陳是戰陣。俎豆是禮器。興是起。慍是怒。濫是亂做。

解 孔子在衛。靈公一日問起行兵陣勢如何。孔子答道。臣平日在家。只是學些禮。那行禮的器具。如俎豆等類的事。都聽見前輩說過。頗懂得些。至於行軍戰鬭的事。向來未曾學過。就不懂得了。孔子因靈公無道。想要勸他行仁政。如今見他一心只想殺伐。知道他必不能愛民。留住衛國無益。明日便收拾起行。走到陳國。被陳蔡二國。發兵圍困。七日絕了糧食。隨從的人餓餒生病。不能起立。子路心懷怒氣。見孔子說道。為君子的人。理應蒙天庇佑。也有這樣窮困時候麼。孔子道。人生遭遇無定。就是君子。也本有窮困時候。但君子雖然身處極窮。還能守道不變。不像那小人。遇著極窮時候。忍耐不過。便要胡行亂做了。

子曰。賜也。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。對曰然。非與。曰非也。予一以貫之。

解 子貢是極聰明人。平日從孔子為學。專在知識上用功。以多聞多見為事。孔子一日告他說道。你以我平生學問。是學一件記一件。學得多了。記得也多。所以能理會許多道理麼。子貢答道。弟子向來是見。覺得是如此。如今聽夫子這樣說。難道不是如此麼。孔子道。你見得差

了·我不是如此·我平日雖學得多·記得多·但有箇總綱所在·這爲緊處·是這道理根原·有了這總綱·一理可以通貫萬理·若沒有這總綱·儘管零碎湊合·如何能成片段呢·

子曰。由。知德者鮮矣。

解　孔子呼子路名字·告他說道·人心中所得義理·叫做德·是從學問中得來的·實有了這德·纔能曉得德中意味·如今人不肯好學·不能有德·所以曉得德中意味的人·也就很少了·

子曰。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。夫何爲哉。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。

解　孔子說·凡治天下·不能無所作爲·除非聖人盛德·化民可以不用作爲·究竟也不能全不費力·惟有虞舜·他本有聖德·能感化百姓·又接堯的後手·更兼五臣輔佐··一切政事·全然不消費力·所以古今來·不用作爲·天下自然平治的··第一是算虞舜了·既不見他作爲的形迹·外面還有何事可見呢·只見他恭恭敬敬··自己一人正坐向南·受天下人瞻仰·如此而已·這治天下··真是神化了·

子張問行。子曰言忠信行篤敬。雖蠻貊之邦行矣。言不忠信行不篤敬。雖州里行乎哉。立則見其參於前也。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。夫然後行。子張書諸紳。

篤是厚·蠻是南蠻·貊是北狄·州是二千五百家··參是並立·輿是車·倚是靠··衡是車頭駕馬用的·書是寫··紳是大帶下垂的·

解　子張問人·要如何方到處行得去呢·孔子道·凡人處世與人交接·總不過言行兩件·說話要忠誠·又信實·做事要篤厚·又敬慎·果能如此·就走到南蠻北狄·也行得去··若說話不忠信·做事不篤敬·這是險詐·輕薄的人·不但別處行不去··就在自己家鄉··一州一里地方·也

如何行得去呢・但言行工夫・甚不容易・必須將這忠信篤敬四字・牢牢緊記・念念不忘・就是偶然站立時候・也彷彿見他參立在面前一般・或是偶然在車時候・也彷彿見他倚靠在車頭一般・無論何處・總不能頃刻離開這道理・然後說出話來・必是忠信・自然人人聽從・做出事來・必是篤敬・自然人人佩服・再沒有行不去的了・子張領了孔子教訓・・就把教訓的話寫在大帶下紳・時刻觀看・生怕忘記・這是聖門弟子・留心學問處・不比後人隨聽隨忘了・

子曰。直哉史魚。邦有道如矢。邦無道如矢。君子哉蘧伯玉。邦有道則仕。邦無道。則可卷而懷之。史魚是衛大夫・史是官・魚是名・矢是箭・卷是收・懷是藏・

解孔子說・衛國有箇史魚・這人真算得直了・他是便說是・非便說非・從不肯瞻徇情面・曲意順從・到臨終時候・因衛君愛彌子瑕・不用蘧伯玉・自己說不能進賢退不肖・分付與子・不要殯發・要將尸首諫君這種人不但國家有道時候・他為人像箭一般直的・就是國家無道時候・他為人也像箭一般直的・但史魚雖是直人・不能隨時屈伸・還未盡君子之道・惟有蘧伯玉這人・纔真是君子・他平日品學俱優・才德兼備・國家有道・・如要用他・他便出仕・國家無道・・不能用他・・他便將平日許多本領・・都可以收藏起來・不必求知於人・・或出或處・・都合正道・比那史魚又更好了・

子曰。可與言而不與之言。失人。不可與言而與之言。失言。知者不失人。亦不失言。

解孔子說・我平日所講的道理・都是人人當學的・・但凡人材質高下・各有不同・有可以與他說的・有不可以與他說的・・有一種人・天資高明・

又肯虛心受教•這可以與他說•若不詳細與他說•他沒有善接：從何領悟•豈不耽誤了人材•這叫做失人•又有一種人。天資愚昧：又不肯虛心受教•這不可以與他說•若要與他說：他毫不用心•終是無益•豈不白費了言語•這叫做失言•惟有知者：最能識人的好歹•可教的必與他說•斷不失人：不可教的不與他說•也不失言•自然所教必成：不致徒勞無功了•

子曰。志士仁人。無求生以害仁。有殺身以成仁。

解　孔子說•常人都是貪生怕死•所以平日做事•尚不敢背理•到了生死關頭•把持不住•往往錯了念頭•做出不仁的事•惟獨有氣節的志士與有德行的仁人•斷沒有貪生怕死：苟且求活：害了他心中天理：•若遇著患難當死時候•只有捨命殺身•保全天理：成就得一箇仁字：這便是由他平日見得理透徹•所以守得•堅定•那生死關頭•也搖動不得了•

子貢問為仁。子曰。工欲善其事。必先利其器。居是邦也。事其大夫之賢者。友其士之仁者。

解　子貢問道•人要學為仁•如何用功做起：孔子道•譬如做工匠的•或斲削材木•或鑽琢金石•不能徒手去做：須用斧鑿等項器具•若要這事做得好•必先要選那鋒利的器具•方纔做得成•我輩為學•須用明師益友•就如做工的•須有利器一般：但凡住在這一國•國中在上的大夫：如有賢能•我當尊敬奉事•在下的士子•如有仁德：我當結交為友：有許多仁賢在前•使我心常懷敬畏•諸事又可求教：為仁自然容易成就了•

顏淵問為邦。子曰。行夏之時。乘殷之輅。服周之冕。樂則韶舞。放鄭聲。遠佞

人。鄭聲淫。佞人殆。爲邦是治國·淫是大甚·佞是諂諛·放是禁絕·遠是驅逐·殆是危·

解顏淵才具甚大·志在行道·因向孔子問治國道理·孔子說道·凡求治道·必須取法先王·那時夏殷周三代制度·各有好處·夏朝制度最好是時令·天有四時·分十二個月·周朝用子月爲歲首·取天開於子的意思·叫做天正·殷朝用丑月爲歲首·取地開於丑的意思·叫做地正·夏朝用寅月爲歲首·取人生於寅的意思·叫做人正·這三正都可用·但因時作事·人道更爲切近·若論治道·須要行夏朝時令爲是·殷朝制度最好是輅車·古來車制甚略·殷朝纔分出許多形式·始有等名·以器貴賤等級·後來周朝又加金玉裝飾·未免過費·而且容易損壞·不如殷朝木輅樸素結實·可以行久·若論治道·須要乘殷朝的車爲是·周朝制度·最好是冕旒·古來已有冕旒·到周朝纔製造精美·等設分明·冕旒戴在頭上·看著最尊·本該華美·而且形樣不大·就多費工料·也不覺過奢·比古時壯觀多了·若論治道·須要戴周朝冕旒爲是·至於樂律·三代雖然都好·總不如虞舜韶樂爲最善·治道旣成·便要作樂·須是用韶樂舞法最好·以上制度·俱已全備·還怕有幾壞治道的·不可不戒·那淫蕩壞治道的有兩件·一件是鄭聲·必要禁絕他·一件是佞人·必要驅逐他·那鄭國的調·聲音淫蕩·最易壞風俗·巧佞小人·心術危險·最會變亂是非·這兩件若不除去·治道如何能長久呢·

子曰。人無遠慮。必有近憂。

解孔子說·常人見識淺陋·往往只想到近處·想不到遠處·不知遠近都是一理·有近處就有遠處·須要由近及遠·層層想到·做事方能妥當·若遠處都不照管·左右前後·遠近處·也不得穩當·自然必有意外患生出·所以爲人須要深思遠慮·從長計議·不是但顧目前·便殼了的·

子曰。已矣乎。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。

解　孔子說·凡為學的人·自己都說是好德·其實那好德的心·不如那好色的心·算不得真好·我平日很望有真好德的人·如今也歇了·不必說望了·提起沒有見箇好德·同好色一般的·大家只是空空思慕·這又何益呢·

子曰。臧文仲其竊位者與。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。柳下惠·是魯大夫展獲·字禽·諡惠·居柳下·

解　孔子說·凡人取所不當得的物事·心裏有愧·便同竊取一般·若身居高位·卻德與位不稱·這便是竊位·那臧文仲·就是箇竊位的人了·何以說是竊位·同時有柳下惠·是箇賢人·文仲若是不知·成了竊位的人·倘還罷了·既已深知其賢·卻由他直道被黜·不肯盡力保薦·與他並立於朝·這分明是隱蔽賢人了·賢人是國家至寶·有意蔽賢·便為不忠於國·是辜負了朝廷委任·豈不是竊位麼·

子曰。躬自厚。而薄責於人。則遠怨矣。躬是身·厚是責重·薄是責輕·

解　孔子說·大凡講究箇人的·責己要重·責人要輕·自己若有過失·必須反身重責·不可一毫寬恕·纔能痛改前非·他人若有過失·當寬恕的寬恕他·不當寬恕·也止可輕微責備·叫他容易悔悟·不要過於嚴刻·使人難堪·果能如此修己待人·無一事招人怨恨·那個怨自然離得遠了·

子曰。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。吾末如之何也已矣。

解　孔子說·凡人處事·先要子細思量·心口相商·這此事這樣辦去·是如何·那樣辦去·又是如何·再三斟酌·方能妥協·若不肯審心思索·這事不問如何·只一味胡行妄作·這便是糊塗到底的人·我平日最肯教誨人·若遇著這樣人·勸他不聽·說他不懂·也就無可如何了·

子曰。羣居終日。言不及義。好行小慧。難矣哉。羣是同類·慧是巧·

解孔子說：凡人朋友聚會·大家須互相勸戒·講求正道·方是有益·若但招引同類·閒居度日·大家亂說亂笑·沒一句說到正經道理·而且喜歡賣弄聰明·學那些小小機巧的事·以為得意·這樣人·性情既已放蕩·心術又習成技倆·不但德行無望·還怕招惹禍殃·像這樣做人·真是難說的了·

子曰。君子義以為質。禮以行之。孫以出之。信以成之。君子哉。質是骨子·孫是謙遜·信是誠實·

解孔子說·凡為君子的人·須先認定義字·把他做箇骨子·一切處事·推辭不得這箇義字·這義字只是道理的當然·若要行時·還須有許多儀節·這就是禮·及到行出來時·又須謙恭退讓·不可有一毫矜張氣象·卻又不是在外面修飾·須內中先有一片誠實的心·才能做得成就·能如此·可以算得君子了·

子曰。君子病無能焉。不病人之不己知也。病是抱憂·

解孔子說·君子心中所憂的·只怕自己沒有本領·不能致君澤民·便是虛生一世·所以可憂·若自己果有本領·別人都不曉得·沒有遇著知己·因此埋沒不顯·這是人不用我·並非自己無能·又有甚麼可抱憂處呢·

子曰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。疾是恨·

解孔子說·君子平日勵志為學·原為修德起見·並不是要求名·到了德行成立時候·自然令人敬仰·就是身沒以後·也還有聞名生慕的·若平日悠悠泛泛·不肯好學·到後來一事無成·當時既無可表見·身後更沒人稱道·這一生竟成虛度·豈非恨事·想到此·如何能不發憤用功

完・

子曰。君子求諸己。小人求諸人。

解　孔子說・凡人一生學問道德行爲・是自己做主的・君子所求・惟在學問道德行爲・所以只須求己・富貴榮華・是別人做主的・小人所求・無非富貴榮華・所以必要求人・求己的志高品亦高・・不但可以修己・・而且可以化人・・求人的志低品更低・已極意想要悅人・・究竟徒然失己・・這是君子小人・大分別處了・

子曰。君子矜而不爭。羣而不黨。矜是莊嚴・羣是和羣・・

解　孔子說・大凡天性孤介的人・意見自高・往往多有爭執・君子立身莊嚴・其與孤介不同・理直不偏・氣和・並無一毫爭執・何至有爭・・又有世故圓滑的人・情面牽纏・往往流於私黨・君子處衆和平・卻與圓滑不同・從公不從私・並無一毫偏倚・何至有黨・・可見君子爲人・全從學問中來・豈是容易做得到的麼・・

子曰。君子不以言舉人。不以人廢言。

解　孔子說・凡處天下事・用一人見識・總不如合衆人見識・所以君子在上・斷不肯自用・必要取善於人・但所取不同・有言善人亦善的・有言善人未必善的・君子既聽他的言・又要觀他的人・如言行相符・方才舉用・切不可因有一二善言・就去舉用那人・以致誤事・這是爲用人起見・若爲聽言起見・只要所言有理・便當聽從・・就是人無足取・其所言亦有可取・也不可因人廢言・那有善言便該不廢了・・

子貢問曰。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。子曰。其恕乎。己所不欲。勿施於

人

解這是子貢問道·爲人道理甚多·不知可有一句話·能終身行得的麼·孔子道·做人行事·第一要緊的·是一箇恕字·大凡人心本自相同·只個人各有私·但知有己·不知有人·所以生出許多不好的事·若能將自己的心去體貼別人的心·我心中所不願意的事·斷不可加在別人身上·把人己看成一體·自然頂情合理·無一事不得公平·無一人不得得妥協·久後做到純熟地步·便是大公無我·豈不是終身可行的麼·

子曰。吾之於人也。誰毀誰譽。如有所譽者。其有所試矣。斯民也。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。毀是毀謗·譽是稱譽·

解·孔子說·我平日待人·全是實心實話·從不肯毀謗人·也不肯過譽人·那毀謗是斷沒有的·就偶然有過譽時候·也是曾經試驗那人·知他將來必能到此地步·所以預先許他·究竟並非過譽·如今毀人譽人的·憑空妄說·不問是非·殊不知天下人民·都是經過三代聖王教養來的·善善惡惡·直道而行·流傳至今·良心自在·如何可任一己的私心·便廢了天下的公論呢·

子曰。吾猶及史之闕文也。有馬者借人乘之。今亡矣夫。文是字·

解孔子說·古時風俗純厚·所以前輩爲人·大都作事謹慎·待人忠厚·我少年時·曾及見作史官的·遇有可疑處·常闕字待查·不肯任意妄造·有養馬的人家·也肯借人乘騎·並不吝惜·這都是前輩的好處·如今風俗衰薄·連此等事·也沒有見了·

子曰。巧言亂德。小不忍。則亂大謀。

解孔子說·世上有一種巧言的人·爲害最大·他將無作有·指是爲非·令人聽了·迷惑無主·連本心德行·都被他攪亂了·這是最可恨的·又

有兩種小不忍的人・也能害事・一種是寬柔太過・明知那人罪惡・卻又牽顧私情・不忍誅罰・以致養成大奸・一種是性情急躁・稍有拂忤・便就忍耐不住・易動忿念・相爭・以致激成大禍・有了這兩樣毛病・若與他謀幹大事・安得不亂・這種人也斷不可用了・

子曰。衆惡之。必察焉。衆好之。必察焉。

解孔子說・好善惡惡・人情所同・但庸衆的人・往往為私心蔽惑・以致好惡失當・所以惡人當棄・不可因衆惡他・便斷他是惡人・必要細心審察・果是惡人・方纔可棄・善人當取・不可因衆人好他・便斷他是善人・必要細心審察・果是善人・方纔可取・若無真知灼見・但聽外人議論・如何能信得過呢・

子曰。人能弘道。非道弘人。

解孔子說・道體最大・卻全具在人心裏面・只要人肯盡心去求・那道體便越推越廣・心盡得一分・道便得一分・心盡到極處・道便大到極處・可見這道本在人・果肯用功・人便能開拓這道・不是道在人外・須另尋一個道來・方能開拓那人・若不肯盡心求道・便是自棄・道體雖具・他也無奈那人何了・

子曰。過而不改。是謂過矣。

解孔子說・人自聖人以下・都不能無過・但有過不妨・只要肯改・肯改過便自消・也就不算過了・若既已有過・還要護短・不肯去改・把自己偏性容縱慣了・久後如何拘得轉來・這就成了有心的過・永遠不得消除・

子曰。吾嘗終日不食。終夜不寢。以思無益。不如學也。

解　孔子說·天下事·未有不學而能的·懸空思想·如何可得·我嘗因思想道理·務求必得·想到終日不知要食·想到終夜·不能安寢·這樣專心思想·究竟是懸空揣度·並沒有實見·仍然無益·不如按照古人成法·用心學去·自然有成·何苦枉費心機呢·

子曰。君子謀道不謀食。耕也餒在其中矣。學也祿在其中矣。君子憂道不憂貧。餒是饑餓·

解　孔子說·尋常小民·只知謀食·不知謀道·若是君子的人·所謀在道·自然不暇謀食了·況且謀食未必得食·譬如耕田·遇著凶年·其中也有饑餓的·謀道未必無食·學問好·祿自來·何須又去謀食呢·但其實君子爲學·並不爲得祿起見·只愁不能得道·不愁家貧窮·這纔是君子的心事了·

子曰。知及之。仁不能守之。雖得之。必失之。知及之。仁能守之。不莊以涖之。則民不敬。知及之。仁能守之。莊以涖之。動之不以禮。未善也。涖是臨·

解　孔子說·修己治人·同是一理·能修己·纔能治人·人有知識聰明·道理能見得到·卻被私欲牽纏·仁心不能自守·這樣人·雖有所得·終久必至失了·如何算得修己呢·又有知識見得到·仁心也守得住·似乎算得修己了·卻於容貌·未能檢點·到臨民時·沒有莊嚴氣象·百姓不知敬畏·如何能治得他服·這還是修己工夫未盡·若知識見得到·仁心守得住·臨民又有莊嚴氣象·這修己工夫已盡·真可以治人了·但若專靠政令治人·不把禮教去鼓動他·百姓風俗·不能變化·究竟還算不得盡善吧·

子曰。君子不可小知。而可大受也。小人不可大受。而可小知也。

解孔子說·凡要用人·先須分別君子小人·君子志在遠大·若把小·人去試驗他·如何知得他的長處·但他器量宏闊·實在可以承受大任·那小人志卑量狹·斷不可承受大任的·卻也有些聰明技巧·在小事上試驗·往往可以見長·若不能分別人品·只就才技上取人·必然說君子無用·小人有才·豈不大錯了麼·

子曰。民之於仁也。甚於水火。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。未見蹈仁而死者也。民是人·蹈是踐·

解孔子說·水火能養人身·是不可一日無的·但人有身就有心·須以心爲主·心又須以仁爲主·仁是人心中天理·與水火是身外的事不同·沒有水火·不過害了人身·沒有仁·便是失了人心·可見人不可一日無仁·比水火更要緊·甚且水火能養人·也能害人·我見有蹈著水裏淹死·又見蹈著火裏燒死的·從未見有蹈著仁裏害死的·此豈是來·水火不如仁遠了·人都知要求水火·爲什麼不肯求仁呢·

子曰。當仁不讓於師。

解孔子說·弟子待先生·凡事都該推讓·惟獨講到爲仁·須要自己承當·勇往直前·不可以推讓先生·因這仁是我本心自有的·不比外物可以推讓的·仁既是我本心·自有那爲仁功夫·自然也在我本身承當·並不是與人爭勝的事·如何還要推讓呢·

子曰。君子貞而不諒。貞是正固·諒是小信·

解孔子說·君子做事·只守定正理··理可行必行·理不可行便改·所以都無不善處·有一種講小信的人··只守定一句話·終始不變·不管理可行不可行·定要如此行去·自以爲守得堅固·殊不知君子只要守一個正理·千變萬化·如不出這個正理·外間利害禍福·自然不能皆善

・他何嘗不守得堅固・豈是講一種小信・做成個固執不通的人麼・

子曰。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。食是俸祿・

解 孔子說・大凡為臣事君・若做有職守的官・就當盡心職守・若做諫諍的官・就當盡心諫諍・總要把官事當作己事・一切極其敬慎・纔合事君的道理・至於所食的俸祿・原是本分應得的・但須擺在後一層・不可預先計較・若當先・便計較俸祿厚薄・這做官便全是為利了・如何還有忠心報主呢・

子曰有教無類。

解 孔子說・天下有為善一類的人・又有為惡一類的人・其實人性皆善・只因沒有教訓・被外面不好氣習沾染慣了・所以變成惡類・如果有君子教訓・那善人自然不致為惡・就是惡人也可化轉為善・可見天下無不可教的人・又何分善類惡類呢・

子曰。道不同。不相為謀。謀是籌畫・

解 孔子說・凡代人籌畫事件・固然也要盡心・但須是與我同道的人・方可代他籌畫・若與我不同道的人・一正一邪・一善一惡・彼此意見・心術・都不相合・如何能代他籌畫呢・就是他要來與我商議・我也只得推辭不管了・

子曰。辭達而已矣。達是通達・

解 孔子說・凡發文辭・或講理・或說事・或記載人物・或抒寫性情・都各有命意所在・只要把自己胸中意思・說得通暢透快・也就罷了・原不要華麗好看・若是沒有文采・另外添上許多枝葉・到把正意全行埋沒・反為不美了・

師冕見。及階。子曰。階也。及席。子曰。席也。皆坐。子告之曰。某在斯。某在斯。師冕出。子張問曰。與師言之道與。子曰。然。固相師之道也。師是樂師・瞽者・冕是人名・相是扶持瞽者・

解　魯國有個瞽者・做樂師的・名冕・來見孔子・孔子請他進來・走到階前・孔子告他說道・這是階了・師冕舉足上階・走到席前・孔子又告他說道・這是席了・師冕坐下・還有同來的衆客・也都坐下・孔子又將衆客姓名・一一告師冕道・某人坐在此處・又某人坐在此處・師冕談話已畢・辭了出去・子張因問孔子道・方纔夫子對師冕說了許多話・這就是道這應當如此麼・孔子答道正是・瞽者無目・諸事不能自見・須有一人在身旁扶持指點他・纔能不致錯誤・我方纔所說許多話・原是扶瞽者道理・應當如此的・

季氏第十六

季氏將伐顓臾。冉有季路。見於孔子曰。季氏將有事於顓臾。孔子曰。求。無乃爾是過與。夫顓臾。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。且在邦域之中矣。是社稷之臣也。何以伐爲。冉有曰。夫子欲之。吾二臣者。皆不欲也。孔子曰。求。周任有言曰。陳力就列。不能者止。危而不持。顚而不扶。則將焉用彼相矣。且爾言過矣。虎兕出於柙。龜玉毀於櫝中。是誰之過與。顓臾是小國・服事魯國・爲魯國附庸・東蒙山名・域是境界・夫子指季氏・陳力是出力・列是位・顚是倒・相是扶助瞽者的人・兕是野牛・柙是圈檻・櫝是櫃・

解 魯國有個附庸小國·名叫顓臾··是時季氏專權·魯國所有人民·幾乎都被季氏與孟孫叔孫三家分去··惟有附庸小國··仍然臣事魯君·季氏·忽然想要起兵攻伐他·是時冉有季路二人·爲季氏家臣·來告孔子道·季氏將要有事起兵去伐顓臾·孔子責冉有道·求·這不是你的過失麼·那顓臾雖然小國·是周先王封他在東蒙山下·主東蒙祭祀··豈可無故·去伐他·而且靠魯最近·在魯國境界之內·向來服事魯君··爲魯附庸·是魯國社稷的外臣·何苦要去伐他呢·冉有道·這伐顓臾的事·是季氏主意必要如此·我二人爲臣的·都不願意伐他·孔子道·求你可知古來有個好史官·叫做周任·他曾有言說道·凡爲臣的·須要出力爲國家做事·方可就位·若是力量不能做的·須自己退休纔是·若任憑主上過失·不去勸阻·可比那扶持瞽目的人··任他走到危險地方·也把他牽住·及至跌倒在地·又不扶他攙起··還要用他扶持幹甚麼·你如今還說不是自己願意·這句話更錯了·請問看守虎兕的人·任憑虎兕跑出在國外·他也不管·看守龜玉的人·任憑龜玉毀壞在櫃中·他也不問·難道也說不是自己願意·便沒有錯麼·你既爲季氏家臣·就有季氏的責任·季氏做出歹事·不是你的過失··還是誰人的過失呢·

冉有曰。今夫顓臾。固而近於費。今不取。後世必爲子孫憂。孔子曰。求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。而必爲之辭。丘也聞有國有家者。不患寡而患不均。不患貧而患不安。蓋均無貧。和無寡。安無傾。夫如是。故遠人不服。則修文德以來之。既來之。則安之。今由與求也。相夫子。遠人不服。而不能來也。邦分崩離析。而不能守也。而謀動干戈於邦內。吾恐季孫之憂。不在顓臾。而在蕭

牆之內也。疾是惡・・舍是丟開・顛是倒壞・干是盾・・戈是戟・・崩是裂・析是散・蕭牆是門屏・・

解冉有道・這顓臾雖是小國・地方卻甚險固・又與季氏費邑接近・如今若不去取・他將來後代時候・必為子孫的憂患了・孔子道・求・你可知道君子最惡的人・是將他心中貪欲的想頭・丟開不說・卻定要假設一番言語來搪塞・這就是小人詐偽的伎倆了・那季氏要伐顓臾・不過是藉人民寡少・利息不多・要取他來添助・其實我曾聽聞前人說過・凡有國有家的人・不怕民寡・但怕不均平・不怕臣貧・但怕不安靜・因為天地間物力・本該人用・只要一個均平・自然彼此各足・何至於貧・彼此既然各足・自然大家和氣・你對我・我對你・何愁人民寡・既均平・又和氣・地方自然安靜・國家何至傾壞呢・這都是一定的道理・古人曉得道理是如此・所以這方的人・若有不歸服那國・不必用武・只要用文・那些禮樂教化・都是文德・我增修這個文德去感化那遠方的人・使他來歸・他若來歸服了我・既加以恩惠・使他安居樂業・卻待本國百姓一般・這樣是正理・如今由與求二人・幫助季氏為政・顓臾是遠人・他既不服・不能修德去感化他・使你來服・至於本國境地分裂・人心離散・又有不能保守的樣子・還不知畏懼・又商議興動干戈・擾害國內的附庸・像這樣行事・我恐怕季孫的憂患・不在顓臾這外國・只在自家門屏以內・眼前就要生禍・不必待到子孫了・

孔子曰。天下有道。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。天下無道。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。自諸侯出。蓋十世希不失矣。自大夫出。五世希不失矣。陪臣執國命。三世希不失矣。天下有道。則政不在大夫。天下有道。則庶人不議。

解孔子說・凡治天下・只有文武兩途・文德用禮樂・武功用征伐・這是總天下大權・若天下有道・禮樂的制度・非天子不敢定・征伐的號令

•非天子不敢專制•大權都從天子出••諸侯不得干預•到天下無道的時侯•天子僭弱•諸侯強大•權柄下移••這禮樂征伐•便有從諸侯出的了•諸侯敢擅天子權柄•大夫便敢竊諸侯權柄•陪臣又敢竊大夫權柄•這樣搶來•那裏失去•大凡從諸侯出的•不過十世•少有不失•從大夫出的•不過五世•少有不失•若陪臣專主國家政令•不過三世•少有不失••這樣來得無理•失得也容易•從沒有能久據的•這都是天下無道的緣故••若是天下有道••既是諸侯國政•也不能在大夫手裏•何況天子大權••安能彀他竊去••至於陪臣以下••便是庶人•若天下有道•不但陪臣不敢妄爲•就是庶人也都感恩服義•不敢私下議論國事了•

孔子曰。祿之去宮室五世矣。政逮於大夫四世矣。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。逮是及•三桓是季孫叔孫孟孫三家•皆桓公後代•

解孔子說•諸侯爲一國共主•所以名爲公室•大夫各分氏族•所以名爲私家•爵祿權柄•理應從公室出•魯國自從宣公起•君弱臣強•爵祿權柄•都去公室•不由自主••到於今業已五世了•公室既弱•國政下及大夫•自季武子專執大權••孟孫叔孫•從旁幫助•私家強盛•到於今業已四世了•大夫專權•不過五世•少有不失•所以三桓的子孫•一代不如一代•氣勢漸漸衰微•看來也不能久了•

孔子曰。益者三友。損者三友。友直。友諒。友多聞。益矣。友便辟。友善柔。友便佞。損矣。諒是信實••便是熟習•辟是儀容好看••佞是口舌能說•

解孔子說•人生爲學•擇友是最要緊的•朋友好•能益人•朋友不好•也能損人•那受益的人有三樣朋友•受損的人也有三樣朋友•第一是要交那爽直的朋友•他心直口快•沒有隱護•我有過失•他必直言規告•使我知改•第二是要交那信實的朋友•他心地樸誠•沒有裝飾•與

他相處・可以養我天真・第三是要交那多聞的朋友・他學問既博・閱歷又多・與他相處・可以開我見識・有這三樣的朋友・自然是要受益了・若去交那熟習儀容的朋友・他專講應酬・周旋世故・我若有過・他斷不肯直說・我如何得知・又或交那善為柔媚的朋友・他虛情假意・討人喜歡・與他相處・沾了他的習氣・最能消我誠意・又或交那熟習口辨的朋友・他說空話・揣摩・說得好聽・並沒有真實見解・與他相處・信了他的言語・最能迷我見識・有這三樣朋友・自然要受損了・同時一般交友・損益大有不同・豈可不留心揀擇呢・

孔子曰。益者三樂。損者三樂。樂節禮樂。樂道人之善。樂多賢友。益矣。樂驕樂。樂佚遊。樂宴樂。損矣。樂是喜好・道是說・佚是閒・

解　孔子說・凡人心喜好的事・也有損益不同・那受益的人有三樣喜好・受損的人也有三樣喜好・第一是好講禮樂・那禮有儀節・樂有音節・都要細細分辨・自然心不外放・第二是好說人善・人有善事・口中時常稱說・自然能消惡念・第三是好多賢友・賢友既多・諸事都可領教・自然能勉勵德行・有這三樣喜好・必是受益的了・若好驕傲為樂的人・心高志滿・肆意妄為・那裏還曉得禮樂節度・又有好閒散遊玩的人・性情嬉嬉嬉戲過日・那裏還會有心向善・又有好宴飲取樂的人・沈湎醉鄉・不務正業・那裏還肯親近賢人・有這三樣喜好・必是受損的了・這三件損益・一一相反・可見人心喜好的事・也不可不謹慎揀擇啊・

孔子曰。侍於君子有三愆。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。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。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。愆是過・

解　孔子說・凡有德有位的人・通稱君子・都是我應該尊敬的・若陪侍君子說話時・有三樣愆過・不可不知・一樣是君子說話・未曾問到自己

子說話・業已問到自己・卻不肯就說・偏要觀望別人・這是心術詭詐的人・叫做隱・一樣是未曾看見君子顏色何如・不管可說不可說・任意妄談・這是眼色不靈的人・叫做瞽・這三樣毛病・最容易犯・務須留心・切戒的・

孔子曰。君子有三戒。少之時。血氣未定。戒之在色。及其壯也。血氣方剛。戒之在鬬。及其老也。血氣既衰。戒之在得。

解　孔子說・君子有三樣當戒的事・凡人年少時候・血氣尚未發定・往往易生淫慾・最要切戒色慾・以保壽元・及到壯年時候・血氣正是剛強・往往易動忿怒・最要切戒爭鬭・以免禍患・又到老年時候・血氣既已衰頹・往往貪念子孫・最要切戒貪得・以全晚節・這三樣毛病・都是為血氣所使・所以常人最容易犯・若有學問的人・隨時謹戒・胸中常有義理作主・那血氣自然不能搖動了・

孔子曰。君子有三畏。畏天命。畏大人。畏聖人之言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。狎大人。侮聖人之言。狎是輕慢・侮是戲玩・

解　孔子說・君子平日・無時不敬・所最敬畏的有三件・第一是天命・天生我為人・就命我為人的正理・這是一生根本・倘有不慎・便易墜失・豈不可畏・其次便是大人・那大人為君為相・位尊權重・奉天命以治我・安得不畏・其次便是聖人的言語・那聖人身全天德・所說言語・都是闡發天命道理・一字一句・都要尊奉・如何不畏・惟有小人・平日一心只曉得人欲・那曉得什麼天命・胡行妄作・沒有畏懼・致亂欲違或時・王法也不怕・就是君相威權・他也要輕慢・他名教也不顧・就是聖人言語・他也要戲玩・他因此無所忌憚・便做成背天逆道的

人・豈不可嘆・

孔子曰。生而知之者上也。學而知之者次也。困而學之。又其次也。困而不學。民斯為下矣。困是鈍塞・民是人・

解孔子說・凡人資質不同・約有四等・第一是天生聰明・自然懂得許多道理・這是最上等資質・千百年少見的・但能賦性穎悟・一經學問・便已通曉・這次等的資質・也就很好・就是天資鈍塞・不能穎悟・只要發憤為學・久後自會貫通・這也算得又次等的・倘若天資鈍塞・又復懶惰不學・這是一輩子沒長進的人・這算得最下等的了・可見人總須勤學・就是天資不好・可以漸漸長進・何至流為下品呢・

孔子曰。君子有九思。視思明。聽思聰。色思溫。貌思恭。言思忠。事思敬。疑思問。忿思難。見得思義。

解孔子說・君子平日為學・處處用心思想・但就大段說・約有九件・目當視時・就要想看得分明・不可有一毫蒙蔽・耳當聽時・就要想聽得清楚・不可有一毫含混・接人的顏色・須要極其溫和・不可有一毫亢厲・待人的容貌・須要極其謙恭・不可有一毫驕慢・所說的話・須要想說得忠實・不可有一毫虛假・所做的事・須要想做得敬慎・不可有一毫怠玩・至於心中有懷疑的事・就要想著問人・虛心請教・不可藏著胸中・愈生發忿・心中有忿怒的事・就要想著患難・自當含容・不可負氣相爭・致成仇怨・若見有得利的事・更要想著義理上當得不當得・不可貪得忘義・壞了平生名節・能如此・件件留心思想・自然少有過差・德行也容易成就了・

孔子曰。見善如不及。見不善如探湯。吾見其人矣。吾聞其語矣。隱居以求

其志。行義以達其道。吾聞其語矣。未見其人也。這是嗟歎・

解 孔子說・古人說・有一等人見了善事・便要急行・像恐走遲了・怕趕不及一般・見了不善的事・便忙躲避・像手探熱湯・怕燙不過一般・這是真知好善惡惡的人・至今還有・我曾見過這樣人・與我所聞古語相同・古人又說有一等人・他隱居時・不是要清高・是要講聖賢學問・求遂他生平志願・他出仕不是要榮耀・是要行君臣大義・擴展他胸中達德・這樣人見識極高・學問極大・是個王佐的才具・我雖聞有這個古語・卻未曾見有這樣人了・

齊景公有馬千駟。死之日。民無得而稱焉。伯夷叔齊。餓于首陽之下。民到于今稱之。其斯之謂與。疑是四句・首陽是山名・其斯之謂與・上應有誠不以富・亦祇以異兩句・

解 齊景公生爲大國諸侯・單說他養的馬匹・就有千駟之多・可謂富厚已極・到身死那日・百姓無有一人稱贊他的・伯夷叔齊・弟兄讓國隱居・又因武王伐商・不肯食周朝粟・竟至餓死首陽山下・可謂貧困已極・至今數百年・百姓仍然大家稱贊他的好處・可見爲人在世・不必定要富貴・只要行與人不同・便能傳名後代・詩經有二句說・誠不以富・亦祇以異・正是說的這般道理了・

陳亢問於伯魚曰。子亦有異聞乎。對曰。未也。嘗獨立。鯉趨而過庭。曰。學詩乎。對曰。未也。不學詩。無以言。鯉退而學詩。他日又獨立。鯉趨而過庭。曰。學禮乎。對曰。未也。不學禮。無以立。鯉退而學禮。聞斯二者。陳亢退而喜曰。問一得三。聞詩聞禮。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。伯魚是孔子兒子名鯉・趨是走・庭是廳前・遠是疏遠・

解　陳亢問伯魚道、你是夫子的親兒、夫子教你、自必加倍用心的、到底你所聞夫子教訓、可有與衆人不同的麼、伯魚答道、沒有不同、記得有一日、夫子在廳上獨立、鯉從廳旁走過、夫子問道、你可曾學詩麼、答道、未曾學詩、夫子說、學了詩、不但可以通達人情物理、而且心氣涵養得和平、出言自能得體、若不學詩、如何能言呢、鯉因此退後、就去學詩、在後又有一日、夫子在廳上獨立、鯉從廳旁走過、夫子問道、你可曾學禮麼、答道、未曾學禮、夫子道、學了禮、不但可以熟習制度儀節、而且德性約束得堅定、立身自然穩當、若不學禮、如何能立呢、鯉因此退後就去學禮、平日所聞的、只有這兩件、別的沒有了、陳亢聽了伯魚所說、退回家中、心內甚喜、說道、我今只問一件、倒聽得三件、既聞說詩、又聞說禮、並聞知君子待子、如此公心、與疏遠的一般、比那世俗人、私愛其子的心腸、大不同了、

邦君之妻。君稱之曰夫人。夫人自稱曰小童。邦人稱之曰君夫人。稱諸異邦曰寡小君。異邦人稱之。亦曰君夫人。

解　國君為一國之主、所以稱國君妻室的也很貴重、是國君稱呼他叫做夫人、是說他能扶助我的意思、夫人自稱叫做小童、是謙說自己無知、與小孩子一般的意思、國人稱呼他叫做君夫人、是說與君相配的意思、若到別國地方、稱呼他做寡小君、寡是謙讓、說德行寡少、小君是說比君略小的意思、別國的人稱呼、也叫做君夫人、是尊他與我國夫人一般的意思、夫人既如此貴重、可見諸侯要立夫人、須要選擇賢德的貴女、不可以妾為妻了、

論語話解卷九

陽貨第十七

陽貨欲見孔子。孔子不見。歸孔子豚。孔子時其亡也。而往拜之。遇諸塗。謂孔子曰。來。予與爾言。曰。懷其寶而迷其邦。可謂仁乎。曰不可。好從事而亟失時。可謂知乎。曰不可。日月逝矣。歲不我與。孔子曰。諾。吾將仕矣。陽貨是季氏家臣名虎·歸是送·豚是小豬·時是趁·亡是出外·塗是路·迷是不曉·亟是屢次·逝是過去·諾是應聲·

解季氏有個家臣陽貨·欺負季桓子懦弱·把持政事·要專魯國大權·因想孔子是魯國第一有名的人·須他來見·方顯得自己貴重·累次使人致意·無奈孔子不來·陽貨見禮文上說·大夫若賜物與士·士不在家拜受·必須上門拜謝·因此心生一計·探聽孔子不在家時候·送孔子一個蒸熟的小豬·使孔子不得不來見他·孔子知陽貨是這個意思·也趁他出門時候·去往他家拜謝·詎知走到半路·竟然遇着陽貨·陽貨見了孔子·不勝大喜·因對孔子說·這·你往前來·我要與你說話哩··有一種人·身中懷抱着可寶的才能·却藏在家中·不曉得國家危亂··這可以算得仁麼·孔子道·這算不得仁·陽貨道·又有一種人·他心中頗好辦事·却屢次錯過了時候·這可以算得知麼·孔子道·這算不得知·陽貨道·這兩種人既然不好·可見人是要及時幹事的了·我請如今你大年紀·從前的日月都已過去了·以後年紀漸少·怕天未必能永遠與我呢·還不該着急麼·孔子道是了·我如今也想要出仕了·

子曰。性相近也。習相遠也。

解　孔子說・人性本來都是善・・氣質有不同・為其本性・原是相近・到後來學習世故・便分兩路・・有學好的・有學壞的・學好的・越學越好・學壞的・越學越壞・・一個學成君子・一個學成小人・就那相去甚遠了・人見他相去甚遠・便說他本性不同・其實那本性何嘗不同呢・

子曰。唯上知與下愚不移。

解　孔子說・人性本善・氣質有不同・也有好的・若肯發志為善・好的也會變・若染世俗惡習・也會變做不好・有氣質不好的・可以轉移・氣質好的・唯有一種上知的人・生來自然・本已通達天下的道理・任他怎樣習染・他的氣清明・極其堅定・不會變壞的・又有一種下愚的人・秉受的氣・極其昏濁・又自私自暴・甚重・・是一定不能變好的・但世間這兩種人最少・其餘中人・都可以轉移・奈何世有勸導他・不聽信・使他・・只要肯學・做好人・氣質自然變化了・

子之武城。聞弦歌之聲。夫子莞爾而笑曰。割雞焉用牛刀。子游對曰。昔者偃也。聞諸夫子曰。君子學道則愛人。小人學道則易使也。子曰。二三子。偃之言是也。前言戲之耳。・弦是琴瑟・歌是詩歌・莞爾是微笑樣子・

解　子游為武城宰・用禮樂教民・夫子到武城・聽見各家都有琴瑟詩歌的聲音・心中甚喜・微微的一笑・說道・武城是個小邑・竟用禮樂教民・未免小用了・・譬如割雞一般・何必要用牛刀呢・子游答道・從前偃曾聞夫子說道・・禮樂是個大道・・人人當學・若在上的君子學了這道・・自然能容易使令・仁愛・所以偃到武城・・就用禮樂教人民・了・在下的小人學了這道・自然能謹守義理・原是夫子教訓的・

子聽了子游這話・因向着隨行的門人說道・你們諸位聽了・偃這話說得很是・我先前說割雞・不必用牛刀・不過一時戲談・莫要當真了・

公山弗擾以費畔。召。子欲往。子路不說曰。末之也已。何必公山氏之之也。

子曰。夫召我者而豈徒哉。如有用我者。吾其爲東周乎。

解 季氏家臣公山弗擾・爲費邑宰・他據了費邑背叛・・季氏使人來召孔子去助他・孔子意欲往他那裏去・子路見孔子欲往・・心中不悅・說道夫子既不行・沒有別處去・也罷了・何必要往公山氏那裏去呢・孔子道・凡來召我的人・難道是空空召去不成・必然要想用我・如果有用我的人・我就能興起東周・與西周一般昌盛了・只怕他未必真能用我呢・

子張問仁於孔子。孔子曰。能行五者於天下。爲仁矣。請問之。曰恭寬信敏惠。恭則不侮。寬則得衆。信則人任焉。敏則有功。惠則足以使人。 ・任是倚仗・敏是勤快・惠是有恩・使是用・

解 子張一日向孔子問仁道是如何・孔子說道・仁道在心・發在外面・・有五件美德・能行這五件美德・無論到天下何處・總不離開這五件・・可以算得仁了・子張請問是那五件・孔子道・第一要恭敬・第二要寬容・第三是信實・第四要勤快・第五要有恩與人・有這五件美德・本心必然是仁了・況且能恭敬・舉動都有禮法・自然沒人欺侮・能寬容・凡事都從恕道・自然能得衆心・能信實待人・全是真誠・自然人都倚仗・能勤快・一刻不肯懈怠・自然日見功・能有恩・人人都知感激・自然肯爲我用・這便是仁的功效了・

佛肸召。子欲往。子路曰。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。親於其身爲不善者。君子

不入也。佛肸以中牟畔。子之往也如之何。子曰然。有是言也。不曰堅乎。磨而不磷。不曰白乎。涅而不緇。吾豈匏瓜也哉。焉能繫而不食。佛肸是晉大夫・趙氏家臣・磷是薄・涅是染・緇是黑・匏是大匏・

解晉大夫趙氏家臣有個佛肸・爲中牟邑宰・他背叛趙氏・使人來召孔子去助他・孔子想往那裏去・子路道・從前由曾聽見夫子說道・凡人親自在身上爲不善的事・君子必要拒絕他・不可入他的黨・被他污染・如今佛肸占據中牟・背叛其主・是個爲不善的人・夫子要往他那裏去・如何使得呢・孔子道・不錯・是有這句話・但我今日想往佛肸那裏去・又是一番道理・你不見那極堅的東西麼・任憑怎樣磨也不得薄・又不見那極白的東西麼・任憑怎樣染法・再不得黑・我只要有堅白本領・那不善的人・何能損我的德行・我每逢人召・常要想去・無妨是望人用我・可以救世的意思・我豈同瓠瓜一般麼・那瓠瓜掛在架上・却不能吃・是個無用的東西・人豈能像瓠瓜一般・無用呢・

子曰。由也。女聞六言六蔽矣乎。對曰未也。居。吾語女。好仁不好學。其蔽也愚。好知不好學。其蔽也蕩。好信不好學。其蔽也賊。好直不好學。其蔽也絞。好勇不好學。其蔽也亂。好剛不好學。其蔽也狂。言是名色・蔽是蒙蔽・居是坐・蕩是放蕩・賊是害・絞是急・

解孔子告子路說道・由・你可曾聽聞人有六樣名色・甚好・却有六樣蒙蔽的病麼・子路站起來答道・未曾聽過・孔子道・你且坐下・我告訴你罷・人說我仁・這是好名色・我既好這仁・却不肯去好學・講明仁的道理・但一味要從寬厚・這便是被仁的名色蒙蔽・必致受欺・被害・反成愚

昧了。人說我知・這是好名色・我既好這知・卻不肯好學・講明知的道理・但一味要是蔽明・這便是被知的名色蒙蔽・必致窮高務遠・反成故蕩了・人說我信・這是好名色・我既好這信・卻不肯好學・講明信的道理・但一味要幾前言・這便是被信的名色蒙蔽・必致堂蔽難行・反成傷言了・・人說我直・這是好名色・我既好這直・卻不肯好學・講明直的道理・但一味要立氣節・這便是被直的名色蒙蔽・必至傷時忤物・反成禍急了・・人說我勇・這是好名色・我既好這勇・卻不肯好學・講明勇的道理・但一味要闘猛烈・這便是被勇的名色蒙蔽・必致輕生喜事・反成狂亂了・・人說我剛・這是好名色・我既好這剛・卻不肯好學・講明剛的道理・但一味要爭強勝・這便是被剛的名色蒙蔽・必致使氣傲人・反成狂妄了・可見為人必須好學・不好學的不明理・就是好事也變成不好了・

子曰。小子何莫學夫詩。詩可以興。可以觀。可以羣。可以怨。邇之事父。遠之事君。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。小子是呼門人・興是感發・弟子・邇是近・識是記・

解・孔子呼門人說道・小子們何不去學詩呢・那三百篇詩・無非勸善戒惡・而且指詞委婉・聲韻抑揚・使人諷詠吟詠・可以感發我心志氣・詩中所言列國風俗・累朝治亂・又可以觀看時政得失・有美刺和樂的詩・賢主嘉賓・從容談笑・卻並無一毫流蕩・使人可以知處歡聚時道理・又有憂苦的詩・傷時憂國・抑鬱痛懷・卻並無一毫忿怒・使人可以知處哀怨時道理・詩中所說・人情物理・無不具備・舉其最大的・就近處說・最大是事父・讀孝子的詩・便知為子道理・就遠處說・最大是事君・講忠臣的詩・便知為臣道理・就是最小的事・如鳥獸草木・許多種類・詩中多有引用・留心考訂・也可以多記得鳥獸草木的名目・以廣見聞・學詩有這些益處・豈不很好麼・何不去學呢・

子謂伯魚曰。女為周南召南矣乎。人而不為周南召南。其猶正牆面而立

也與。爲是學·周南召南·是詩經開首二卷·

解　孔子告伯魚說道·你要學詩·須從開首二卷。周南召南學起·這兩卷所說·是文王修身·齊家·化行南國的實事·你可曾在這兩卷詩上·用過功夫·要修身·齊家·是人生最切近·最要緊的事·人若不學周南召南·不明這個道理·眼前事便行不去·就像將面正對着牆站立一般·眼中一物不能見·腳下一步不能行·豈不可笑呢·

子曰。禮云禮云。玉帛云乎哉。樂云樂云。鐘鼓云乎哉。

解　孔子說·人要學禮樂·須從根本上用功·那些制度聲音·都從根本上發出·如今人這也說禮·那也說禮·却沒個恭敬心做根本·只在玉帛上講·其實先王所傳的禮·何曾只說玉帛呢·這也講樂·那也講樂·却沒個和平心做根本·只在鐘鼓上推敲·其實先王所傳的樂·何曾只講鐘鼓呢·這全是舍本逐末·把禮樂都變成具文了·

子曰。色厲而內荏。譬諸小人。其猶穿窬之盜也與。厲是威嚴··荏是軟弱··穿是挖洞··窬是爬牆··盜是竊賊·

解　孔子說··有一種人·外面顏色裝做威嚴·似乎凜然正經樣子·其實心裏畏縮懦怯的··是個最軟弱無志氣的人·只因想偷竊聲名·怕人看出破綻·故須裝做模樣·遮掩自己短處·這可比小民中偷竊的人·挖洞爬牆·偷竊財物·惟恐被人知覺的一般·豈不可恥呢··

子曰。鄉原。德之賊也。原與愿同是長厚·賊是害·

解　孔子說·世上有一種人··他與人相處·極其和氣·從不得罪人·看他品行·頗像個忠信樣子··爲人操守·也似乎清廉樣子·人人都稱贊他

己・說他是鄉裏長厚人・其實他本心只要一味隨和・討得大家歡喜・自己便占了便宜・本來是奸巧・却裝做老實・這種人似德非德・人若辨不清・學了他的路數・便把人心的真德行損壞了・豈不可惡死・

子曰。道聽而塗說。德之棄也。道是路・塗是中途・

解 孔子說・凡爲學的人・聽了一句善言・須要留心體會・勉力奉行・方能成就德行・如今有種人・偶然得聞善言・不去尋思・便急要向人講說・誇張自己見識・好像行路時聽了一句話・等不得到家・中途便要向人說的樣子・這種人・雖有所聞・也不過在口頭賣弄・其心中全不相干・如何能有成就・豈不是把自己德行丟棄了麼・

子曰。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。其未得之也。患得之。既得之。患失之。苟患失之。無所不至矣。鄙夫是卑污人・

解 孔子說・世上有一種卑污的人・叫做鄙夫・這樣人・豈可引薦與他一同事君麼・那鄙夫行徑・最貪富貴・當未得爵祿時候・百計謀求・生怕得不到手・及至得了爵祿・還不放心・又怕會失去・但凡有了怕失的心事・便一心只要保住爵祿・別的都顧不得・就是世間極壞的事・到沒奈何時・也只得做・再沒有做不到的了・

子曰。古者民有三疾。今也或是之亡也。古之狂也肆。今之狂也蕩。古之矜也廉。今之矜也忿戾。古之愚也直。今之愚也詐而已矣。疾是毛病・亡是無・肆是不拘・矜是鋒稜・戾是暴・

解　孔子說・人生氣質・不能無偏・古時人・也有三種毛病・・但如今風俗澆薄・・不但要像古人好處的沒有・就要像那古人毛病的・也沒有了・古人有疏狂的毛病・不過是任意胡說・不拘小節・如今人狂不成狂・・竟至廢棄禮法・做成個放蕩人了・古人有矜持的毛病・不過廉隅太露・令人難親・如今人矜不成矜・竟至忿怒相爭・・做成個暴戾人了・・古人有愚鈍的毛病・不過是呆獃直率・不懂世情・・如今人愚不成愚・・竟至學成奸巧・做成個詐偽人罷了・想起古人許多毛病・到如今都是難得的・豈不可嘆呢・

子曰。巧言令色。鮮矣仁。重出

子曰。惡紫之奪朱也。惡鄭聲之亂雅樂也。惡利口之覆邦家者。雅是正・覆是敗亡・

解　孔子說・・我生平所惡・有三件・凡顏色以朱為正・那紫色是半紅半黑併合就成・・本不是正色・如今人偏愛紫色・說他比朱色好看・反把那正色奪了・這一件是可惡的・鄭國詞曲聲調最淫・・本不是正聲・如今人偏喜鄭聲・說他比正樂好聽・反把那正聲亂了・這一件又是可惡的・但這兩件・可惡・為害少・惟有世上一種利口的人・他以是為非・以非為是・花言巧語・迷惑人心・若人君誤信了他的話・必至棄正用邪・胡行亂做・不弄到國家敗亡不止・把好好的社稷江山・平白都斷送在他口裏・・這豈不更大可惡呢・

子曰。予欲無言。子貢曰。子如不言。則小子何述焉。子曰。天何言哉。四時行焉。百物生焉。天何言哉。

解　孔子說・我教弟子・極肯盡言・但這道理・・隨處流行・原不必盡在言語上見・只要人肯留心體察・無奈弟子們・・單在我言語上求道・我所不曾說的・大家便不留心・這道理・豈是說得盡言・・我如今也要不言語了・子貢道・弟子輩聽我夫子教訓・纔略有知識・夫子若不言語・一

三小子如何能傳述夫子的言語呢・孔子道・這原是說不盡的・其實我說不說・道也未嘗不明・凡道皆出於天・你看天何嘗有言語呢・那四時流行・無一刻停息・百物生長・無一件欠缺・都是他天理發見處・人只要肯留心體認・這道理便明明白白・都在眼前了・天何嘗有言語教人耶・

孺悲欲見孔子。孔子辭以疾。將命者出戶。取瑟而歌。使之聞之。孺悲是魯人・將命是傳話・

解孺悲與孔子素識・曾從孔子學過喪禮・後來因爲做錯了事・孔子甚不喜歡他・有一日想要求見孔子・孔子不肯見・使人辭他・說是有病・那傳話的人・纔出了門・孔子便取瑟來彈・而且唱歌・故意使孺悲聽見・知道孔子並非有病・只是託辭不肯見他・要他思想自己錯處・好去改過的意思・可見聖人待人・全是一片仁心・就到拒絕不見・也還是教誨他改過・並不是薄待那人呢・

宰我問三年之喪。期已久矣。君子三年不爲禮。禮必壞。三年不爲樂。樂必崩。舊穀既沒。新穀既升。鑽燧改火。期可已矣。子曰。食夫稻。衣夫錦。於女安乎。曰安。女安則爲之。夫君子之居喪。食旨不甘。聞樂不樂。居處不安。故不爲也。今女安則爲之。宰我出。子曰。予之不仁也。子生三年。然後免於父母之懷。夫三年之喪。天下之通喪也。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。期是周年・崩是倒・沒是盡・升是登・燧是取火木・已是止・懷是抱・

解・宰我問道・凡人有父母・喪服必要三年・其實只須周年・也就算久了・凡爲君子人・禮樂須時常講習・若因爲居喪三年・不得習禮・那禮的儀節必然遺忘・禮也壞了・三年不得習樂・那音律必然生疏・樂也崩了・豈不大有害處・而且時過一年・舊穀已食盡・新穀已登場・那鑽木取火的・春取榆柳・夏取棗杏・季夏取桑柘・秋取柞楢・冬取槐檀・四時取火的木・又重新改換・可見天時人事・俱已更變・居喪到了期年・似乎也可以止了・孔子道・凡居喪・吃的是蔬・穿的是布衣・宰我若期年・便吃那稻米・穿那錦衣・此心中可覺得安穩麼・宰我答道・既已除喪・自然心中安了・孔子道・你說心安・便去做罷・那君子居喪時候・口食美味・不覺得甘・耳聽樂音・不覺得樂・身居所居處・覺得不安・所以不肯去做此事・如今你既說心安・你便去做罷了・宰我退出後・孔子向門人說道・宰予真是不仁了・獨不想做兒子的人・誰不是父母辛苦養成的・當初生時・頃刻離不得父母・但到三年・纔能離開父母懷抱・古人知父母的恩・是終身報不盡的・所以定個三年喪服・不過略報初生時三年乳哺的恩・這是天下通行的・・宰予這樣說話・可有三年疼愛的心・到他父母身上麼・

子曰。飽食終日。無所用心。難矣哉。不有博弈者乎。爲之猶賢乎已。博是擲采・弈是圍棋・・已是歇・・

解・孔子曰・人生在世・凡事都要用心・學君子・纔得有成・若自早至晚・飽食度日・・並沒有一事肯用心的・這樣人真是難得了・且慢說不如那好人・就是那賭采的・圍棋的・原算不得正經事・究竟他做這事・也須用點心・比這全不用心・諸事都廢的人・還要略強些呢・

子路曰。君子尚勇乎。子曰。君子義以爲上。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。

解子路問道・人必有勇・纔能任事・君子可也尚勇麼・孔子道・爲君子的第一是要以義理爲上・纔能擔當義理・這樣可以講得勇力・若爲君子的只有勇・沒有義・必然凌人暴物・生出禍亂了・爲小人的・只有勇・沒有義・必然逞兇犯法・做成賊盜了・可見勇離義不得・離了義・便有許多大弊病・如何單說尚勇呢・。

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。子曰有惡。惡稱人之惡者。惡居下流而訕上者。惡勇而無禮者。惡果敢而窒者。曰賜也亦有惡乎。惡徼以爲知者。惡不孫以爲勇者。惡訐以爲直者。下流是下屬・訕是毀謗・窒是不通・徼是竊伺・訐是攻訐・不孫是不恭順・

解子貢問道・君子待人最厚・不知可也有所嫌惡的人麼・孔子道・君子也有嫌惡的人・第一是惡那好稱說別人過惡的・這種人居心刻薄・所以可惡・第二是惡那居人下屬・好毀謗上人的・這種人・目無尊長・所以可惡・第三是惡那好講勇力・不知禮節的・這種人・惹禍生亂・所以可惡・第四是惡那好講果敢・不通事理的・這種人任性妄爲・所以可惡・孔子說畢・因問子貢道・賜也有嫌惡的人麼・子貢答道・賜也有嫌惡的・有好攻訐別人陰私・自以爲直的・這是很毒人・賜更惡他・又有一等好攻訐別人陰私・自以爲直的・這是很毒人・賜更惡他・又有一等好逞強梁・不肯恭順・自以爲勇的・這是粗暴人・賜也惡他的・

子曰。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。近之則不孫。遠之則怨。小人・是僕下人・敘

解孔子說・天下惟有女子・和那奴僕下人・這兩種人最難養・若是親近了他・他便恃恩驕慢・不肯恭順・若是疏遠了他・他又忘恩抱怨・當寬怨恨・不能處置得妥貼・惟有守己極其莊敬・使他不敢驕慢・待下又有慈惠・使他無可抱怨・纔能得他心服了・

子曰。年四十而見惡焉。其終也已。

解　孔子說·凡人年紀到了四十·不是少年時候·學問應當有成·若到了四十·不能令人敬重·還要惹人厭惡·這由他平時不肯立志為善·把少壯時光陰蹉跎虛過·以後年紀越大·志氣越衰·終身不能長進了·人要為善·須要及早加功·切不可怠惰挨延·以至到老無成·豈不後悔莫及晚·

微子第十八

微子去之。箕子為之奴。比干諫而死。孔子曰。殷有三仁焉。微箕二國名·子是爵·比干是人名·

解　殷朝有個紂王·暴虐無道·他朝中有三個賢臣·一個是紂王庶出的哥哥·封做微子·微子見紂王無道·知道殷朝必滅·自己預先逃去·以存祖宗的祭祀·還有一個封做箕子·一個名叫比干·這二人都是紂王同宗叔父·箕子見紂王無道·諫他不聽·因此假裝風狂·被紂拘囚·當個奴僕·比干時常直諫·紂王大怒·把比干剖心而死·孔子談起這段故事·因說道·這三人行事不同·卻同是忠君愛國的意思·都從那本心天理上發出來·這本心天理·便是仁·據我看來·殷朝末年·竟有了三位仁人·真可為殷朝生色了·

柳下惠為士師。三黜。人曰。子未可以去乎。曰。直道而事人。焉往而不三黜。枉道而事人。何必去父母之邦。士師是獄官·黜是革退·直道是行正道·枉是邪曲·

解　柳下惠為魯國士師·管理刑獄·三次被黜退·有人向柳下惠說道·子為士師·三次被黜·看來魯國必不肯用了·還不可以往別國去麼·

柳下惠答道。今世人情。都愛邪曲。不愛正直。到處皆然。我若必要用正直的行徑去事人。就到別國。仍是不能相容。要往那裏去。纔能不至三黜呢。若我肯改用邪曲的行徑去事人。魯國必肯用我。不至遭黜了。又何必遠去他鄉。離了父母所居的本國呢。

齊景公待孔子曰。若季氏。則吾不能。以季孟之閒待之。曰吾老矣。不能用也。孔子行。

解孔子來到齊國。齊景公預知道孔子。商量待孔子的禮貌。因說道。魯國季氏為上卿。孟氏為下卿。若要我照季氏那樣貴重待他。是不能了。只好在季氏孟氏中間。酌量禮貌。待他罷。又說道。孔子傳講王道。雖然是好。但王道一時難以見效。我年紀已老。如何能夠久待。怕不能用他了。孔子聽聞此言。就曉得景公不能見用。在齊國久住無益。隨即起身走了。

齊人歸女樂。季桓子受之。三日不朝。孔子行。歸是送。季桓子名斯。

解魯定公十四年。季桓子用孔子為司寇。並代行相事。為政三月。魯國大治。齊人聞知。恐怕魯國從此興起。與齊國不利。遂生出一計。選美女十餘人。教以音樂。送與魯國。以蠱惑魯君臣。季桓子果然愛此女樂。即便受了。與魯君朝夕觀看。三日不上朝理事。孔子見魯國君臣如此。知他心中重色輕德。斷不能大有作為。在此做官無益。隨即起身走了。

楚狂接輿。歌而過孔子曰。鳳兮鳳兮。何德之衰。往者不可諫。來者猶可追。已而已而。今之從政者殆而。孔子下。欲與之言。趨而辟之。不得與之言。趨是及。殆是危。從政是出仕。

解　孔子到了楚地·有一個狂士·名叫接輿·口中唱歌·在孔子車前走過·那歌詞說道·鳳凰鳳凰·你的德行·如何也衰了·鳳凰本應有道時出見·如今天下無道·為何要出見·豈不是德衰麼·從前已往的錯處·是不能諫阻了·將來日子還長·就此回頭·還來得及·歇了罷·歇了罷·起今出仕的人·是最危險的·孔子聽他歌意·知他是要勸我隱居·因想把自己救世的心事·向他談論·還下了車·要與他說話·誰知接輿見孔子下車·連忙飛跑躲避·竟不得與他說話·孔子也就沒奈何了·

長沮桀溺耦而耕。孔子過之。使子路問津焉。長沮曰。夫執輿者為誰。子路曰為孔丘。曰是魯孔丘與。曰是也。曰是知津矣。問於桀溺。桀溺曰子為誰。曰為仲由。曰是魯孔丘之徒與。對曰然。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。而誰以易之。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。豈若從辟世之士哉。耰而不輟。子路行以告。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。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。天下有道。丘不與易也。　長沮桀溺是兩人名·耦是作伴·津是渡口·執輿是手執韁繩·在車上·易是改變·而是汝·耰是摟土蓋種·輟是歇·憮然是悵然不樂·羣是聚·與是說·

解　孔子從楚國回蔡·走到蔡國地界·遇見兩個人·一名長沮·一名桀溺·他二人作伴耕田·孔子從路旁過·因要渡河·尋不著渡口·使子路下車去·問他二人·請他指示渡口·所在·子路去問長沮·長沮道·那手執韁繩在車上的人·是甚·子路道·是孔某·長沮道·就是魯國孔某麼·子路道·可是·長沮道·我聞孔某周游列國·時常在外·自然是知道渡口的了·何必問我呢·子路又問桀溺·桀溺道·你是甚·子路道

・我之字叫做仲由・桀溺道・你是魯國孔老的徒弟麼・子路道・不錯・桀溺道・如今天下日亂・可比江河水勢・滔滔滾滾・直往下流・到處皆然・再不得回頭了・又誰能改變得這天下呢・那孔某到處奔波・今日與這國人不合・走往那處・明日與那國人不合・又走到這處・這叫做避人・我二人隱居・自樂・不與世上俗人往來・這叫做避世・你與其從孔某做個避人的士・徒勞無益・何如從我們做個避世的士・・倒還覺得自在些哩・桀溺說完・一面還土耰種・做個不歇・也不告訴渡口所在・子路無奈・走回・把二人的話・告訴孔子・孔子聽了・心中悵然不樂・因說道・天生我為人・那些飛禽走獸・與我不是一類・斷不能與他同群一處的・我若不與世人相親・還有誰可親呢・既與世人相親・自然痛癢相關・豈能坐觀世亂・不忍心不救・況若是天下有道・人人得所・我也不消得・安居自在・不必到處奔波・想要與他改易治了・

子路從而後。遇丈人。以杖荷蓧。子路問曰。子見夫子乎。丈人曰。四體不勤。五穀不分。孰為夫子。植其杖而芸。子路拱而立。止子路宿。殺雞為黍而食之。見其二子焉。明日子路行以告。子曰。隱者也。使子路反見之。至則行矣。子路曰。不仕無義。長幼之節。不可廢也。君臣之義。如之何其廢之。欲潔其身。而亂大倫。君子之仕也。行其義也。道之不行。已知之矣。

丈人・是老者・荷・是負・蓧是竹器・植是立・芸是去草・止是留・反是回轉・

解 子路從孔子出行・因事落後・遇着一個老者・把拐杖負着竹器・在田間去・子路問他道・你方纔可見我夫子麼・那老者答道・你這人・素了真是棄業・只管從容遊蕩・四體懶惰・既不肯勤勞・五穀也不能分別・我知道誰是你夫子呢・說完就把拐杖・立在地中・自己下田去草・

子路看他光景・是個隱士的模樣・心裏敬他・於是拱手站立在旁・等候那老者把草去完・見天色已晚・就留子路到他家中住宿・殺一隻雞・煑幾升黍米飯・款待子路・又叫兩個兒子出來見客・・情意甚好・・當晚子路就在老者家中過夜・次日天明・子路辭了老者・一路前行・・趕上孔子・把昨夜事告說一遍・孔子道・這人是個隱士・須要勸他出來做官・使子路回轉再去見那老者・子路趕忙轉去・及到他家・那老者早已預先走開・往別處去了・子路因述孔子的意思・告他家中人說道・人生在世・五倫中君臣算一大倫・這是義理當然的・若不肯出仕・便是沒有了這義・即如家中長幼這節・・這也是五倫中一事・斷不可廢棄的・豈有道君臣分義・不是五倫中事・・如何可以廢棄得呢・・那不肯出仕的・只爲要自身清潔・卻不知已亂了大倫・・君子所以出仕・原是要行君臣大義・盡我救世的心腸・若說如今時勢・正道必不能行・君子早已曉得了・

逸民。伯夷。叔齊。虞仲。夷逸。朱張。柳下惠。少連。子曰。不降其志。不辱其身。伯夷叔齊與。謂柳下惠少連。降志辱身矣。言中倫。行中慮。其斯而已矣。謂虞仲夷逸。隱居放言。身中清。廢中權。我則異於是。無可無不可。逸民是隱居無位的人・倫是次序・放是狂・

解古來隱居無位的人・最著名的是伯夷叔齊・其後・又有虞仲・也因讓國・隨泰伯同逃・此外又有夷逸・朱張兩人・他的事蹟不傳・・又有柳下惠・是魯國人・又有少連・是東夷人・都是不肯求合於世的・孔子一日評論這七人高下・因說道・七人中有立志極高・不肯稍有降屈・守身極清・不肯稍有污辱・這是最清高的・自然要算伯夷叔齊了・又說柳下惠少連・他兩人處世・略微隨和些・比那伯夷叔齊・覺得是降志

辱身了．但能說出話來．都能合義理的次序．行出事來．都能合人心的思慮．．這兩樣就是他的好處了．又說虞仲夷逸他兩人隱居不出．這

怕有人尋訪．故意狂言妄語．使世人廢棄他．．若他隱居不出．是合於立身清節．說他放言廢棄．也合於這世權宜．．也就算好了．七人行徑

不同．卻都是立意要隱居．我的心事．又與這七人不同．．或隱或現．隨時聽命．未嘗定以隱居為可也．未嘗定以隱居為不可．．心裏空空洞

洞．是個毫無成見的人了．

太師摯適齊。亞飯干適楚。三飯繚適蔡。四飯缺適秦。鼓方叔入於河。播鼗武入於漢。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。太師是樂官長．其次是少師．亞飯三飯四飯．是用膳時作樂的官．播是搖．鼗是小鼓．有兩耳．河是河內．漢是漢中．海是海島．

解　孔子在魯國正樂．那些樂官．受了孔子教訓．都深知樂理．後來見三家僭妄日甚．都不情願做樂官．大家走散．那做太師的名摯．走往齊國去．做亞飯的名干．走往楚國去．做三飯的名繚．走往蔡國去．做四飯的名缺．走往秦國去．又有掌鼓的名方叔．逃入河內地方．搖小鼓的名武．逃入漢中地方．還有那做少師的名陽．同那管擊磬的名襄．這兩人走得更遠．竟逃入海島去了．

周公謂魯公曰。君子不施其親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。故舊無大故。則不棄也。無求備於一人。施應作弛．弛是疏遠．．以是用．大故是大惡事．．

解　成王封周公子伯禽為魯公．臨行．周公教訓他道．凡在上位的君子．第一不可疏遠親族．親族是同宗一本的人．若疏遠他．便是忘本了．至於大臣．不可用的．就不當用．既已用他．便須信任．不可妄猜疑．使他怨我．不能信用．其中有故舊的人．更須加意厚待．偶有

過失・也當容恕・若有大惡事・不可廢棄他・凡人才質・各有所偏・如更用人・不可在一人身上求全責備・必須略短取長・量材分任・自然人當可用・不至廢事了・

周有八士。伯達伯适。仲突仲忽。叔夜叔夏。季隨季騧。

解　周成王時・有兄弟八人・同時一母雙生・第一次雙生的・名叫伯達・伯适・第二次雙生的・名叫仲突仲忽・第三次雙生的・名叫叔夜叔夏・第四次雙生・名叫季隨季騧・這弟兄八人・生得奇異・又俱有賢才・當時人稱爲八士・這都由國運昌盛・人才衆多・所以有此美事・不比那尋常時候了・

論語話解卷十

子張第十九

子張曰。士見危致命。見得思義。祭思敬。喪思哀。其可已矣。致是送去・

解子張說・凡爲士的人・見著危難的時候・寧可將命送去・・不肯苟免・見著得的時候・必要思想義理・不肯妄取・・當祭祀的時候・必思盡我恭敬的心・・當居喪時候・・必思盡我哀痛的心・這四件是忠義仁孝・・乃人生大節・・若能如此・庶乎可以算得士了・

子張曰。執德不弘。信道不篤。焉能爲有。焉能爲亡。執是守・・篤是真切・

解子張說・人若修德・・須要能守・・既守了・卻須器量寬弘・纔能發充此德・若守得太狹窄・・不能寬弘・・那德便就有限了・人若聞道・須要能信・・既信了・卻須意念真切・纔能實踐此道・若信得不篤・不能真切・・那道便就落空了・像這樣人・有他算不得有・無他算不得無・是爲不足輕重的人了・

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。子張曰。子夏云何。對曰。子夏曰。可者與之。其不可者拒之。子張曰。異乎吾所聞。君子尊賢而容衆。嘉善而矜不能。我之大賢與。於人何所不容。我之不賢與。人將拒我。如之何其拒人也。嘉是讚美・矜是哀憐・

解·子夏的門人·向子張問交友道理·子張道·子夏說要如何··門人答道子夏說·可交的就招交他·不可交的就拒絕他·子張道··這等說來
與我平日所聞的不同·凡為君子·須要尊敬賢人·又含容庸衆的人··贊美善人·又哀憐那不能的人·天下人都與我同類·原不必這樣
區別·我若是大賢麼·這些人那一個不可保容·又何分可與不可呢··我若是不賢麼·只怕人要拒絕我·我如何又敢拒絕人呢·子張所說··
比子夏寬闊些·但未免說得過高·不合中道·大賢雖能容人·那惡人斷不能姑容·不賢雖不可拒人·那小人也斷不可親近·這樣是中道
了·

子夏曰。雖小道。必有可觀者焉。致遠恐泥。是以君子不為也。

解·子夏說·天下萬事·無論大小·都有道理在內·就是耕田種菜醫病卜筮以及一切小技·若做到精工時·其中道理·也必有可觀處·但是這
種理大小·只識了此一事·不能貫串大事·若推致到遠處·便怕滯泥不通·所以君子不做這小技·纔能專心大道·不致誤用精神了·

子夏曰。日知其所亡。月無忘其所能。可謂好學也已矣。亡是無·

解·子夏說·凡為學的人·一日一日·知識漸進·從前見識所無的··如今知得了·這樣為得力處·既得了·又怕會失·須將平日所能·常常
溫習·習到純熟··經時累月·也不遺忘·像這樣用功·可以算得好學了·

子夏曰。博學而篤志。切問而近思。仁在其中矣。

解·子夏說·仁是人心上天理·如何存得·須要為學·學不可不博·纔能廣見識·卻志向又須篤實·事事從己身理會·不可走入浮華一路·
學了有疑心··要問人·也須揀那切於己身的去問·不可泛論·問了之要尋思··也須從近身緊要事上去思·不可懸空妄想·若能如此·用

功・使心志專一・不致向外走作・那本心上天理・自然常存・熟・仁便在裏面了・

子夏曰。百工居肆。以成其事。君子學以致其道。肆是作坊・致是窮極・・

解子夏說・・凡百種工藝・爲要身在作坊・專心做活・始成能事・所以若子弟爲學・也須專心用功・常與朋友講習・如百工在作坊做活一般・纔能講習・廣見識・窮極道理・那百工不違盡事・纔能在作坊・做活・都能有所成就・何況君子爲學・若不能專心用功・窮極道理・豈不有愧那百工呢・

子夏曰。小人之過也必文。文是掩飾・

解子夏說・凡人無論君子小人・都不能無過・但君子有過・・即刻便改・不憚勞苦・改了依然無過・若是小人・他偏心只想掩飾・如何還肯改過・既不肯改過・卻又怕外人議論・必要彌縫遮蓋掩飾・裝做無過樣子・不但欺人・並且自欺・所以過惡越積越多・到後來竟無所不至了・

子夏曰。君子有三變。望之儼然。即之也溫。聽其言也厲。儼然是端莊樣子・即是就近・溫是和・厲是嚴正・

解子夏說・・凡人見君子時・・覺得有三變・起初遠遠望見・覺得君子容貌極端莊・及至就近相見・・又覺得君子顏色極溫和・聽君子說話・又覺得君子言語極嚴正・好像變做溫和・溫和又變做嚴正・所以說有三變・其實君子何嘗有意要變・只是道德全備・氣象便自然不同了・

子夏曰。君子信而後勞其民。未信則以爲厲己也。信而後諫。未信則以爲謗己也。厲是虐害・

解子夏說・君子治民・全靠個至誠・使民相信・然後勞動他・與工做事・自然無怨・若民未曾相信・就要勞動他・民必疑我是有意虐害・他如何不怨呢・君子事君・也全靠個至誠・使君相信・然後規諫他・過行善・自然樂從・若君未曾相信・就要去諫・君必疑我是有心毀謗・如何肯聽呢・可見事上使下・第一是要有誠意・他沒有誠意・便上下都疑・諸事都不能辦了・

子夏曰。大德不踰閑。小德出入可也。大德是大節・小德是小節・閑是木闌・是路過・・

解子夏說・聖賢禮法・就像立一個木闌・畫定界限・不許人毫走作・但今人學問有限・要他全無走作・也是難事・只要他把大節的事・・守得定・不致逾了界限便好・其餘小節的事・偶然稍有出入・也還可以將就去得・若能連小節的事・都沒有出入・那就更好了・

子游曰。子夏之門人小子。當洒掃應對進退。則可矣。抑末也。本之則無。如之何。子夏聞之曰。噫。言游過矣。君子之道。孰先傳焉。孰後倦焉。譬諸草木。區以別矣。君子之道。焉可誣也。有始有卒者。其惟聖人乎。噫是歎聲・誣是妄・卒是終・

解子游說・子夏的門人小子・當洒掃應對賓客・進退禮節・卻還可觀・但這些不過是小學細末的事・至於大學正心誠意・根本的學問・他卻沒有・如何使得呢・子夏聽了這話・歎氣說・言游這話・・卻說差了・・君子的道理・・原不分本末・一齊是貫・不是說那樣當在先・該傳授與他・那樣當在後・就不須傳授・無奈人材高下不同・譬如草木・有大小一般・種類各別・不得不因材施教・由淺及深・漫漫培植・就能有成・君子道理・原有許多等級・豈可妄說・沒有若講到學問・有始有終・本末俱備・這惟有聖人・如此・豈是一・

時讀書得到的學處。

子夏曰。仕而優則學。學而優則仕。優是有餘力。

解 子夏說。大凡讀書人出仕。是要行道。爲學是要明道。看是兩事。其實只一理。當出仕時候。自然是當官辦事緊要。不能兼顧到學。若辦事閒暇。覺得有餘力時。也還要爲學。以增我生平欠缺處。當爲學時候。自然是切己工夫要緊。不必就想到仕。若到工夫充足。覺得有餘力時。也須要出仕。以驗我平日得力處。不要把仕學看成兩截事。便是了。

子游曰。喪致乎哀而止。

解 子游說。凡人居喪。以哀痛爲主。凡喪禮許多儀節。無非是寄我胸中哀痛的意思。若能以極盡本心哀痛。那就是居喪的道理。便已完備。若有哀痛的真心。就有許多哀盡禮儀節。也多是虛文了。

子游曰。吾友張也。爲難能也。然而未仁。

解 子游說。我有個朋友子張。他天資本來不凡。平日又好高務遠。所以行事出來。都是人所難能的。只可惜他精神全用在外面。裏面心性工夫。不能十分切實仔細看來。究竟還是未仁了。

曾子曰。堂堂乎張也。難與並爲仁矣。堂堂是美貌。

解 曾子說。子張平日學問。全在外面講究。所以威儀容貌。堂堂美盛。極其可觀。但他於爲仁工夫。須從心性裏面切實下手。若一有務張務外的意思。與仁理便已隔膜。既不能受朋友益。又不能有益朋友。要想與他並用爲仁工夫。也就難了。

曾子曰。吾聞諸夫子。人未有自致者也。必也親喪乎。

解　曾子說：我聽見夫子說過：凡人平日也有盡情的事：但未必能盡到極處·必到遇著父母喪事·那時哀痛真情·從中發出：不能自己·纔算得盡到極處：若此時哀痛真情尚不能盡到極處·別事更不能盡情了·

曾子曰。吾聞諸夫子。孟莊子之孝也。其他可能也。其不改父之臣。與父之政。是難能也。孟莊子·是孟獻子兒子·名速·

解　曾子說：我聽見夫子說過：孟莊子為人·最有孝行：他父親獻子是個賢大夫·他接父親的位·用的人·還是父親的舊臣：行的政·還是照父親的舊制·一切不敢更改·這是他真有敬父的心·纔能謹遵父教：所以別樣孝行·人都能做·惟有此二事最難·不是人容易做得到的。

孟氏使陽膚為士師。問於曾子。曾子曰。上失其道。民散久矣。如得其情。則哀矜而勿喜。陽膚·是曾子學生·士師是刑官·

解　孟氏使陽膚做士師·掌管刑名·陽膚來問曾子·請教士師如何做法：曾子說道·如今為上的人·失了教養的道理·百姓不見為上的恩惠：人心離散·業已久了·設做士師·以刑殺為事·不能有恩惠及民：但當審問時候·若審得百姓犯罪的真情·須要存個哀憐不忍的心事：想他無知犯法·都是上人不能教化·又為饑寒所迫·以致如此·既已把法·又要加以刑殺·真是可哀可憐·斷不可因自己能審出真情·誇獎聰明·當心喜歡得意·這就把平日的仁心斷絕了·

子貢曰。紂之不善。不如是之甚也。是以君子惡居下流。天下之惡皆歸焉。

惡是怕•

解 子貢說：天下古今最無道的人，以紂為首。其實紂辛不善，也未必卽此過甚：只因人很惡他無道，以致說他罪孽多端。所以君子最怕的身居下流。那下流是低下地底，各處的水：都流歸此地。人若品行污下，那天下許多惡名，都可以歸到身上：這便同居在下流一般了。

子貢曰。君子之過也。如日月之食焉。過也。人皆見之。更也。人皆仰之。

解 子貢說：君子的人，也未嘗無過，譬如日月常明，偶然也有被食的時候。但君子有過，不肯掩藏，就像日食月食一般，人人都看見的明白。卽時更改，就像日月復圓一般，人人都仰望的。可見人不怕有過，只要能改。若不能改過，還要加以掩飾，這是小人了。

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。仲尼焉學。子貢曰。文武之道。未墜於地。在人。賢者識其大者。不賢者識其小者。莫不有文武之道焉。夫子焉不學。而亦何常師之有。公孫朝，是衛大夫。孔子字仲尼。

解 衛國大夫公孫朝問子貢道：仲尼許大學問，是從何處學來的呢？子貢答道：我朝文王武王，都是聖人，他的德行功業，以及禮樂文章，許多道理，如今都還留在世間，未曾墜落地下。世上有賢人，能記得文武當日大事，就是不賢的人，也能記得文武當日小事。究竟大事小事，沒有不是文武所留的許多道理，夫子那一樣不曾學到？又何必定要專奉一人為師，纔能有這些學問呢。

叔孫武叔。語大夫於朝曰。子貢賢於仲尼。子服景伯以告子貢。子貢曰。譬之宮牆。賜之牆也及肩。窺見室家之好。夫子之牆數仞。不得其門而入。不

見宗廟之美。百官之富。得其門者或寡矣。夫子之云。不亦宜乎。叔孫武叔·名州仇·語是告·賢是勝·宮是屋·窺是瞧·仞是七尺·夫子·是指叔孫·

解叔孫武叔在朝中··告訴大夫說道·子貢聰明··他的德行·比仲尼還要好些·子服景伯··將這話轉告子貢·子貢道··凡人的德行·比錢的易見·深的墻·見··那墻外人··在墻外看··那室家屋內好物件·一般都被他看見了·不過說到夫子的墻·就有幾丈高·若不進得廟門·要尋得門路進去的·就能看見裏面宗廟的華美·要觀百官·可比要說到·若不進得門·如何看見百官的富盛·叔孫原是個門外漢·他說這些話·也難怪他·如今人尋得夫子門路的甚少·不誠說了·

叔孫武叔毀仲尼。子貢曰。無以爲也。仲尼不可毀也。他人之賢者。丘陵也。猶可踰也。仲尼日月也。無得而踰焉。人雖欲自絕。其何傷於日月乎。多見其不知量也。丘陵是山坡·踰是過·量是身分·

解叔孫武叔·在衆人面前·毀謗仲尼·子貢聽見··因說道·叔孫這般毀謗的事·是可以不用了·那仲尼豈是可以毀謗得的麼·別人也有好處·也譬如山坡一般高··還可以過得他的了··就有人自高過他去·與仲尼到了·比仲尼·故意要斷絕··毀謗他·日月·一般高·可比說·日月有不好··自己要與仲尼·不過多見人·是何苦呢·傷損得日月麼·不過一段自家的身分·何曾能··這是狂妄無知的人罷了·

陳子禽謂子貢曰。子爲恭也。仲尼豈賢於子乎。子貢曰。君子一言以爲知。一言以爲不知。言不可不愼也。夫子之不可及也。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。

夫子之得邦家者。所謂立之斯立。道之斯行。綏之斯來。動之斯和。其生也榮。其死也哀。如之何其可及也。階是梯、道是教導、綏是安、

解陳子禽對子貢說道、子因何事仲尼、待得恭敬、要推尊他、其實仲尼豈能勝過子麼、子貢答道、凡爲君子、不要輕易出言、一言說得是、人人都贊他有知、一言說得不是、人人都笑他不知、這言語是不可不謹慎的、你如何竟敢冒說呢、你說是我是故爲恭敬、推尊夫子、那曉得不但我不及夫子、天下人沒有一個能及夫子、那夫子不可及處、就同天一般高、萬不能用梯升得上去的、只可借夫子生不逢時、以致功業不顯、若是夫子得了國家、古來所說帝王功業、夫子去做、都不消費力、要想成立百姓的家業、百姓便都能自立、要想教導百姓的德行、百姓便都能孝行、要想安全百姓的流亡、百姓便相率來歸、要想鼓動百姓的風俗、百姓便化成和順、所以在生時候、人人愛戴、何等榮貴、及至死後、人人思慕、何等悲哀、若不是聖人本領、豈能有如此功效、別人如何做得到呢、

堯曰第二十

堯曰。咨爾舜。天之歷數在爾躬。允執其中。四海困窮。天祿永終。舜亦以命禹。曰。予小子履。敢用玄牡。敢昭告于皇皇后帝。有罪不敢赦。帝臣不蔽。簡在帝心。朕躬有罪。無以萬方。萬方有罪。罪在朕躬。咨是嗟嘆、歷數是運數、允是信實、執是守、終是止、履是湯名、元是黑色、牡是牡牛、皇皇是尊大、后帝是上帝、昭是顯、簡是擇、朕是我、

解唐堯在位七十年、將天下讓與虞舜、曰告他爲君的道理、說道咨嗟爾舜、我將帝位讓爾、於今天命的運數、該在爾身、爾須要存心信實、守

定中道・謹養四海百姓的・你若不能遵養・使四海百姓・困苦窮・舜・以致帝位不保・以前天與的福祿・從此永遠止絕了・豈不可畏・舜謹遵堯命・在位五十年・後來讓位夏禹・也將這話命他・禹又謹尊舜命・傳國四百年・到了夏桀・恣行無道・・商湯起兵伐桀・・得了天下・祭告天地說道・予小子履・敢用黑色牡牛・敢昭告皇皇上帝・夏桀有罪・天命我往討・不敢赦宥・以後治安天下・須用賢人・這賢人都是上帝的臣子・不敢蔽藏・都在上帝簡擇・要合上帝的心・處是可用・・又告諸侯說・這我如今為萬方君王・一切都是我的責任・若我身有罪・與你萬方無干・若萬方有罪・皆由我不能教化・這罪便在我身了・

周有大賚。善人是富。雖有周親。不如仁人。百姓有過。在予一人。謹權量。審法度。修廢官。四方之政行焉。興滅國。繼絕世。舉逸民。天下之民歸心焉。所重民食喪祭。寬則得衆。信則民任焉。敏則有功。公則說。賚是賞賜・至親・權是稱錘・量是斗斛・法是律・度是制度・廢是廢弛・官是官事・逸民是隱士・任是倚賴・

解商湯傳國六百年・到了紂王・又復無道・周武王起兵滅紂・將紂所聚的錢財米穀・散與衆人・大行賞賜・其中有平日為善的人・更加賞賜得富厚些・是要勸人為善的意思・武王常對諸侯說道・紂王雖然也有至親・不如我周多有仁人・凡為君須要教民為善・百姓不善・總由君上不能教化・所以百姓有了過失・度在我一人身上了・武王是將天下事・從新整頓一番・所有秤錘斗斛・都要謹守畫一・不許參差・法律制度・都要詳細審定・不許草率・從前廢弛的官事・都要整理齊舊・不許闕廢・所以四方諸侯・都遵奉政令・後有敢不行的・武王又想從前有功臣的帝王・他子孫有國土已滅絕・須要另封土地・使他復興・有世代已絕的・須要另立後嗣・使他繼續・至於隱居賢士・也是民

差殊異・須要專用在誘・使他得志・天下百姓・說誠王

人說服・箇箇歸心・遂自不違頓的了・許王又又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出版

重校論語話解讀本

洋裝一冊——實價二角二分〔外埠酌加郵費匯費〕

重校者　王心湛

印刷者　廣益書局

發行者　廣益書局

總發行所　上海河南路一三七號　廣益書局

分發行所　南京　廣州　長沙　北平　南昌　宜昌　漢口　開封　蕪湖　重慶　成都　廣益書局

